



Yvris Galrin
King Arthur from
Camelot Les Clans

玻璃岛

亚瑟与我三千年

冯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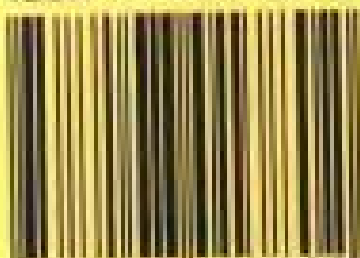




玻璃岛

狂想与爱三千年

ISBN 7-108-01780-6



9 787108 017802 >

ISBN7-108-01780-6/1·325 定价: 28.00元

冯俊，上海人，少年时是云南边陲，从北碚民
国时期的私立九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
士，哈佛中文文学博士 (Ph.D)，耶鲁法律博士
 (J.D)，曾于清华《英美文学，古典学系刊》(北
大三期，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
Springer.com, 1997, 增刊版2005)，《书院正文》
(中山大学, 1999) 及法学评论，小说《张敬平》
规定稿无用，从事知识产权法竞争法知识产权
的法律实务，现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在耶鲁
网站见 del.icio.us/1063)。





责任编辑.....李学军
装帧设计.....罗洪

亚瑟王时代不列颠简图



Enid Eibart: King Arthur from
Camelot to China

玻璃岛

——亚瑟与我三千年

冯 象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 / 冯象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
ISBN 7-108-01780-6

I. 玻… II. 冯…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556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8.5 印张
字 数 165 千字
印 数 0,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8-01780-6/I·325
定 价 28.00 元



献给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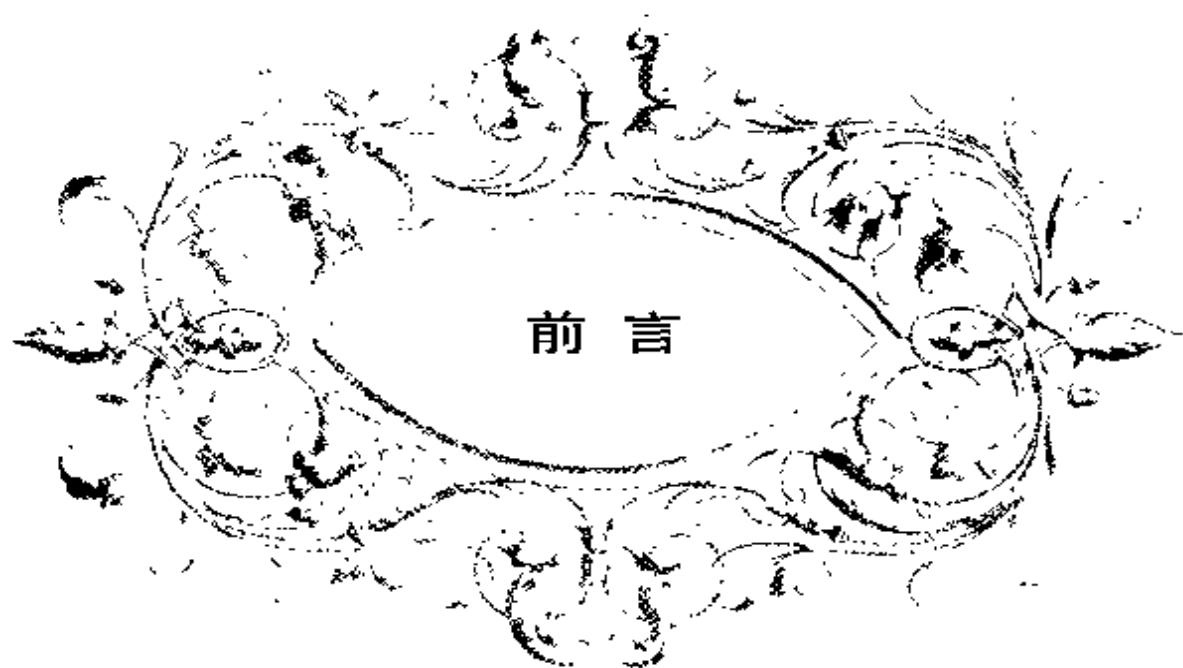
坚强和美善是她的衣裳

未来有她的幸福

她张口即是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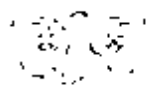
她舌尖有仁慈之戒律

《福音》 31/25—26



前言

这本小书讲的故事，取材于亚瑟王传奇和我的亲身经历。亚瑟王传奇是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在西方流传之广，大概仅次于《圣经》、莎士比亚。至今，各种新潮和通俗的文艺形式的改编再现，从好莱坞影视、百老汇歌舞到漫画书、木偶戏，仍层出不穷。传奇中的角色原型和情节母题，大都可追溯到古代凯尔特人的历史和神话。凯尔特人现在是欧洲的小民族，但在上古时代曾遍及欧洲大部，西至不列颠岛(今英国)，东抵小亚细亚。他们的事迹和风俗最早见于希腊史家的记述，希腊人称这些金发碧眼、肤色白皙、慷慨性急而多才多艺的“蛮族”为 Keltói；于是有了“凯尔特”这个名字。可是，罗马帝国的兴起和统治，日耳曼诸部的南下扩张，大大压缩了凯尔特人的领土。到了亚瑟王传奇的鼎盛期(十二、十三世纪)，凯尔特人的家园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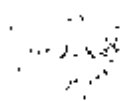
只剩下不列颠岛的西部(威尔士)和北端(苏格兰高地)、爱尔兰以及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西北一隅(不列塔尼)了。亚瑟是五、六世纪之交领导不列颠人抵抗侵略者的统帅。不难想见,他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理想,是如何深受百姓爱戴而传颂四方的(见《尾声》)。一个弱小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能编织这样绚丽多彩的故事,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因为故事中的亚瑟当了不列颠的王,所以在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也叫“不列颠演义”(matiere de Bretagne)。这几个字是法语,亦即法国人的说法。当时在欧洲,法国的宫廷时尚和文学,跟现在铺天盖地宣传的美国这个美国那个差不多,是人们急于效法的。法国宫廷诗人采用浪漫传奇(roman)的体裁,向王公贵族,尤其宫中那些热爱艺术的夫人小姐,歌颂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亚瑟王传奇便从此走出不列颠,跟“国际”接轨了(详见《法兰西的玛丽》)。

亚瑟王传奇在中国一直没有好好研究介绍,这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接轨“国际”,断断续续,几经波折,需要学习引进的洋故事洋思想排着长队,太多了!如今赶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走红之后出版,也不算晚。我认识一位中国小姑娘,在附近一所有名的中学(布什总统的母校)念初二,精通亚瑟王故事,还喜欢拉丁语,四大本哈利·波特倒背如流。她告诉我,所谓“魔法石”,英国原版作“哲学家石”(也就是圆桌骑士寻找的玻璃岛圣杯在中世纪炼金术传统里的变相,见附录一《释名》,圣杯条)。可是出版商对美国人心存偏见,认定他们趣味肤浅,生怕封面印了“哲学家”三个字影响小说在美国的

销路，就改称 sorcerer's stone(巫师石)；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信巫术的。中译本不明底细，竟以讹传讹错上加错，变出一块她说离了谱还不“酷”的“魔法石”来。

言归正传。我选择亚瑟王这个题目，同我的生活经历与学术训练有关。前者本书《尾声》里说了，此处不赘；后者读者如果有兴趣知道，可参看拙著《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的前言。这里只谈一点：

我下放云南当知青时，先父正接受“隔离审查”。林彪事败，监禁略松，才允许家人送衣传话。先父读到我描述兄弟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觉得我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曾鼓励钻研语言学。后来虽然专业方向定在中世纪文学，语言训练始终未敢懈怠。因此在昆明、北大和哈佛念书期间，多学了几门与专业有关的古代语言。古代文献常引用、演绎神话，或者将神话历史化(两者原本是不分的)。西方各民族的神话，我感兴趣已久；现在直接从原文阅读，则多了一层真切而同情的理解。西方神话突破教会防范或通过教士梳理，流传下来发生广泛影响的有三支：希腊/罗马、北欧/日耳曼、凯尔特。三支当中，希腊/罗马神话最早介绍到中国，成果颇丰，如杨宪益先生译荷马史诗，先师杨周翰先生译奥维德《变形记》与维吉尔史诗《埃尼阿斯记》。北欧/日耳曼神话次之。茅盾先生从前写过一本《北欧神话ABC》(1929)，一九八一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印，收在《神话研究》里，可作入门的台阶。听说译林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诗体《埃达》



有朋友读了故事问：怎么想起把亚瑟王和互联网扯到一块儿“拌沙拉”的？我考虑过，好像问题不是我想不想这么说——而是不知道，生活在一切信息(文字图像声音气味爱情基因)都可以数码化复制、储存、传播、感染的时代，怎么能够不说——亚瑟王、玻璃岛和圣杯。一次大战结束，诗人艾略特(1888—1965)受圣杯与渔王传说启发，用荒原的寓言(实为玻璃岛的一个幻相)串联典故，写“垮掉的一代”的迷惘苦闷，一举成名。有评家讥其《荒原》(1922)为“二十世纪诗歌的灾难”。灾难却不幸溢出诗外：我们现在仿佛回到了渔王的荒原，跟命中注定见不着圣杯、得不到拯救的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一样，受了诅咒。

您问什么诅咒？读完这本小书您就明白了。

不过我真正动笔，还是借着一个机缘。一九九九年出差回上海，《万象》杂志的编辑先生约稿，策划出一期千禧年中世纪文化专辑。一边聊，一边从老锦江走到淮海路口的报亭(记得是去买《新民周刊》)。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在听我们说话。放慢脚步，让那人超过，原来是一位上了年纪却还保持着少女身段的夫人。在她和我并肩的那一刻，我感到她心里在大笑。这种感觉，过去也有过。当时没有多想。直到有一天同内子散步，路过坐落在我们这海港小城的老广场东头的“格洛”酒吧(见《墨林与宁薇》)，才又回想起来，不，听清楚了：那无声的笑，是酒吧里许多笑声的一种。眼前，已是行将汇入大西洋的美利马克河(Merrimac)落潮时深黑色的湍流，海鸥赶着缓缓离岸的白

帆。孤零零踱来一个老头，牵一匹小黑猪，他的宠物。寒暄了两句，问他是观光客不是，他说哪里，就住在对岸的索尔兹伯利(Salisbury)镇。小猪叫啥名字？墨林。墨林？那小猪嗷嗷应了一声。

隔着大西洋，还有一个索尔兹伯利。我曾经在那里举目，凭吊墨林的悬石和亚瑟王的战场。

于是，就动了笔。从《圣杯》到《零隐私世界》，配上插图，一篇篇给《万象》寄去。

写到一半，内子道，你这些故事，人物情节，头绪一大堆，还有十多种古代语言的名词术语。能不能编一个表，介绍背景知识，方便读者理解？根据这个意见，我写了《尾声》四章，谈谈自己从前读亚瑟王的感想；再添一幅地图和三个附录，让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欣赏、研究。附录一《释名》，解释人名、神名、地名、物名、书名、术语等。附录二《年表》，列出与亚瑟王传奇有关的重要的人事作品，从特洛伊战争(公元前十三世纪)至今。附录三《家系图》，简单画出亚瑟王、郎上洛、袁生三家的谱系。

书名《玻璃岛》，威尔士语 *ynis gutrin*，典出凯尔特神话(见附录一《释名》，玻璃岛条)。还有一个道理：八十年代初，有一次陪同外教去新疆旅游。一天，在暑气蒸腾的戈壁滩上欣然发现一座碧波环绕的小岛——海市蜃楼。我们的司机即形容小岛是玻璃造的，去到那里的人，无论多大本领、带几匹骆驼，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当然，凯尔特人的玻璃岛是出没在另一个自然和人文环境里的。关于它的传



说，也就和那个难忘的司机朋友的故事不尽相似。古人说“海市”为蛟蜃之气所筑，蜃“状似蛇而大，有角，能呼气成楼台城郭之状”（《本草／鳞部》）。新世纪始于蛇年，我愿这本《玻璃岛》浮现在更多的读者面前。

借此机会，我要谢谢所有促成本书构思、写作及问世的朋友，首先是在故事里“饰主角”的朋友。为尊重个人隐私、避免误会，姓名一律略去或更改了。共计十位：

波士夫人，我的老师，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伯爵前不久还写信来，为我解答圣殿骑士团与耶稣裹尸布（现藏意大利都灵施洗者圣约翰教堂）的关系问题。当然，那是另一本书的故事了。

建筑师（墨林）曾到北京公干。归来问他对古都新貌的印象，他连连摇头，马上把话题转到政治上去。他是个极绅士气的人，谈政治和聊天气一样，总在恰当的时刻。

女巫（宁薇）去年露过一面，在法国电影《圣比埃尔寡妇》（*La veuve de Saint-Pierre*）里。老广场剧院首场放映那晚，好些人都说见着她了，走在那任性的年轻寡妇（Juliette Binoche饰）的影子里。但是我们第二天入场的观众却无缘看到；之后，她便再没有在银幕上现身，让酒吧里的人们议论了好几天。

李尔王的基因改造计划，和硅谷许多“.com”公司一样，暂时

搁浅。

余老大依旧回我梦中过他的酒瘾。时不时也去别个难兄难弟、干部老乡家里夜访。讲起他们见到他吓出一身冷汗的模样，总是把我笑醒。

画家的《伊甸园/绿骑士》组画，最近被改编成歌舞剧，在纽约上演。

石匠没有联系。但美国财政部已正式宣布，将发行面值一美元的硬币，逐步取代(印有无头金字塔和天眼的)一元美钞。

小阿武长大两岁。

小阿武的记者爸爸，俨然已是网络安全和黑/红客问题专家了。去年率先披露，全美数以千计的公司和大学电脑网络发现大面积植“虫”，美国经济事实上已处于“被绑架”状态。而从入侵者使用的极复杂的“签名”方式看，不排除“天外智慧”参与作案的可能。联邦调查局、五角大楼、宇航局等部门被指责“制度性麻痹大意”；国会展开调查，直到“九一一”事件才告一段落。

上文提到学术训练。仅就本书的写作而言，有七位老师的教诲我永远珍惜。他们是(括号内为教授内容)：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李赋宁先生(古英语、中古英语)和西语系的法国专家贝尔娜小姐(古典拉丁语)；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班生先生(乔叟、亚瑟王传奇)，日耳曼语系的米切尔先生(古冰岛语、北欧神话)，古典语系的齐奥科夫斯基先生(中古拉丁语诗歌及戏剧)，哈佛(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馆长邦德先生(中世纪

手稿及早期印刷版本)；威尔士老人“老仓领主”帕里—琼斯先生(威尔士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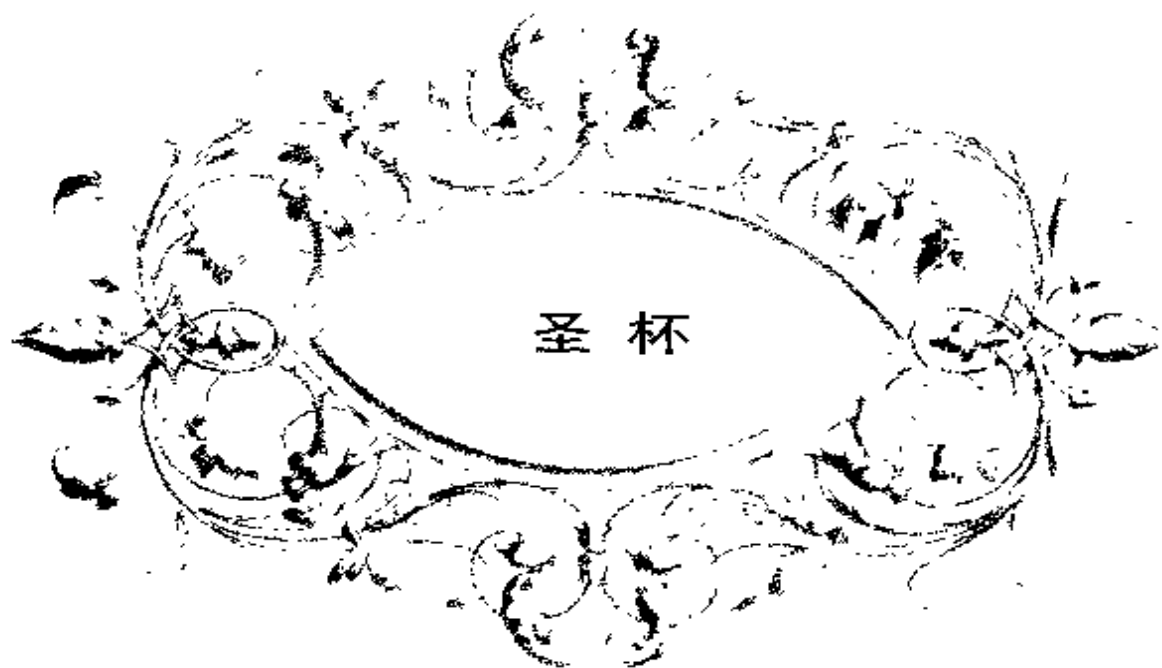
最后，要感谢申慧辉女士的热心帮助。感谢三联书店李学军女士费心编辑、安排出版。

和往常一样，内子仔细阅读了全书草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帮助选择插图。个别人事细节，我已经忘了，多亏她记得才还了故事原貌。

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

零零年六月初稿，零一年十一月定稿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





“我来自光和神，如今却流放在此，与它们绝了缘分。”

站在我面前，向我伸出右手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拄着拐棍的矮个老人，背对着日内瓦湖南岸的一角和小树林遮不住的阿尔卑斯山的北翼。那是一九八七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当时我为写博士论文，专程从波士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古法语长诗《玫瑰传奇》的羊皮纸抄本。来这湖畔小村，则是为了看望在国内读大学时的外教波士夫人。那几年，波士夫人定期给我寄各种语文的中古欧洲文学典籍。但小村的诱惑，还跟我的专业兴趣有关。波士夫人在信中提及，村子紧挨着一座中世纪古堡，主人跟她相熟，是古代萨伏瓦(Savoie)公国留下的最后一位伯爵。伯爵一生未娶，潜心于语言史和符号学的研究。村民们说，他已经四十年足不出户。圣诞节前，他听波士夫人说起我的论

文题目，便有意破例接见，和我探讨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堡，建在树林后面凸入湖中的岩石上。一条小径，曲曲弯弯穿过花园抵达大门。回头再看，原来是一方小巧的迷宫，他的苏格兰园丁每日的职责：花，多数是浓芳型的英国种。寒暄已毕，我向伯爵这迷宫的由来，不料他答了这么一句。

走进大门，又一座花园，刚才袭人的香气却远了。花园尽头，一架螺旋而上的楼梯把我们带到客厅。墙上没有那些向公众开放的古堡通常展览的猎物脑袋、盔甲刀枪之类，只悬一幅极大的几乎褪尽了色彩的挂毯。看挂毯上人物的姿态、衣着、徽记和背景，猜想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8—1192)狮心王理查见沙拉丁苏丹的故事：基督教和伊斯兰骑士精神的一对高峰。伯爵叫人拿酒，一边问起我研究的《玫瑰传奇》中古英语译本格拉斯哥残卷中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1343—1400)手笔的真伪问题。又解释说，光和精神云云，语出学者称为“不朽的”吐鲁番残卷。但马上就把话题转回英国：

“中古英语文学真正的贡献不在乔叟。”

“您的意思是，他的法国样板佛洛萨(Jean Froissart, 约1337—1410)叫他‘大翻译家’实为恰当的评价？”

他举了举酒杯，像是要我接着说。

“的确，就气质而言，诸如《加文爵士与绿骑士》和《亚瑟之死》(*Morte Arthure*)这样的头韵体方言长诗更醇厚些。虽然，作者也是法国游吟诗人和宫廷传奇的学生，但意象的营造和故事母题的处理，



日内瓦湖畔的伯爵古堡。(作者摄)

“谁也不知它去了何方，”伯爵念道。“虽然如此，朋友，国王为何一边向耶稣谢恩，一边却又悲伤地预言圆桌的末日？”

我心里蓦然亮了：是呀，亚瑟话音未落，他的外甥和左右手加文爵士便贸然发誓：不见圣杯不回圆桌。结果众骑士受了这誓约的激励，次日都来辞行，分头出发，寻找圣杯。圣杯本是耶稣受难的佐证，莫非线索要从这儿理开去？

《福音书》上说，耶稣是星期五受难的。前一日，屠宰逾越节羔羊，耶稣召十二门徒共进晚餐，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拿起一块饼，掰开分给门徒，说：拿去吃



【西】“希腊人”彼得保罗(1629—1700)。《三位一体》。原解《妻子/圣魂即开其面到上帝(其父)怀中，高呼(圣魂)作福。父、子、圣三位一体。



吧。这是我的身体，又端起酒杯，递给他们，看他们依次喝了。说：这是我的血，印证上帝与人立的新约。果然，当晚耶稣的敌人，大祭司和长老们就派人来捉他。门徒犹大上前亲吻他，还说：老师好。这是事先约定的出卖耶稣的暗号。

任凭敌人百般指控，耶稣只说一句：到时候，你们会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手，自云头驾临。大祭司撕碎自己的衣服道：不必找证人了，都听见他褻渎上帝了！你们说怎么办？众人齐声道：死罪！他们把耶稣绑了，次日一早解去给罗马总督彼拉多审判，告他煽动抗税并自封犹太人的王。按惯例，每逢逾越节，总督可应民众的请求释放一名囚犯。彼拉多觉得耶稣是无辜的，就问：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可是民众受了祭司和长老的蛊惑，非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不可，还说：这人的死，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负责！于是彼拉多取来水，当众洗了手，才命令将耶稣鞭打了钉十字架。

中午，太阳不见了，昏昏如夜。直到下午三点光景，只听耶稣在十字架上喊：Eli, Eli, lama sabachthani (上帝呀上帝，你为何抛弃我)？有人跑过去，把海绵蘸着酸酒，绑在藤条上送到他的嘴边。可是耶稣又大叫一声便断了气。顿时，耶路撒冷圣殿上悬挂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段，大地震颤，坟墓开口，长眠在里面的圣人一个个走了出来。行刑的士兵吓坏了，说：原来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便慌忙散去。只剩下三个女人捶着胸膛哀号，不肯

走，一个叫麦德拉地方的玛丽，本是妓女，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走七个邪灵，一个是雅各的母亲，也叫玛丽，一个是耶稣的姨妈萨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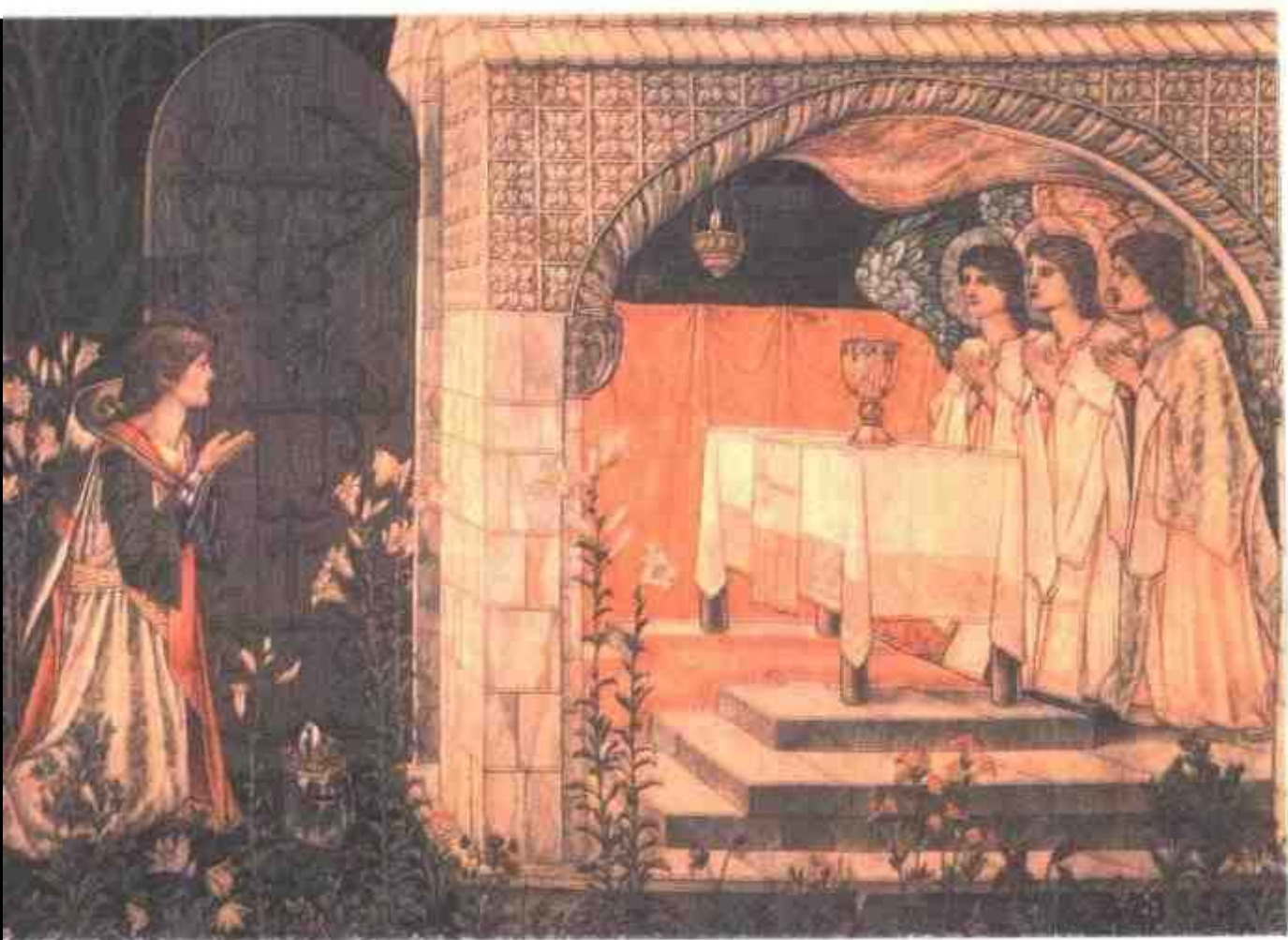
“啊，这三个抱他下十字架的女人，”波土夫人叹道，“和那盛他血的酒杯是一样有福的！”

伯爵扶着拐杖，嗓音有点颤抖：“亲爱的，圣杯(sangraal)和天上的王替我们赎罪流的血(sang real)，在我们祖先的语言里原是一回事！可是别忘了：还有一个人，他手中同时拿着两件染血的圣物。”

“善人约瑟！”我们异口同声。

亚利马太城的约瑟(Joseph d'Arimatee)的事迹，《新约》里仅寥寥几笔。说他虽是议会的议员(议会即犹太人的最高宗教法庭，由民间领袖七十人组成，大祭司为首席)，却一心向善，偷偷做了耶稣的信徒。耶稣受难那天傍晚，他求得彼拉多的准许，收殮耶稣的遗体。他将遗体用一块干净的麻布裹起，安放在新近给自己凿就的墓穴里，还翻起一块大石头，堵住墓门，才回家去。过了安息日便是星期天，两位玛丽和萨乐美备了香料香油，天蒙蒙亮赶到坟地，只见堵墓门的大石头已经移开了，墓穴里空空的，只剩下那块裹尸布。正疑惧不已，突然两个衣服放光的人站到她们身旁，厉声喝道：怎么在死人中间寻找活人？还记得他在加利利对你们说的话吗：人子一定要交在罪人手

物一起都给了他。约瑟为遗体抹香油的时候，尸身上的五处伤口(手、脚和士兵用长枪戳破的肋旁，见《约翰福音》19/34)突然流出血来，他忙取酒杯接了，然后才用麻布包起遗体，移入墓穴。耶稣复活之后，专门带了这盛血的杯来，托付给约瑟，说：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永恒的福。又说圣杯三位一体，在人世只有三个人能够掌管，做它的护卫。接着，就传了约瑟“极温柔宝贵、宽厚仁慈，唤作‘圣杯之奥秘’的一道秘诀”。约瑟在囚室里有了圣杯保佑，便从此不饥不渴，关了许多年，敌人都奈何不了他。末了，罗马人知道了，便将他放了。



【英】莫里斯(1834—1896) 挂毯《求圣杯》局部，伯恩-琼斯画作。

约瑟有个妹妹，嫁给一个叫布隆(Bron, 或作 Bran)的。约瑟出狱后，三个人带领一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去别处另辟家园。可是生活刚刚安逸一点，就有人通奸乱伦，结果种下的庄稼不肯长大。眼看灾难临头，约瑟受圣灵的启发，模仿耶稣最后的晚餐，摆开长桌，领受圣杯的恩惠。又叫布隆去河里抓来一条鱼一道供奉。从此，布隆的绰号便叫“渔翁”(一说渔王)。约瑟让信徒都来桌前坐，那些心地虔诚而拒绝淫乱的，见到圣杯，心中生出无穷的喜悦，“仿佛刚刚脱钩，重新跃回水里的鱼儿”。那些犯奸的，却无论如何看不见圣杯，羞愧难当，不敢走近长桌。其中有一个看不见圣杯的，见入座的人面前堆满了酒菜，只剩下一个空位，却是叛徒犹太人的位子，没人敢坐。他饥肠辘辘，实在忍不住了，央求去坐那空位。不料屁股刚落上凳子，脚下的地便豁然裂开，将他吞了。天上传来隆隆的声音：那空位，只有将来渔翁的子孙中间有一人可坐。约瑟领会了神意，后来就把圣杯跟秘诀传给了布隆。就这样，这支信众一边礼拜，一边朝西走，终于抵达一个叫作阿芙蓉(Avaron)的山谷，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等待圣杯的第三个护卫来世。

“瞧，他们一边礼拜，一边择路西行，”伯爵急步走到窗前，仿佛要看到什么。夜幕方垂，先前白帆点点的湖面，现在空荡荡的了。“直至那道泛着白光的海岸Albion (英格兰古称)……”

“直至神秘的阿芙蓉，威尔士人称作‘苹果岛’(Avalon)的地方，”

波士夫人向我叫道：她知道我学过一点中古威尔士语。

“一点不错，夫人，那是一个玻璃般透明、寻常不露真面目的小岛，亦即后来圆桌分裂，亚瑟王平叛，受了致命伤，二女王驾船接他前去长眠(一说等待复活)的仙境。”

“又是三个女人，”波士夫人笑道，“又是复活！伯爵，您的圣杯的奥秘就要揭晓了，听听我们来自东方的学者的分析！”

伯爵却陷入了沉思。他本来已经坐下，又起身在书架上寻找什么。“但是朋友，”他轻轻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圣杯去了哪里，跟它来自何方、它是什么，问的本是同一个问题，恰如马罗礼笔下的圆桌骑士说的，‘where it became’。归根结蒂，问的其实是那惟一的理(idea)、太初的道(logos)；就是《创世记》(阿拉米语译本)塔尔衮残卷昭示的，上帝用来造天地万物的智慧(sophia)；也即圣保罗所言，那个向世人隐藏着的，先于我们这个世界而存在，‘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着，人心里从来想像不到的’奥秘……”

他还想说下去，晚餐的铃响了。一个管家模样的高个男人进来，俯在他肩膀上嘀咕了一句。他连忙请我们先去餐厅，自己却拿起拐杖匆匆下楼去了。过了大约半个钟头，才回到餐桌，略微有点气喘：“很抱歉，忘了一件小事，没想到它这时候找上门来。”接着就吩咐上汤。波士夫人对菜单似乎并不陌生，给我一一介绍：霉乳酪、鹅肝酱、熏鹿肉、奶油螺蛳等等，清一色的萨伏瓦特产或本地的名厨料理。但圣杯就不再是话题了。吃完正餐甜点，又天南海北聊一会儿，我们就

告辞了。伯爵说稍等，回书房里拿了一个纸包送我，拆开来看，却是一册十二世纪威尔士史僧吉拉度(Giraldus Cambrensis)作的拉丁语《王公史鉴》，一八六三年波恩版，封皮早黄了，页边还留着斑斑点点的墨水痕。他说腿不好使，不可能再往西边去了，但如果我有机会到那里看手稿、做研究，这小册子也许派得上用场。我们一边道谢，一边步下楼梯。晚风拂面，带着幽幽的花香，知道大门已经打开了。

离开法国，我又去英国呆了两个月查资料，却没敢在圣杯上花时间。论文期限和毕业求职的压力，很快便关闭了一切于生计无助的兴趣。开始教书之后，又搬了若干次家，身外之物，几经盈缩，伯爵送的小书，也就悄悄钻到地下室堆着的某只纸板箱里去了。要不是千禧年迫近了，接回一段因缘，恐怕再不会想到找它；当然，今天也就不必感觉找到它，给我带来的焦虑和惆怅了！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九月，在剑桥大学开一个Y2K“千年虫”问题国际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威尔士上大学的心理医生，报告上一次千禧年“大限”基督教世界经历的“千禧年综合症”，讲得风趣幽默，博得满堂掌声。当晚，会议主办人在国王学院设宴招待，医生与我同桌，谈起“秃顶修士”格拉贝(Rodulfus Glaber, 约985-1046)《五卷史》所载，公元九九九年欧洲各地接二连三传闻的种种异象：七月，阿基丹(今法国西南)天降血雨，淋着衣服就洗不掉，弄得人一身腥味；八月，德国某村，怀子母狼闯入教堂，咬住钟绳敲钟警世；九月，从英



格拉斯顿伯利古寺遗址。

圣杯

格兰到威尔士，一颗奇大无比的流星，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直到鸡叫三遍才消失了。说到投机处，医生提议，会议结束陪我一同凭吊几处古迹，都是格拉贝讲的“人类知错不改，如同狗舔自己呕吐物一样，秉性难移”的历史见证。于是，第三天下午，我们便踏进了格拉斯顿伯利(Glastonbury)古寺的废墟。

古寺毁于一五三九年。英王亨利八世(1491-1547)为一个女人(以及史家认为比女人还重要的某些利益)，跟罗马教廷反目，镇压教皇派，古寺的住持受牵连遭了殃。颓垣断壁之间，仍旧可以想见当年的辉煌景象。尤其那堵十多米高的大教堂拱门，拱顶削去了三分之二，不知原先它抱着的玫瑰花窗怎样的玲珑剔透、色彩迷离！剩下的石柱和边门，四百六十年风风雨雨却安然无恙，恰似一座人类智慧和雄心的丰碑被一个雷霆整整齐齐劈了，断作两截，谁看到都要吃一惊，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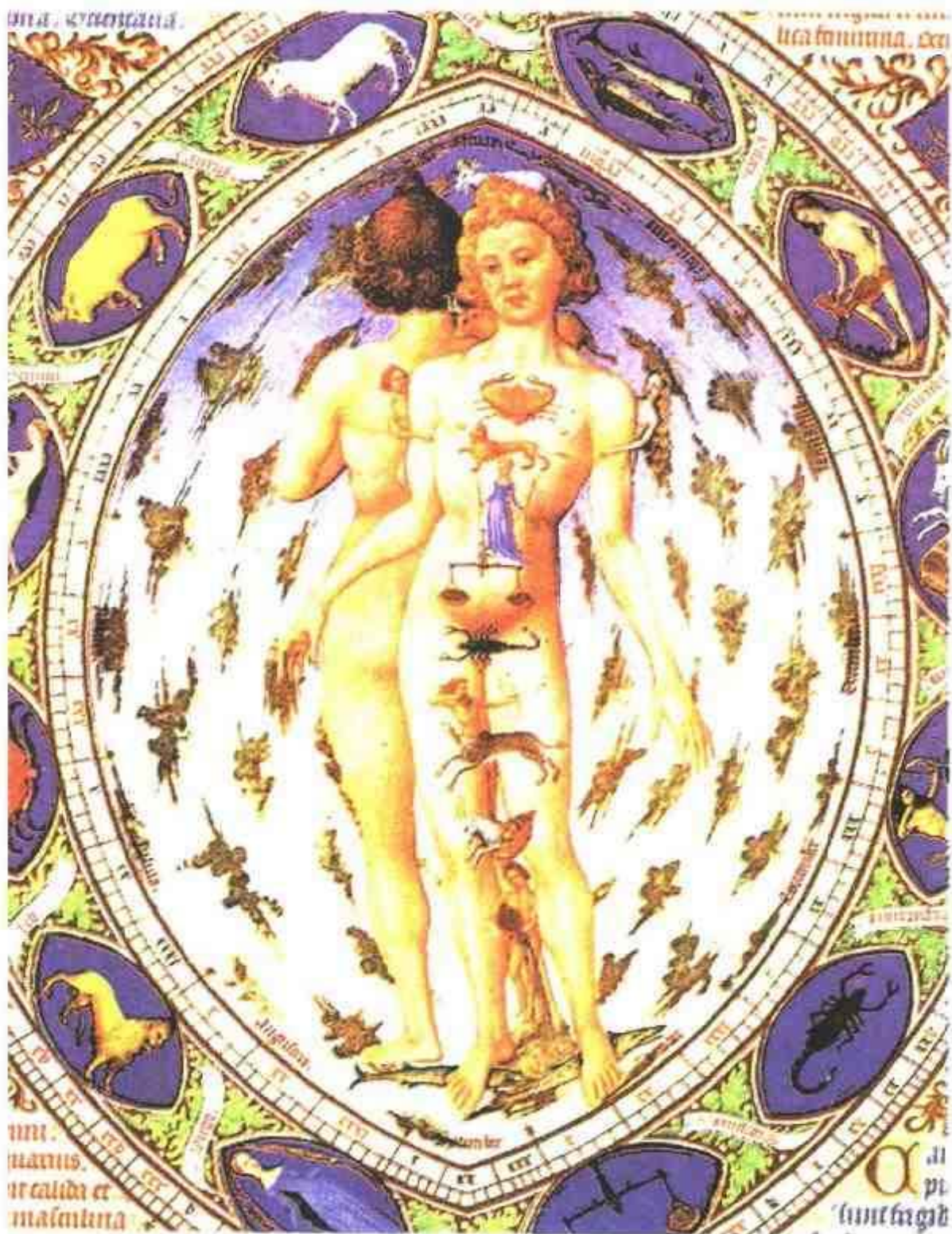
恭之心油然而生。绕过拱门，见草地上插着一块牌子，走近去看，才知道这废墟大有来历。牌子上写的是：“古坟地原址，一一九一年本寺僧侣在此挖掘发现亚瑟与桂尼薇合葬墓。”

接下去医生说了些什么机智隽永的话，我不记得了。远处，一个女人奶头状的孤山，只觉得眼熟。几乎是凭着第六感觉，我走出废墟，没看路标就找到了当地人称作“圣杯泉”的一个水池：一股涓涓流水从石雕的狮子嘴落下，滴在一块圆石上。池边一条小路，蜿蜒向上，直达孤山之巅。导游图上说，这地方古代本是一片沼泽，这孤山即泽国中的岛，传说里仙女和隐士居住的地方。登上山顶，也有一片人居的遗址，据考证是罗马时代留下的。四下望去，夕照中，远近几十里地的教堂尖顶、道路河汊、农场树林历历在目……渐渐地，心里涨满一种莫名的忧伤，同时，又觉得被一阵似曾相识的花香包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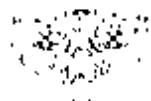
等我结束英国之行，回到美国家中，翻出箱底的《王公史鉴》来读，圣杯去了何方的答案，似乎已经在握。首先可以肯定，格拉斯顿伯利即“苹果岛”阿芙蓉，善人约瑟和“渔翁”布隆一行抵达英国之后的驻地。孤山顶上的遗址，极可能就是传说中他们建的小教堂。在中古威尔士语文献里，阿芙蓉又是飘浮在沼泽之上、无影无形的“玻璃岛”或“玻璃城”(Ynis Gutrin)，英文名 Glastonbury Tor，因为只有心里从来不存在一丝淫念的人，才能冲破它那道迷惑眼睛的透明的墙，朝拜圣杯。其次，这朝拜者不是别人，正是圣杯的第三护卫。因

为根据《王公史鉴》和部分古法语传奇，约瑟死后，渔翁(或渔王)的两腿“根部”被敌人的长矛刺穿，丧失了生育力；似乎象征他堕入了某种未名的罪恶或魔障。他的国度，即整个基督教世界，随即战乱四起，民不聊生而荒凉了。可怜的罪人(古法语“渔翁”pescheor和“罪人”pecheor同音)，只能在水边垂钓度日，等待那命定的继承人和圣杯的第三护卫到来。但这拯救者必须先向他提一个问题，问对了，魔障才会破掉，他才能重新站起，传授圣杯的秘诀，让荒原再变粮仓。由此，才生出加文、郎士洛、帕西法等圆桌英雄寻找圣杯，一路上剪恶魔救公主等等业绩，千古传唱。但其实，亚瑟王的骑士当中，只有纯洁无瑕的加拉哈有此提问的资格，因为他是渔王的子孙。可惜，加拉哈从小是孤儿，不知自己的身世。他敲开了圣杯城(即玻璃岛)的大门，看见渔王的餐桌前走过白衣女子捧着圣杯，却犹豫了没敢向渔王提问，错过了承传秘诀、做圣杯护卫的机会。然后他又忏悔得太凶，一扭头去了耶路撒冷，在圣城为夺取圣杯的幻象而献身。到头来，没有一个骑士能抵挡那见不着圣杯的世界的诱惑。圆桌分裂了，亚瑟的私生子毛德列乘乱造反，劫持王后，逼亚瑟发动了那场“基督教七地上最悲凉的”父子决战。

历史上的亚瑟，卒于公元五二零年前后。《威尔士年表》(十世纪中叶成书)载：“是年，剑栏之役(gueith camlann)亚瑟与毛德列亡，天降瘟疫……”(详见《尾声》)。一一九一年，古寺的住持声称，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在位)欲图圣杯，生前曾据一威尔士歌人线报，



[荷] 林布尔兄弟(约 1416) 法国德贝利公爵日历插图《黄道十二宫》。人分男女(图中男子背朝读者) 因东西南北冷热干湿、多血粘液胆汁忧郁四种性情等因素, 倾向于受某些星座(命运)的支配 是中世纪流行的学说 星座依太阳入宫时序 影响人体的各个部位 如图所示 由女子头顶往下至脚心 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



传说命他在古寺发掘。挖至十六英尺深处，一无所获；再挖，得一段镂空的橡树干，内盛一男一女两具骷髅，连同一束女人的金发，鲜亮如刚刚剪下。有个修士用手去拿它，它就碎了，化作一堆粉末。那男性的骨架奇大，头颅带着十多处伤痕，胸口放一只铅十字架。次年，《王公史鉴》的作者到古寺考察，记下了刻在十字架上的拉丁语：著名的亚瑟王及夫人桂尼薇长眠于此阿芙蓉岛(*insula Avallo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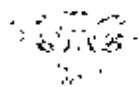
“镂空的橡树干”(quercu concava)一句，被墨水淡淡勾了一圈。旁边空白处有几行手写的法语，大概是伯爵的笔迹，潦草不清，像是解它作独木舟的意思：古代英国和北欧诸部族都有船葬首领的风气。正想取放大镜细辨，书里掉下一张纸片，对折着，半透明，已经发脆了。慢慢打开，只见纸上横七竖八铅笔画了些线条，还夹着蝇头小字。把纸掉转一两个角度再看，就懂了，原来手描的一幅阿芙蓉地图。赶紧拿在格拉斯顿伯利买的导游图来比较，果然不错。只是手描图简略，有几处地名不同，换成威尔士语了。还有一些区域，依照地理标志如道路、河流、洼地等划分，涂黑了，大大小小连成一圈奇形怪状的阴影，以孤山为圆心。再读那圈外的文字，脑子里嗡的一声：万万没有想到，把纸按顺时针方向转着看，那一圈阴影就变成了一组熟悉的星座，当作星图举过头顶仰视，果然是黄道十二宫！那些文字，却是将每一宫都取圣杯故事中的人物，依其名号性格事迹等相配，从渔王到加文爵士，再颠倒了太阳进入那十二宫的顺序，恰好排出一张圆桌的座次。抄录如下：

太阳入宫日期	星座	人物
2月19日	双鱼	渔王(圣杯第二护卫, 鱼之上, 上钩, 待救)
1月20日	宝瓶	圣杯(空位, 待圣杯第三护卫, 星象若鱼饮水自瓶, 瓶通杯)
12月22日	摩羯	墨林(神巫, 善预言, 助亚瑟王兴; 好色, 为湖夫人囚, 成羯羊)
11月22日	人马	亚瑟王(令四海骑士归心, 无继承人, 为毛德列害)
10月24日	天蝎	毛德列(亚瑟与异父姐私生子, 叛徒, 蝎喻毒)
9月23日	天秤	孤山凤凰(象征正确提问, 令万物复生之圣杯秘诀, 天秤如凤)
8月23日	室女	桂尼薇王后(天下第一美人, 与郎士洛私通)
7月23日	狮子	郎士洛爵士(天下第一勇士, 与王后私通, 狮喻勇)
6月22日	巨蟹	帕西法爵士(号圣杯骑士, 寻圣杯几近成功, 蟹喻迟)
5月21日	双子	加拉哈爵士(一说郎士洛之子, 纯如处子, 可见圣杯)
4月20日	金牛	湖夫人之舟(犁湖牛, 接垂死的亚瑟去玻璃岛)
3月21日	白羊	加文爵士(亚瑟甥, 号骑士之日, 不慎为绿骑士惑, 白羊喻莽)

这纸片, 难道是伯爵有意夹在书里送我的? 我不敢肯定。也可能是他忘了取出的。但他——除了他还有谁? ——把天秤座从黄道上室女座和天蝎座之间的位置, 移到图中央, 让那死而复生的凤凰栖息在玻璃岛上, 等待寻访者提问; 这, 不可能出自扶手椅里的玄想。他

一定是去过阿芙蓉的，并且在那里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足以探访、勘察，验证当地全部的跟圣杯之奥秘有关的地理标志，包括哪怕只是偶然的巧合、间接的暗示。他甚至可以设法乘热气球飞到空中，鸟瞰这片被绿茵、灰瓦、柏油路和人工湖精心掩盖起来的干涸了的沼泽；风，吹乱了他的栗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年轻时候是一头栗发的），云影在他脚下蔓延开去，围绕孤山拼出一块块生动的图案……突然，curcka！看哪！亚瑟王留下的刻在大地上的圆桌——不，是那天上的圆桌映在人世的倒影——所以，这手描图上阿芙蓉圆桌的座次顺序才跟黄道十二宫刚好相反。而我，一个月前在玻璃岛，呼吸着那座哺育万物的大地之乳的芬芳，在凤凰和众神的注视之下，在伯爵等我十二年之后，居然没有想到问一个问题！

想到这里，心头焦躁起来。墙上的自鸣钟敲了一下，抬眼望去，已是美国东部时间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在圣杯城，我算了算，正是黎明时分：千禧年降临之前，太阳在天秤座的最后一日开始了。





墨林与宁薇

第一次见到宁薇，是在“格洛”(Grog)酒吧，我们搬到新伯利港的第二年暑假。新伯利港本是殖民时期新英格兰通向大西洋的门户。南边的波士顿发达之后，小城的造船和航运业就式微了。留下的红砖房、白木篱、煤气路灯、擦得锃亮的酒吧和躺在港口生锈的铁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按季节用鲜花或蔬果装扮了，就成了大波士顿地区看巡回表演、迎接三桅帆船、放烟花庆祝“扬基佬回家”的旅游胜地。借一位来访的剑桥建筑师的话说，这小城活脱是从英国搬来的，连街名都一字不差。他一走进我们住的十九世纪老厂房就叫：“瞧，这一根根原木柱子和横梁，至今榫头还那么密实！”遵照内子的吩咐，我先带他到市中心的“格洛”润润嗓子，见识一下本地的人物，再回家吃晚饭。他指着招牌笑道：“店名也一样。”恰逢星期五下班时分，酒



吧里坐的多是熟客，女人和年轻一辈人都要一瓶淡啤酒；只有中年以上老派的男人，才喝老板亲自兑水加温再调入柠檬汁的“格洛”。宁薇就坐在老板对面。

这“格洛”其实是一种甘蔗酒(rum)。三十年前，我在云南插队落户种甘蔗村，自己都会做，只是去不掉酒精的苦味，喝多了头痛。建筑师却拿起酒单念道：此酒乃伊丽莎白朝一宫廷女官之伟大发明，为莎士比亚所钟爱。正待称赞老板会宣传，一个女低音插话道：“没骗你们，她是莎氏的情人。怕他醉了在戏台上出罗密欧的丑，才往酒里掺水，没想到歪打正着。”老板道：“谢谢宁薇小姐代言。”大家赶紧互通姓名，算认识了。

一会儿，酒吧的电视屏幕晃出一个戴安娜王妃跟什么人一起晒日光浴的镜头。大概是因为建筑师的英国口音，老板乘手上没活，就问他，王妃该不会离婚吧？酒吧里突然安静下来，好像马上要爆出头条新闻。建筑师还未开口，却听宁薇哼了一声：“快了快了，可我怕她是处女星(Vesta)犯巨蟹宫(Cancer)：本来是不该结婚的！”角落里有人窃笑：“喂，我的耳朵，是女巫在说话吗？”历史上，波士顿北边一路，直到新伯利港，都是闹女巫的地方。宁薇冷笑道：“女巫又怎样？人心里想的，背地里干的，我都知道。”酒吧更静了，只有电视机在报体育新闻。建筑师道：“好酒，真上劲。”我便起身付了账。宁薇跟着走出门来，一边和建筑师说笑。路灯亮了。教堂尖顶上，晚霞的余辉尚未落尽，已经悬了一弯新月。宁薇同我们站着，又说了几句

地基，第二天就垮。召巫师驱邪，巫师道：须用一无父童子作牺牲，让石头和砂浆饮他的血，这城才能起。于是伏提庚下令在全国查找无父童子。一日，差人正没处寻，见两个童子争球吵架，一个骂另一个“没爸爸的东西”。差人大喜，忙将那被骂的童子连同他的母亲一块拿了去见国王。伏提庚看那母亲修女打扮，便问孩子可有父亲。女人道：我本是(威尔士西部)帝米特(Demerac)上的女儿，出家在修道院。有一个天使下凡，先变作英俊少年的模样同我说话，后来就不再现身，却和我求欢，我便有了身孕。那童子却毫无惧色，问国王找他何干。伏提庚将巫师的话说了，童子道：请大王把巫师叫来，让我当面戳穿他们的把戏；地基塌陷，是因为地底下有一口深潭。伏提庚命往下挖，果然如此。童子便问巫师：潭底又有何物？巫师答不上。童子道：把水抽干，可见一对空心巨岩，两条蛟龙在里面睡觉。匠人舀干了深潭，真有一红一白两条龙从岩洞里蹿出，打起架来。伏提庚大惊，问作何预兆。只见童子双目紧闭，浑身颤抖，少时，喃喃念道：白龙在上，红龙在下，是撒克逊人攻大王之象。此番恶战，要等一个救星，唤作“康沃尔的野猪”(野猪为王兽，取其勇，喻亚瑟)到来，才会见分晓。可惜大王看不到这一天了！伏提庚叹了一口气，待童子恢复了神志，道：虽然如此，这城还是得筑。你叫什么名字？童子道：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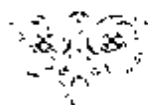
不久，在不列颠传教的一个圣人日耳曼(Germanus d' Auxerre)前来求见，要伏提庚迷途知返，皈依天主。伏提庚不从。圣人大怒，率众僧侣坐在城门外绝食祷告，日夜不辍。相持至第四天午夜，突然

天降大火，将伏提庚的城烧了。

奈纽斯《不列颠史》传世的抄本，计有三十五部。有的抄本把墨林的名字写作安布罗修(Ambrosius)，怕读者不明白，还加一条注：“意谓安勒斯领主(Embreis guletic)”。一九五零年，考古学家根据这个线索，入斯诺顿山发掘了一处当地叫作安勒斯城(Dinas Emrys)的废墟；在废墟底下，发现一口深潭的遗址。

据说墨林奇丑，多体毛，但精通医术、百工，尤善预言、变化。因为他的一半，得之于神(堕落或思凡的天使)。医术、预言等等，一如传播历史、臧否人物，在古代凯尔特人的传统里，都属上诗人的职责。诗之艺即视之术(巫术)。诗人又称“视者”(derwydd，英语druid)，无论去到哪个部落，都可以享受贵族和长老的慷慨礼遇，和铁匠一样神圣的称号。拥有这一称号的人，除了要熟记三百五十部神话传说及其中每一位神祇和英雄的家世、功业；还要在每年一度的诗歌大赛上，用一百五十种格律中的任何一种即兴对歌，争辞比韵，挫败群雄，博取同业和世人的赞誉；更要用他全部的才智和心力，歌颂那孕育万物、主掌九艺的众神之母，名为银月、白鸫或素蛇的女神，以求得她不断恩赐诗与视的灵感(awen)。

但墨林的本领之大、名号之尊，远非一般的部落诗人或视者可比。上文提及，《不列颠史》抄本中，有把他称作安布罗修的。安布罗修却又是亚瑟王伯父的名字。韩叶斯死后，安氏和兄弟蟠龙(Uther Pendragon，亚瑟的父亲)举兵，从不列塔尼(今法国西北角)越英吉利



海峡攻撒克逊人，光复了王位。据十二世纪史僧高夫瑞(Gaufridus Monemutensis)所作《不列颠国王史》载，安氏决定在韩叶斯设宴屠杀不列颠三百贵族的原址，名为安勒斯修道院(cenobium Ambrii)的地方修一座纪念碑。但早上的方案，没有一个中意。请教墨林，墨林道：爱尔兰王吉洛曼(Gillomanius)有一件国宝，唤作悬石。大王若将它夺来，安放在此，可成万世之功。安氏笑道：荒唐！难道我国就没有石料可造纪念碑的？墨林道：大王有所不知。这悬石原本采自非洲，乃是混沌初开不久，统治世界的巨人一族的遗物：总计九九八十一条巨石，三条一组作门形而立，门门相连，站成三圈，远远望去，犹如巨人团聚，手拉手献舞于旷野一般，所以又叫“巨人之舞”(chorea gigantum)。这舞却藏着一个失传已久的宗教仪式的奥秘，因为悬石当初的设计，布局合四时天象而成，出入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无论什么伤病残疾，行了那仪式，再到石门里沐浴了便可痊愈。所以古时候，世界各地远至希腊、埃及、巴比伦的人都来朝拜过它。安氏称善，旋即派王弟蟠龙率军征爱尔兰。吉洛曼抵挡不住，大败遁去，被蟠龙夺了悬石。于是，墨林在巨石上下遍缚机关绞索，念动咒语，将石门依次卸了，慢慢移到船上，运回不列颠，为安氏造起一座“巨人之舞”，即今天巍然屹立在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利(Salisbury)平原上的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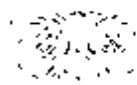
后来，墨林看见了宁薇。

宁薇(Nimue，英译或作 Vivien，显系传写之误)又名湖夫人

(Lady of the Lake)。据说，她本是一位高洁的公主，不喜与人往来，只爱在湖畔狩猎。半人半羊的林神(Faunus)好色，见公主如此英姿便情不自禁。一日，公主避他的追逐，心慌意乱走迷了路。眼看天色暗了，四下望去都是粼粼的水光，仿佛登上了一座小岛。又饥又渴，忽见前头一株树上垂着苹果，金灿灿的，便摘了吃。才放进嘴里，眼睛便亮了：远远近近，虬曲的古树锁住的精灵、屠龙未果化作赤岩的勇士、湍流底下巨人埋藏的黄金，一一显现；飞禽走兽，突然都说起话来。原来，她已经抵达北风吹不着的阿芙蓉(Avalon)仙境，食了那神谕和史诗里赞颂的不死的苹果树(Affelenau)的子实了。

墨林初识宁薇，按《墨林传》(史僧高夫瑞的另一拉丁语伟著，十二世纪末由法国诗人罗贝尔敷演成诗)的说法，是在亚瑟王大婚的庆宴上。众圆桌骑士及来宾刚入座，墨林便起身宣布：大家安静，将有奇事发生。话音未落，门口冲进一头雄鹿，一条雪白的雌狗领一群猎犬紧追其后，大厅里顿时一片汪汪吠声。那雄鹿躲圆桌转身不及，臀部被雌狗咬了一口；狠命一跃，撞倒一个坐在近旁的骑士。那骑士翻身一扑，抓住的却是赶鹿的雌狗。他也不言语，提了雌狗，走出大厅，上马飞驰而去。众人正惊讶不已，一阵蹄声夹着吆喝由远而近：“谁拿了我的狗，快快还来！”门开处，一位绿袍白马的女子，弯弓搭箭，正是宁薇。

亚瑟王答应替她寻回雌狗，宁薇便在附近的湖畔支了帐篷。可是墨林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她了。她走到哪里，墨林跟到哪里。她心





【英】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1829—1896）：《宁静的森林》

“爱呀，快爱！”

楚，她说的是“爱我”：爱我就教我，教我如何把人囚在树里的魔法；爱呀，快爱！我要那道除了我，谁也解不了的咒语！边说她边摘下腰带和头饰，飞瀑样的金发落上他闭了的眼睛，带走了他停不住的回答……当他像神话中的独角兽那样，把沉甸甸的脑袋倒在心爱的姑娘怀里睡去的时候，那记住了咒语的腰带，已经在他身上绕了九圈——

他躺在橡树里了，死了一样，
丢下了生命，本领，名字和声誉，

她尖叫一声，归我了，他的荣耀！
哈，傻瓜！这女巫一跃而起，
奔出树林，绿叶在她身后重新
合拢，一遍遍重复：傻瓜啊傻瓜。

(丁尼生·《墨林与维维安》第967—972行)

那天晚饭，建筑师胃口很好，小菜一扫而光，令内子大为满意。我对他开玩笑说，这“墨林”的雅号，大概也是前世定了的，不然今天怎么就遇见一个宁薇。他听了大笑：可惜自己的长相尚可恭维，母亲怀孕之前也无幸与天使交往。随即又正色道：“不过墨林善变化、多诡计。宁薇怎么知道，中她的计，关在橡树里的，就是墨林而非替身，例如一头公羊？同理，谁知道我现在的相貌与来历，‘生命、本领、名字和声誉’，不是墨林一千四百年前的精心设计？至少，从宁薇(或任

何以宁薇自居的女巫)的角度看,这不可不防。所以,即使囚住的是墨林,宁薇也不敢叫他‘傻瓜’,以为万事大吉。毕竟,这冤家对头是天下第一号视者,自己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结果,每一次动机,他都能够事先看到。”内子道:“如此说来,你得当心了。谁知道宁薇那边将计就计,又给墨林设下什么圈套。”三个人笑出了眼泪。

九月中开学。不久,收到建筑师一封电子邮件,标题“墨林”。心想,怎么对我也用这个绰号。打开一看,可了不得。原来他犯了职业病,认真了。说是周末全搭上了,泡在剑桥图书馆查墨林的资料,还请教了专家。几经挫折,终于有所斩获,草就论文一篇。“但此发现若成立,西方文明史势必推翻重写,你我个体存在之意义、方式亦须重构。故论点未及琢磨即送上斧正为盼。”还把有关的图表数据和历史文献扫描了,作两个附件一并发来。

附件一题为《悬石》,包括悬石的平面图、细部照片、岩石鉴定和考古发现一览表。后者列出自十七世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穴起,至最近的全部考古成果。论文说,墓穴共五十六洞(穴内出土的三把鹿角镐,碳14读数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位于围绕悬石的壕沟内侧,均分一圆且与圆中央的悬石等距,说明悬石对于墓主及其亲友、族人,具有明确的宗教含义。因而悬石的位置、布局,就不可能是随意或偶然的。此为“悬石文明”的第一期。第二期只留下两圈垫着白垩石的坑和一些蓝灰砂岩碎片,表明铜器时代到来之前,悬石曾经改建。现存的“巨人之舞”是第三期的遗迹,碳14测定为公元前2200—



月神阿忒米像 雅典帕特农神庙东中楣浮雕（公元前五世纪中）。

前 1500 年建造。从平面图看，复原后布局为一同心三环结构：外环由一圈石门，共三十根重达二十六吨的石柱，上架楣石组成，直径 29.64 米，高 4.9 米；柱楣结合部，一律打雌雄榫固定。内环为五座互不相连的巨门，站成马蹄形，向东北方开口，这五座石门，比外环的



【圖】希臘神話中——冥王普路托（Pluto）將地獄界的女兒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擄去，少婦的母親——農神得墨忒耳（Demeter）悲憤之下，令大地產不了糧，也給冥王——愛子一難題的解。

石门还要高出许多，且渐次向西南方，即马蹄形底部攀升，最高一座达7.3米。两环之间，是一圈较矮的蓝灰砂岩石柱，有的已经凿了槽，有的还未经加工，躺在地上，像是刚运到。显然，这第三期的工程，也有修改和未竟的。马蹄内、圆心的位置，横卧一条云母质砂岩“祭坛石”，与马蹄踩着的东北西南向轴线成直角相交。而轴线出马蹄口向外至壕沟开口处，又放一条巨石，通称“屠宰石”。由此，延轴线再向外三十五米，置一三角形“踵石”。整个设计，鸟瞰恰似一面带柄的圆镜。站在圆心的祭坛石，向马蹄口望，正是太阳夏至升起的方位；而观察者(祭司)背对着的，则是太阳冬至落下的方位。

建筑师将这面“圆镜”，从壕沟、墓穴到马蹄五门、轴线三石，如此等等的尺寸比例，跟地球至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的角度距离一一换算排列了，发现得出的数据，无不指向四千年前太阳在四时运行的方位。故悬石极可能是先民崇拜太阳的祭坛或日神庙。因而所谓墨林造悬石，说的就是日神战胜其他神祇，建立至尊地位的伟大历史事件。柱楣结合不用石工技术，而模稜祭祖的木庙打雌雄榫，正说明墨林作为祭司(诗人、视者)兼建筑师的苦心：新石庙将承续祖先的庇荫，长予福祚。而故事中“安勒斯领主”安布罗修放弃传统的建筑方案或旧庙，发兵夺“巨人之舞”，则代表了新神新教对旧神旧教的血淋淋的征服。只不过，石料并非采自非洲或爱尔兰。岩石学家已经查明，除了祭坛石为(反光耀眼如镜的)云母质砂岩，所有的石门石柱，都是一种本地不产的带白斑的硬质火成岩(萨森岩和蓝灰

砂岩)。这种火成岩最近的产地，在威尔士西部的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从那里运输到索尔兹伯利平原上的“安勒斯修道院”，要渡过布里斯托海峡。这一条路线，恰好符合墨林巧思运筹、移石浮海的记载。

附件二题为《极北人》，载两段古希腊史料。一段取自公元前一世纪史家狄奥多鲁(Diodorus Siculus)的《世界史》残篇，转述前人赫加忒(Hekateos，活跃于公元前六世纪末)的佚著，说越高卢(今法国、比利时一带)向西，海中有一大岛。居民虔诚朴素，叫作极北人(Hyperboreoi)。因其国度在北风(Boreas)背后，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作物一年两熟。极北人语言诘屈难懂，但对希腊人友善，尤其赞赏雅典和帝洛斯岛(Delos)，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他们同这两地之间有过往来。古代访问过极北的人还说，岛上有一座极宏伟的太阳神阿波罗(Apollon)庙。庙呈半球形，终年祭祀不断。另一段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0—前425)关于极北的记载。希罗多德写道，极北人特崇拜阿波罗，而帝洛斯岛是阿波罗的诞生地。“阿波罗和同胞姐姐月亮及狩猎女神阿忒米(Artemis)降临帝洛斯”之后，极北人派了两名处女明姑娘(Argē)和敬姑娘(Opis)持礼物，由五个男子护送，到帝洛斯建庙供奉阿波罗。她们死后就葬在那里的阿忒米庙的入口处。直到希罗多德的年代，当地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姑娘出嫁之前，必定去拜那处女墓一次，还要咬下一缕头发，绑在纺锤上，献在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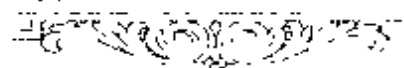
1921-1922 (1921-1922) - CELEBRATION

信仰，宁薇向墨林的报复就不会结束：“我有一个预感，她不会肯相信我不是墨林，而且恐怕她已经在盘算哪一棵橡树作我的归宿了！”

这句话，不完全像是调侃。他的高论，我也就没有当真“斧正”。

再见到宁薇，已是万圣节前夕。散步遇上，随便聊了几句，无非是何处的枫叶红，谁家门口摆的南瓜雕的嘴眼鼻子丑。她好像在理发厅工作，但也可能记错了。还有一次，见她开一部乳白色“老爷”车，挥挥手代替“哈”。后来一忙，便不再想起她。转眼又放暑假，建筑师去缅因州划独木舟，顺道来访。又一块到“格洛”酒吧坐，也没有提起宁薇。八月底那个星期六，在朋友家吃了晚饭出来，坐上车，打开收音机，愕然听见戴安娜王妃和男友在巴黎“断魂桥”(Pont de l'Alma)出了车祸。次日报纸登了王妃的生辰星座，果真如宁薇所言：巨蟹偏太阳九度，为室女(Virgo，即处女)八月伺月神(拉丁名戴安娜)之大忌。赶紧走到“格洛”问老板，最近可见着宁薇。老板道：“原来你不知道，她夏至前一天辞职走了，说是办周年祭。”见我不明白，又道：“在加拿大新苏格兰省(Nova Scotia)的什么山，她们要跳神拜月，轮流变白狗、蜜蜂、海豚什么的，但能不能变回人样就看各人的功力深浅了。反正人家都这么说。”

老板一席话，倒让我想起，建筑师为墨林论文收集的资料，还缺一篇讲因缘的故事，是中古威尔士语诗集《塔列森书》(十四世纪手稿)中的一个残篇。大意是这样：



从前，苔积湖的小岛上住着一个妈妈叫白诗(Cerridwen)，带一对双胞胎过活。女儿是天下最漂亮的姑娘，儿子却奇丑。妈妈觉得对不起儿子，就答应让他做世上最聪明的人。她架起一口“灵感与知识之锅”，按季节时辰往里面投各种药材，如大麦、橡实、蜂蜜、牛血、菟葵、月桂等。她把小规昂(Gwion)召来给大锅添柴扇火，因为锅里的灵感和知识要煮一年零一天才熟。最后一天到了，小规昂性急，把柴一下都添了，结果锅里溅起三滴滚烫的药汁，落在他手指上。他忙把手指放进嘴里嘍，心里便突然明白了过去、现在、将来世间一切事物的真相，包括隔壁的白诗为什么磨刀。他出门就跑，想躲得远远的，但白诗已经在尖叫了。借着药汁的神力，小规昂一蹲身变一只野兔；白诗见了，汪一声化作一头灰狗扑上。小规昂赶紧往河里跳，变一条鳟鱼；哪晓得灰狗跟着就化作一匹水獭。他急忙跃出水面，变一只麻雀高高飞去；说时迟那时快，头顶掠过一架猎鹰的黑影。他合拢翅膀，一头栽进仓库，变一粒筛了壳的大麦，藏在地板缝里；立刻，地板上惊天动地一阵笃笃响，自己便咧囔滚进了一张母鸡大口。那母鸡昂首抖抖羽毛，变回白诗，正在得意，肚子里动了一下，才发现怀孕了。九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眉清目秀，白诗不忍心杀他，就把他裹了放进皮包扔到海里。皮包漂呀漂，最后挂在了艾尔芬(Elphin)王子捕鱼插的鱼梁上。王子见男孩英俊，便收养了他，并取名叫塔列森(Taliesin)，意思是“美眉”。

后来王子因谗言入罪，国王要将他下狱。小塔列森就进宫去救

他，揭露事实真相。国王见孩子口齿伶俐，便命二十四位宫廷诗人轮流难他。可是平时充满灵感的视者，见了孩子却一个个前言不答后语，洋相百出。国王大惊，问道：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孩子答了一首诗谜，据说后人一共想出八十一解：

Dychymig dychymig (猜猜看，猜不着)

我的家乡在南天

我曾漂泊方舟里

我曾督造罗马城

我曾攻陷特洛伊

我曾护摩西渡约旦

我曾助耶稣诞马槽

.....

我曾造就智者能人千千万

猜猜看，猜不着

我与天地同日生

我既非肉又非鱼

非石非水亦非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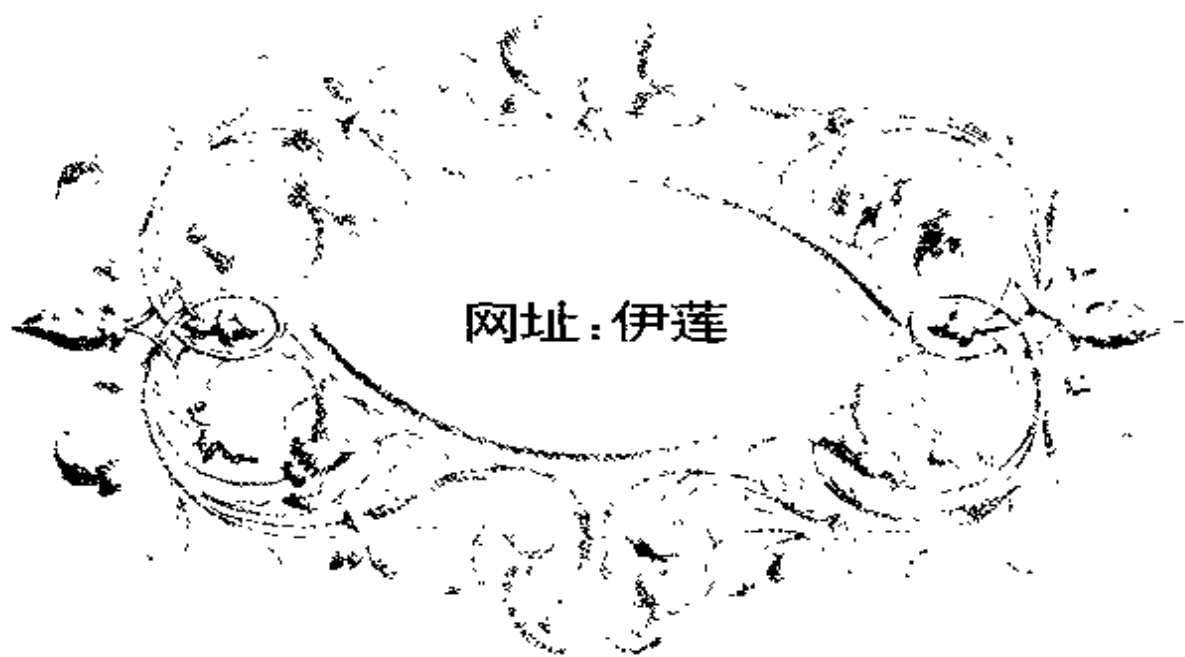
白诗吞我九月长

还我美眉名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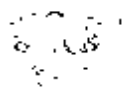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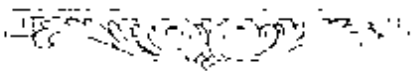
2010年

回到家，坐到计算机前，想给建筑师写一封电子邮件。再一想，算了。神也罢、人也罢，四千年斗下来，变了又变，真身替身谁辨得清，谁又有资格辨？



飞机提前二十分钟抵达波士顿。等到安全带指示灯熄灭，起身取手提箱的时候，常年越洋奔波的困倦却消失了。脑子里静静的。方才机翼下面徐徐翻开的那幅熟识的画卷，还在一幕幕走：晨曦里如练的查理士河；横卧河上，一座座仿佛昨天才抚摸一遍的冰凉的石桥；朗费罗桥（即电影《魂断蓝桥》里带桥头堡的那座）、哈佛桥、步行桥……桥北，大学的心脏“哈佛大院”里，那七八十棵巨冠美洲榆刚抽出嫩叶；一片葱绿中间，瓦登纳图书馆四方的黑屋顶和大学礼拜堂的白塔尖格外醒目。出大院北门，缺了钟楼的南北战争烈士纪念堂和外形酷似一架老式相机的科学中心的交界处，是校车站。再往北，顺牛津街走三分半钟，过了玻璃花博物馆，右手那幢绿门灰瓦的红砖楼，便是文理学院的宿舍，十五年前的“窝”了……





进入候机厅，来到跟内子约定会合的登机门，正想找地方坐，忽听背后有人呼唤。回头看时，那人已赶到面前。“还记得我吗，老师？我是李尔王呀！”

可不是他：长臂削肩，琥珀眼，没变。只多出一把棕色的络腮胡，剪掉后脑勺的小辫理平头了。巧，心里正回忆当年在英语系做中古文学课的助教，辅导本科生写学期论文的情形呢。同学都管他叫李尔王，因为他是学生戏剧社的骨干，善饰莎剧主角。尊我为师而不直呼单名，则是他理解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儒者风范。“记得吗，老师，我们每逢周二在哈佛啤酒屋谈论文，结果总是变成侃戏？”

当然。而且记得他的志向是悬壶济世，所以本科主修生化。而选修一般人认为难读的中古文学，目的是镇一镇医学院招生办，给那些以向字纸篓里扔申请表为乐的“虐待狂”，留下一个综合学分过硬又富于人文关怀的英才印象。他说飞机晚点了，不妨一块喝杯咖啡，叙叙旧再走。“听说您改行搞法律了？不过您还是老样子。”

我说谢谢，便问他的医生梦实现得怎样。他扮个鬼脸，努努嘴，示意换一个僻静的角落说话，又跑去买了两杯咖啡端来。待一同坐下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边打开，一边问：“记不记得，您在亚瑟王传奇讨论班上给我们讲的郎七洛与伊莲的故事？”

屏幕上跳出一行桃红大字“网址：伊莲”。接着，大字化小字“美创造幸福，你创造美”；小字化星星四散，落在淡入的蔚蓝色地球上，变作一张张美人照，缓缓旋转。“怎么样，二十一世纪人体科学的前

沿。您试试，随便挑一位。”

我把鼠标的箭头滑到一个金发黛眉嘟唇吊颈的形象上，磕了一下：

模特 #2001 (生活照、泳装照各一)

年龄 20岁

三围 36C、24、34英寸

身高 5英尺8

体重 120磅

母亲 38岁，外婆 60岁，族裔 英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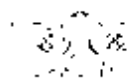
职业 国际名模 (Versace、Gucci 等十人品牌系列) 波普艺术家 未婚

拍卖理由 支持妇女解放，普及健美基因

自我介绍 健康活泼爱儿童动物，不吸烟无毒史 艺专肄业 经度整容 (隆胸 36A 至 36C)

起价 每卵十万美元

原来如此。最近传媒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因特网拍卖卵子一事，有他的一份！返回主页，见有“伊莲拍卖会”一栏。磕开看，除了会员注册(月费19.95美元)、竞价规则、用户合约、广告接洽、供卵及供精指引等，还有一篇“美利坚基因独立宣言”。音像配合，模仿的是十八世纪启蒙先驱的文笔：人固然“生而平等”，体貌却美丑不一，遗传有别，歧视日深。君不见，今日之总统议长明星大班，无不崇美拜美、倚美卖美，视宪法民主人权如儿戏。国人虽献金亿万于减肥化妆整容，专家传媒犹嫌突围超重。压迫如此，谈何“生命自由幸福”[笛声，爱国歌曲《扬基叔叔》(Yankee Doodle)渐起]！千年之交，我伊莲拍卖揭竿而起，首倡打倒血统，基因独立。特诚征天下名模健将高材之卵精，设此网站，公平竞价，分享基因，美人美国，造福千秋。



他见我还在纳闷，笑道：“卵子、基因干伊莲何事？看来，老师的确实变律师了。您想想，亚瑟王圆桌骑士当中，谁最英勇？郎士洛？对。生儿育女，谁配他最好？他的心上人杜尼薇王后？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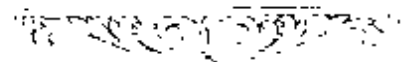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郎士洛(Lancelot du Lac)当上骑士美德的化身，十二世纪法国宫廷诗人柯雷先(Chretien de Troyes)功不可没。柯氏在香槟伯爵夫人玛丽(Marie de Champagne)手下供职。玛丽喜欢爱情至上的故事，给他定下题目划好圈圈(matiere et san)，他便“主题先行”创作了这么一个“高大全”：“凡人父人母所生、乘马荷枪的骑士，无出其右者。”不过，郎士洛的出身及勇力，似乎还有神话上的渊源。他自号“湖”(Lac)。凯尔特传说中，发明骑战、挥舞火矛、坐拥金殿的日神，也叫湖或长臂鲁赫(Lugh Lamhfada)。中古威尔士语诗集《塔列森书》里有个故事说，亚瑟王闯玻璃堡(Caer Wydr)求“勇士之锅”，曾获这神通广大的湖(Llwh)的援助。柯氏之后，古法语散文《郎士洛》[相传原作为拉丁语，牛津副主教马普(Walter Map, 约 1140—1209)奉玛丽的继父、英王亨利二世之命而作]称，郎士洛之父名班(Ban)，统治一个小国，是《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大卫王(公元前1010—前970在位)的后人。而大卫王的德政，乃是基督救世的先声。所以，天下英雄敬重郎士洛，淑女名媛为他落泪，其实一点不奇怪，是他们诚心向善向美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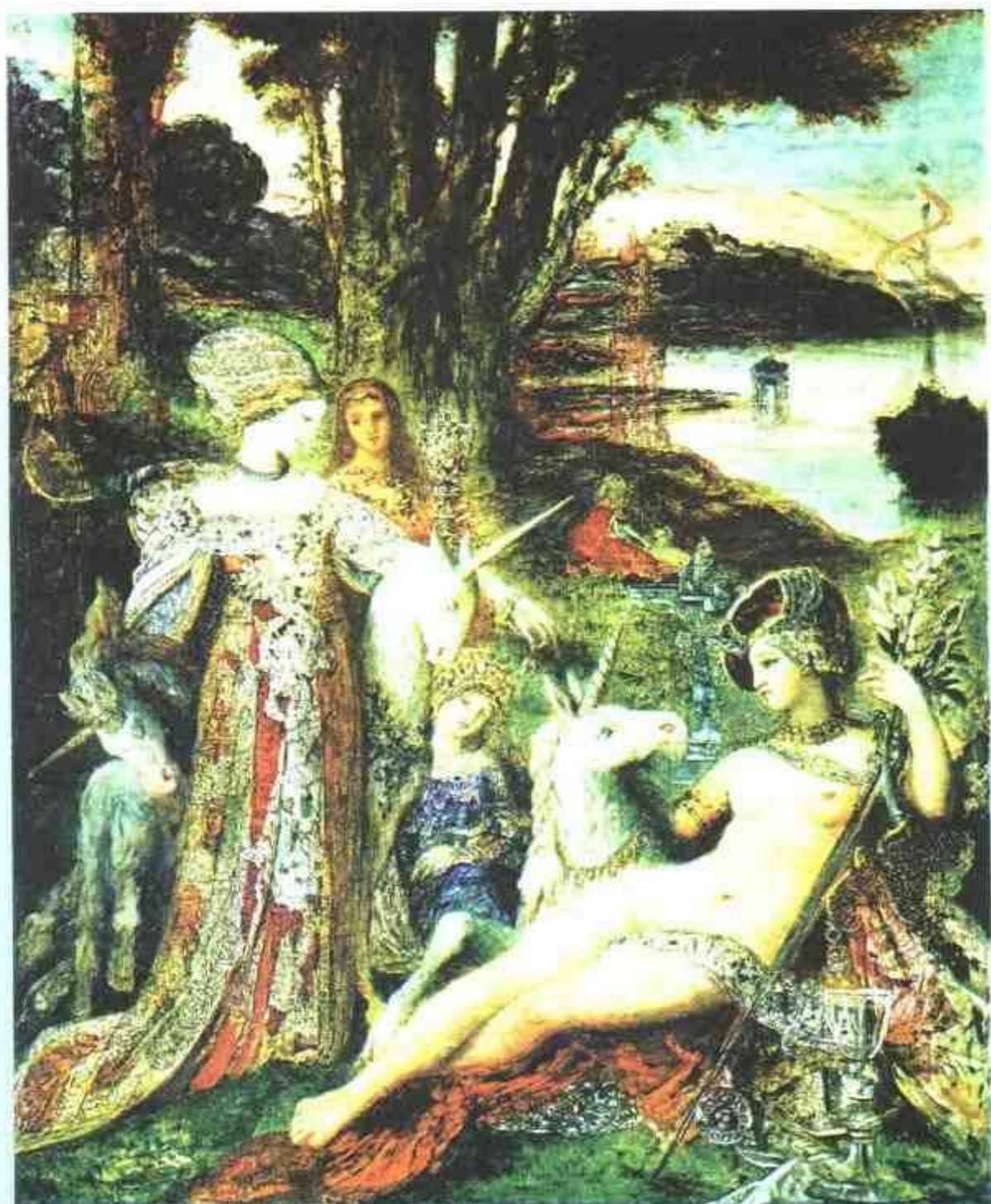
郎士洛一岁丧父。湖夫人宁薇乘机将他从王宫盗出，在她居住的仙湖中抚养至一八岁，然后备了宝剑良驹，送他到亚瑟王麾下做圆桌骑士。可是宁薇是仙巫(参见《墨林与宁薇》)，她实行的教育，跟教会和世俗的要求，未免有些出入。册封骑士的典礼上，亚瑟王忘了给郎士洛佩剑。王后细心，在一旁看见年轻人低着头满面通红，便上前取过宝剑交到他手里。郎士洛抬起头来，四目相会，那初探人世的新骑士的心便被王后占领了。

这是怎样的爱！一边委身理想而无法解脱，一边又时刻下犯、亵渎着理想。身为骑士，第一要务本该效忠首领、捍卫教会。可郎士洛的爱，越是执著、纯真，就越是对国王的背叛、对宗教的玷污。他既不能拒绝爱的册封，维护那册封者岌岌可危的荣誉和地位便成了他不可推卸的使命。而亚瑟终于察觉到王后的私情那一天，平时亲如兄弟的圆桌骑士们便不得不依血缘或门户表态、站队，为一位英雄向另一位举起刀剑。这正应了墨林早先的警告：“圆桌之花”绚烂一时，为有一只蜜蜂；蜜尽蜂绝，待到那更新万象的圣杯照临，花却凋谢了。

然而，郎士洛仍希望通过忏悔和善举，赢得圣杯的眷顾。一日，他来到一个未名的国度，听说有位姑娘被人施了魔法，终年浸在滚水里受煎熬；救她的人，德性缺失一分就必定惨败。郎士洛二话不说，冲进囚姑娘的火炉般的白塔，将她抱了出来。姑娘感激不尽，求他再做一件好事，剪除在当地危害人畜的毒龙。郎士洛答应了，去到毒龙藏身的坟墓，掀开墓石，不禁吃了一惊：地穴大门上，刻着“屠龙勇



上长眠于此”几个大字。他虽然有些害怕，却毅然推倒穴门，和口喷烈焰的毒龙厮打起来。毒龙骁勇，郎士洛直斗得遍体鳞伤，才挥剑砍下它的脑袋。这场厮杀，惊动了附近城堡的主人。他听说屠龙的英雄



[法] 莫洛 (1826—1898)。《少女与独角兽》。

变了落难的姑娘在白塔等主公救她，还用毒龙试探主公的勇气。不过，她说这么做，也是主公的运数。主公虽然无福看见圣杯，圣杯却降香赐食，引主公至此。所以将来儿子要随主公的本名，叫加拉哈(Galahad)。因为郎士洛是湖夫人另取的字。郎士洛道：罢了罢了，连我的坟墓她都安排好了！边骂边让伊莲帮助披挂停当。两人又说了些互相敬重、温馨得体的话，才下楼来按公主的规格待遇泫泪道别了。

回到卡米洛城(亚瑟王的宫廷及圆桌驻地)，郎士洛没敢对王后讲盒子堡的事。光阴似箭，伊莲生产的次日，有个寻圣杯的圆桌骑士鲍尔爵士(Bors de Ganis)恰巧路过盒子堡。废王一家听说他是郎士洛的堂弟，喜出望外，忙设宴招待，还让他看了新生的婴儿。鲍尔星夜兼程赶回圆桌，把喜讯报告郎士洛。亲友、扈从都来祝贺，郎士洛道：感谢上帝，从今以后，你们再不要叫我“骑士之冠”了。

消息不知怎的传到桂尼薇王后那里，她便传郎士洛去问个究竟，还说了许多永远不要见到这个伪君子、坏骑士，如此等等让郎士洛无地自容的话。郎士洛跪在地下，反复解释恳求检讨了，她脸上的阴云才稍稍散开。

李尔王关上笔记本，合掌作祈祷状：“感谢老师，圣杯照临，荒原复苏，如今的新伊莲再不用偷偷摸摸藏在盒子堡等她的郎士洛了。”我说懂了。废王欲借“骑士之冠”生他的救星或接班人(加拉哈)，以伊莲冒充王后而得计。在你看来，这故事实则说的是，人通过筛选优

良精卵，达到改造基因、更新自我的目的。换一个角度，也可说是一部科学主义的基因优选制挑战源于中世纪骑士美德、而现在却代表着市民理想的鸳鸯情侣制的历史。这理论，漂亮是漂亮，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那科学故事的起点，废王获救或基因制胜的首要条件，却是白衣仙子的巫术。

“哈，巫术！哈，科学！”李尔王越发得意了，“承老师赐教。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级最受人膜拜的巫术是什么？是科学。科学又名市场规律、自由竞争、信守合约，又名广告、时装、女权——包括妇女支配身体的权利，供卵求精、堕胎生育的权利，让下一代更健美更幸福的权利。而拍卖卵子，在线竞价网上成交，有什么比它还科学、还市场化、还自由民主公平高效的？”说着说着，表情和手势丰富、投入起来，俨然一副大是大非决战的架势。我心里也暖暖的，仿佛又回到了昔日在啤酒屋切磋剧情、针砭时尚的周会。正要同他回顾往事，登机门的灯亮了，旅客开始排队剪票。便起身与他交换联系地址。他接过名片，笑道：“您现在做知识产权？好极了。可惜今天来不及细谈。”令我想起他当年跟一般本科生不同的地方，待人接物特别彬彬有礼。走到剪票口，他果然不忘嘱托向师母问好。

回家路上，跟内子说了一遍巧遇李尔王的经过，笑了-一通，又感慨不已。内子道：流年似水，平时想不起它；冷不防钻出一个故人，才突然觉得怎么一二十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近闻反倒飘渺了。不过我从前听你讲的伊莲，好像跟今天这个不同，没有假扮王后的情

瑟之死》卷十八。另有五道思考题，讨论“宫廷爱情”(l'amour courtois)的源流嬗变和修辞程式(topoi)。一时兴起，找了书来重温。依旧例，先高声诵读一章；一章读毕，恍惚回到一个离昨天不能再远的世界。

白伊莲家住卡米洛城东北、去伦敦路上的一座小城堡。母亲生下她便死了。父亲伯纳(Bernard)爵上年迈，膝下虽有二子，免不了视女儿如掌上明珠，凡事有求必应。又因她长得窈窕白皙，小名便叫百合(Lis，阳性名词)。

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前一日，黄昏时分，忽听有人叫门求宿，开了大门，客人下马施礼，果然如看门的哑巴比划的，是个身材奇伟的骑士。那骑士卸了盔甲面罩，走进客厅再向主人深深鞠一躬，道：因答应了别人保密身份，恕不能报上姓名。接着就把造访的目的说了。原来明天亚瑟王举行比武大会，群英荟萃，是他博取荣誉的时候。但他那面盾南征北战出过名，他要做一个无名骑士参加比武，需要借一面陌生的盾使。伯纳请他坐下商议，道：原来骑士要去比武大会上夺魁。英雄美名的事业，谁不想往！我两个儿子，也都封了骑士。长子铁尔(Tirre)不幸，册封那天受了伤，从此不能骑马。他的盾你正好拿去用。次子拉文(Lavaine)，平时习武颇勤。你若不嫌弃，可带上他，比赛时做个帮手。说完，便叫拉文搬出铁尔的盾来。无名骑士见拉文一表人才，那面盾光亮如镜，赶紧道谢了。接过盾来，举了两下，忽见盾心映出身后一个人影，急转身，却是一个红裙少女。伯纳笑道，



【英】罗赛蒂(1823—1824)《加拉哈 德尔 圣杯器上帕西法见圣杯姑娘》，图中合掌长跪的姑娘是帕西法的妹妹，为帮助圆桌骑士求圣杯而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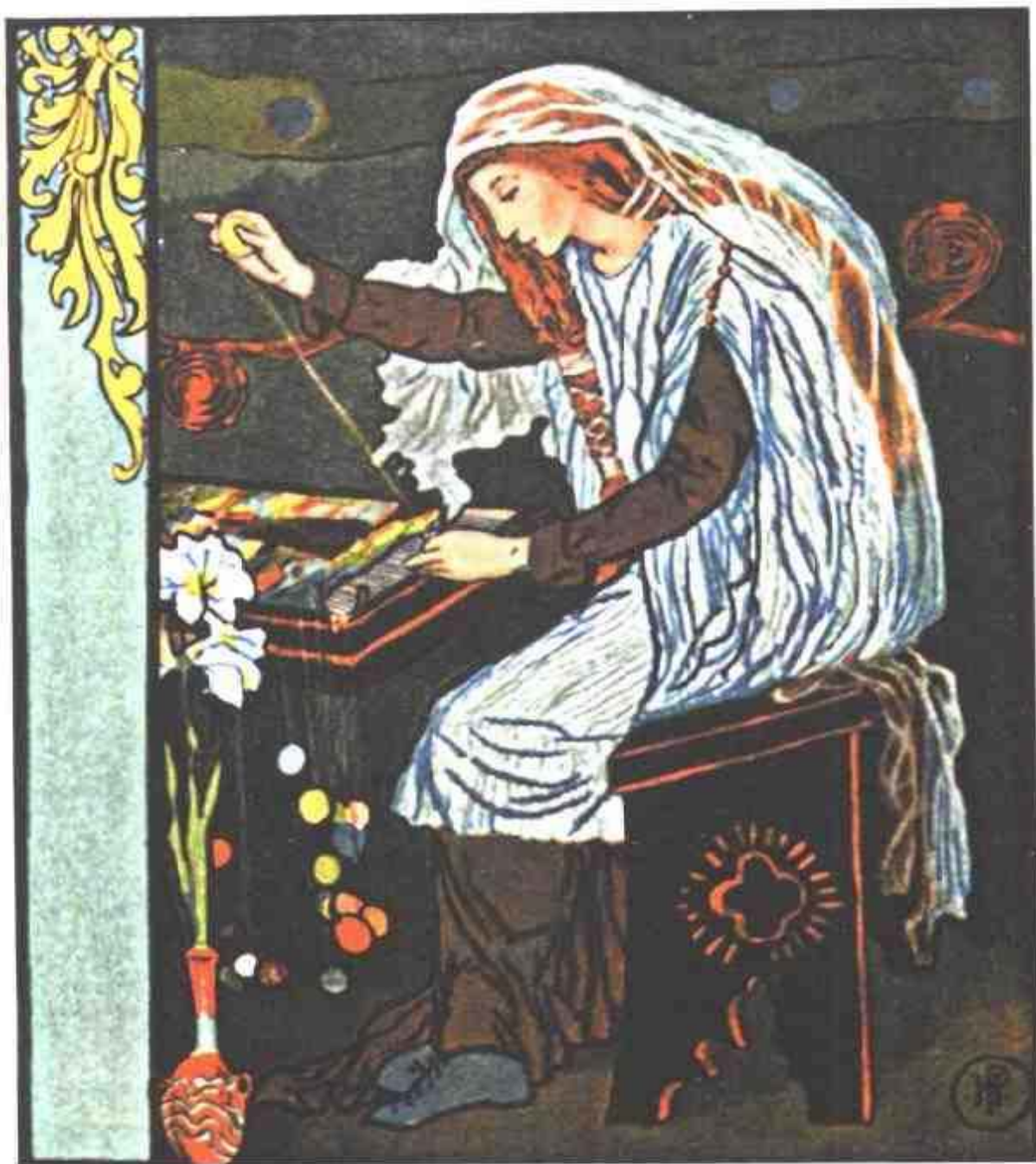
保准没个闪失？幸而有二哥拉文在一旁护目。可是拉文急性子，挡了一边就顾不上另一边；还是无名骑士他自己当心防备的好。她记起他的盾还在客厅里倚墙站着，就抱了上塔楼去，一个人细细端详。那是一面天蓝色镶金的盾，正面刻一个雄狮徽记，盾圈凹凸不平。这里一道长长的刀痕；那挥舞利刃的敌人太狠了！那里一个深深的枪印；上帝保佑，那举盾的手对准枪尖没偏一分！枪杆折断，虎口震裂；就在两匹马闪电般冲到一处的瞬间，他将盾尾向外轻轻一挑，那傲慢的对手就飞出鞍鞴，摔在地下，四脚朝天！一缕阳光射进塔楼，落上盾圈，她才注意到好几处的漆掉



图1-1-1 1841年出版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插图
（由詹姆斯·史密斯爵士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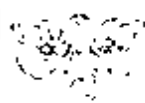


【英】威廉(1757—1805)《夏娃吃果》，社会批判家威廉·布莱克受法国启蒙文豪伏尔泰、夏娃女爵中世纪、荷马从神明的镜子看世界的启发，一位国王从镜子看到了世界，他并不在此处感到，便爱上了他的那姑娘。



【美】派尔(1853—1911)《白伊莲织布》。

不答，便从胸口解下夜明珠呈上(他每次比武得奖，都献给王后)。谁知王后看见夜明珠却想到了红袖子，怒不可遏，抓了夜明珠就朝窗外扔。郎士洛扑到窗口，那冠军大奖已如一道流星，坠在河里。他差一点跟着跳下河去。河上，缭绕的白雾突然散去了。夜明珠落水处，荡出一叶披了黑纱的小舟，舟里放一张床，床上睡



着一个百合般白皙的少女。

他平生第一次没有向主人行礼便冲出房间，往楼下跑。岸边，已经站了一群人，对划船的人嚷嚷。那人不理，看到郎士洛来了，才慢慢靠岸。郎士洛走下石阶，认出他是伯纳家看门的哑巴。哑巴指着床上的伊莲，泪流满面。伊莲仿佛微笑着，脚下一堆鲜花。他跪了去握她的手，发现冰凉的手里捏了一封信。哑巴这才坐下了。岸上的人一齐鞠躬。回头一看，国王和王后也驾到了。郎士



洛把信递上。国王拆开，让身旁的书记官念：

白伊莲姑娘致殿最高寺的骑士湖中郎士洛爵士。

你走时，为什么连头也不回，我全明白了。

这信，我请父亲代笔写的，我亲自送来，给你了！

啊，我的爱，没敢说出的爱，结束我生命的爱。

今天终于再见到你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安葬我。

在我的坟前种上百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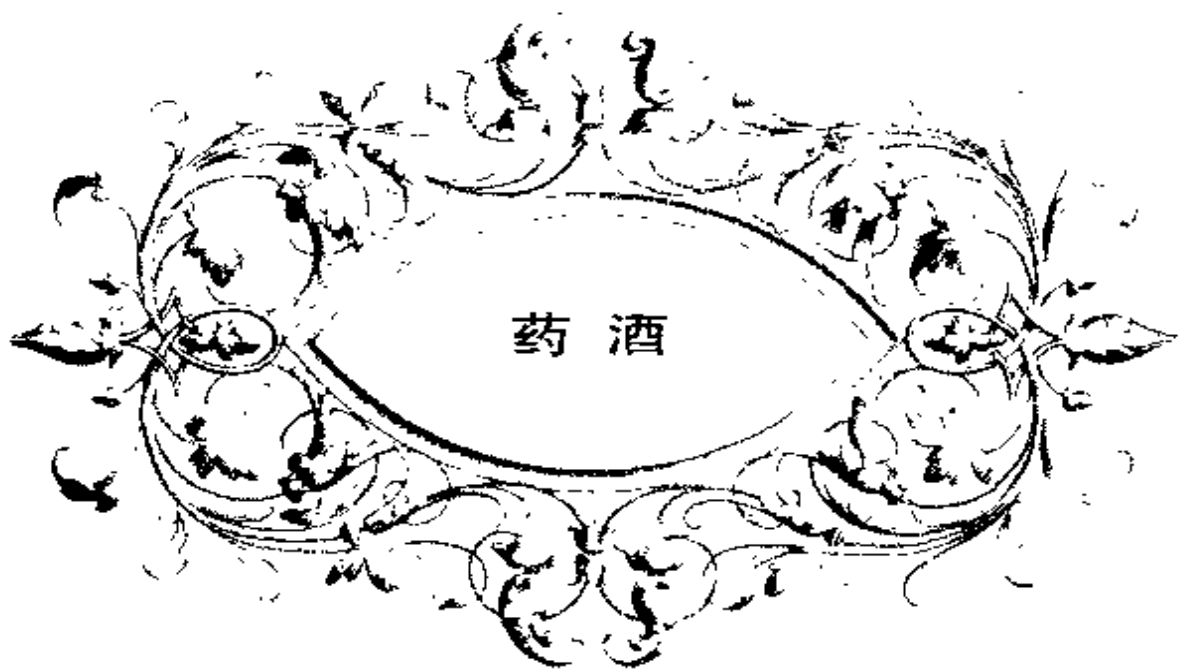
信未念完，众人已是一片唏嘘。国王道：情专如此，举世罕见。让我首先向她致敬！众人又一齐鞠躬。郎士洛带人把床抬到自己平时做祷告的小教堂，由圆桌骑士轮流护灵。次日葬礼，卡米洛城万人空巷。来到墓地，郎士洛在坟前呆呆站着，王后走过时，低声道：请原谅，错怪你了。他猛地醒来，见亚瑟王望着自己，不由得打个寒战：“陛下，爱是心中自发的情，勉强不了，也制止不住啊！”

合上书，想回过头去再读一遍讲义。门铃响了，却是一个联邦速递包裹，寄件人署名：伊莲拍卖。签收了拆开，是一封法律顾问聘书（附合同）、一叠公司宣传资料和一盘录像。另附一张李尔王手写的便条，大意谓：商机紧迫，抱歉未事先征得同意。网上供卵竞价、信用

评级检索等伊莲专有技术，拟分批申请专利，排除竞争；诸多法律问题，亟须专家咨询。此“世纪专利战”特因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将于二〇〇三年完成23对染色体全部30亿碱基对的测序、组装及分析而起。其时，人类基因改造势必商业化而仰赖网上交易，使掌握卵精供求资料、垄断网上拍卖技术者为王。其他知识产权也请老师过目，提出意见，如商标(见宣传资料)、版权(见新制作的电视广告录像)等。又，开拓中国市场前景如何？传中科院遗传所等已申请承担HGP百分之一任务，网上拍卖亦已开通。简报另件传真……顾问费等条件请速告知，“律师未开价，呼吸不算钱。”

他倒还记得《李尔王》里这句弄臣(Fool)的台词。窗外，夕照中，散步常走的那两座铁桥映在水里，一片金黄。打开计算机，查了专利商标局的图文数据库，便接通录像，插进盒带。广告长约二十秒，看了两遍，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小学老师手持人体模型 眉飞色舞，讲解性与生育知识。忽发现学生交头接耳，一个个“过来人”的表情。定睛再看，似乎课桌底下藏有可疑物品。老师命学生交出，学生憋不住了，哄堂大笑[主题歌起：“美创造幸福，你创造美”]。课桌底下，一双双小手握着不同服装肤色，但健康漂亮如一个模子浇出的“基因娃娃”。粉红大字升起在地平线上——“网址，伊莲”。



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

今晚我和铁梅同志不慎发生恋爱[左二字划去]不该发生的超过同志关系的事，差点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挖思想根源，主要是对阶级斗争新动向麻痹大意，对糖衣炮弹[左五字划去]。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这份“检查”，字迹陌生，蓝墨水化了大半，却插在我写给母亲的信里。笺纸天头印了毛体红字“大海航行靠舵手”、马粪纸信封挂主席语录，分明是“文革”期间我在哈尼山寨教书时的用品。信，寄到农场、干校或某革命委员会转，满满三大纸盒，是母亲担了风险替我保存下来“作回忆录资料”的。去年四月，到上海社科院开会。说



起旧事，母亲便拿出纸盒子，用当年上山下乡的帆布袋装了，让我搬来地球背面。

读完“检查”，再念信。渐渐地，尘障洞开……迎面走来一个阔别二十八年的身影：猴着背钻进我的草屋，找草墩子坐了，接过水烟筒和火绳，歪着脸贴上烟筒猛吸一口，接着就狠命咳嗽。突然又一下跳起，按住我的手，抢过他的书包道：“这是药酒，老弟不能喝的。”煤油灯晃了晃，厚厚的眼镜片里映出桌上的搪瓷杯、麂子干巴、花生米和腌蕻头。

余老大(大学生下放，老乡一律叫他们“老人”)是昆明人，北京林学院六六届“白专”典型。七零年支边，来我们这个位于中、越、老三国交界处，地图上找不着的县。1个月在县农林局宿舍，几个朋友刚为他办了二十九周岁生日“向青春告别”(他说这是普希金的诗句)，灌他醉得烂泥一样。他却借了下乡传达“林彪自我爆炸温都尔罕”的机会，磨两天脚板翻两座山，一身马蹄子溅的黄泥，又来找我喝酒。我只有木薯酒，极生涩，还是马帮队长留下的。见他书包里沉甸甸的军用水壶，不禁喜出望外。余老大捧定书包，听见窗口脚步声，便拧眉头。我说这里进进出出歇脚讨水喝、存火药借木料的，都是哈尼老乡，没有外人。知道他一直在托人介绍对象，找结婚调昆明的路，就问“个人问题”落实没有。他诡秘地笑了笑，跟我下一杯道：这药酒有个故事，你要不要听？“又是普希金刺沙皇？”他说哪里，是他平生最崇拜的浪漫主义大诗人的一部未完成情史，《少年维特之烦

恼》的姊妹篇。歌德？差十万八千里。郭沫若？乌拉！他眉飞色舞了：

话说大革命失败，郭老流亡日本。生活上虽然不至于落到咱们现在一个月四两肉吃计划供应的田地，心情却一样苦闷，回家无门哪！

一日，走到内山书店（即鲁迅先生避四条汉子白色恐怖的地方），正低头翻阅新到的外文书，就是插在做了记号的旧书后边的马恩列斯（毛选那时还没翻译），忽闻门外警笛声声：不好，鬼子宪兵大搜查……

他又在绕弯吊胃口。忙给他斟酒：余老大肚里正经的“封资修”知识，用县革委会胖政委的话说，要酒精泡了才“尿得”。故事这才转入正题——十五年后，我去菲特烈大帝的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参观，过柏林墙，在旧书摊兑换东马克，意外发现一册一八八八年斯图加特版的郭弗利（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创作于一二一〇年前后，未完成），才大致收齐了这“情史”在中世纪欧洲最早流传的版本。根据这些版本，包括托马（Thomas d'Angleterre，约1160）、艾哈（Eilhart von Oberg，约1170）、贝鲁尔（Beroul，约1200）等，以下复述略有补正。余老大的即兴发挥，则多删节了：他黑天瞎说的道理，现在的人活在亮处未必有兴趣听。

从前英国有两只脚（角）。东南那只叫多佛，与法国加莱隔海相望。西南那只，迎着布列塔尼（Bretagne）的峭岸的，现在已经躺在大西洋底了——要等风平浪静时分，潜到水下才隐约可见海草覆盖着的残廊断柱——叫雷昂洲（Lyonesse）。雷昂洲的王叫黎瓦兰（Rivalen），娶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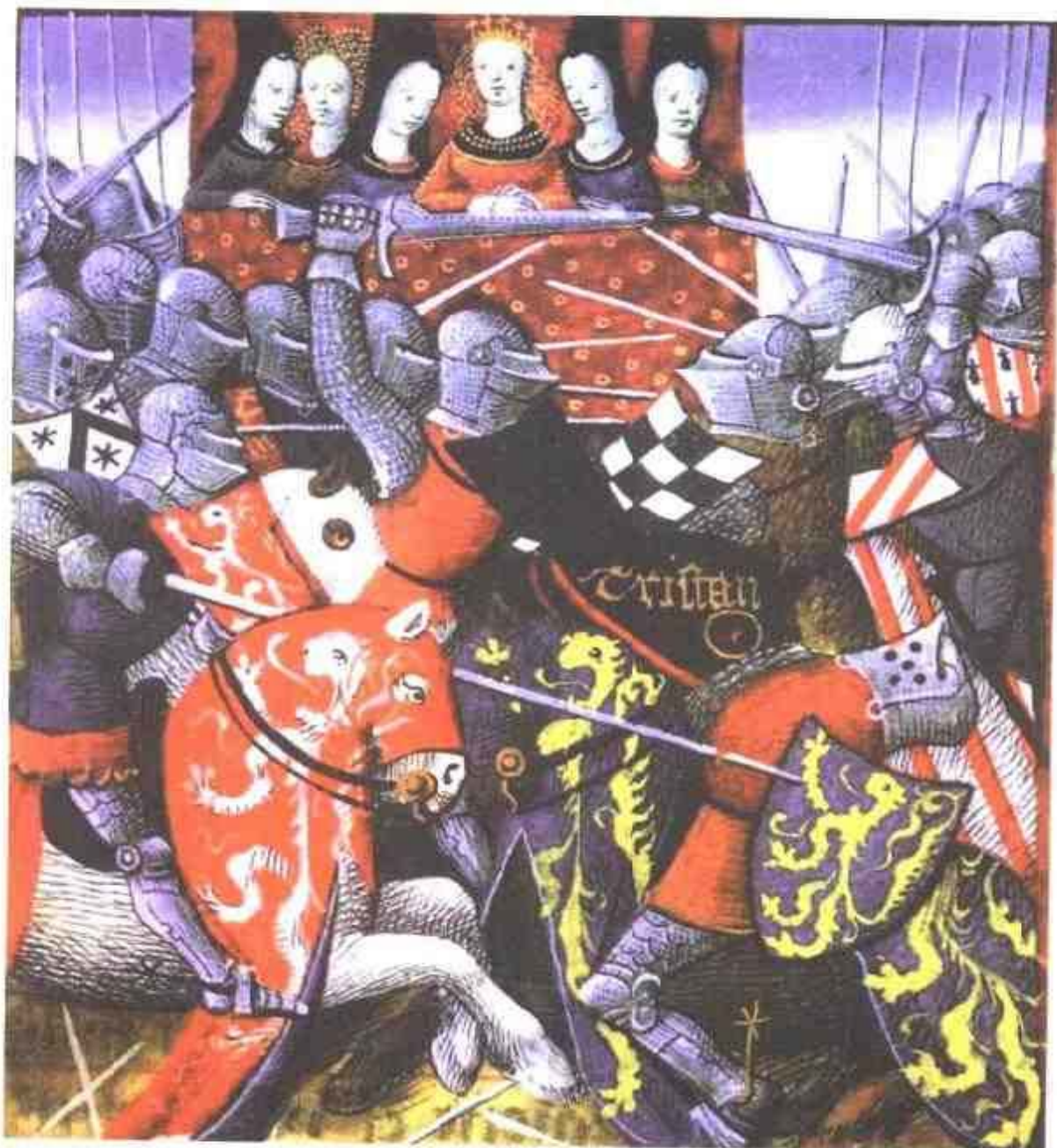


[英] 伯恩-琼斯(1833—1898)：《哀生发疯》。

国康沃尔(Cornwall)的王马克(Mark, 威尔士语March, 马)的御妹为后, 叫白花(Blanchefleur)。不幸, 白花十月怀胎时发生兵变, 黎瓦兰遇害。噩耗传来, 白花两眼干干地熬了三天。第四天, 生下一个男婴, 白花抱着他哭了: 儿呀, 你让我等得好苦! 我要追你父王去了, 你却从哀痛中来。你就叫哀生(Tristan)吧。说完就咽了气。宫中有位义士卢阿(Rohalt li Foitenant), 怕叛军伤害新生的王子, 就将他藏

在自己孩子中间，混出宫去。哀生长到七岁，义士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诗琴骑射。不出七年，哀生便出落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日，哀生贪玩，被挪威商人拐骗出海。也是命中注定，九死一生，末了他只身一人漂到康沃尔，凭一曲哀歌与舅舅马克团聚了。马克助他光复了雷昂洲。哀生召集父亲的旧臣和贵



《哀生决斗》，十三世纪古法语抄本插图。看白土戴风冠者为金发五色儿。



族宣布：我从小一个孤儿，全靠两位恩人，义父卢阿和舅舅马克养育栽培。人生在世，有两样东西可以自由支配：身体、土地。你们听着，今天我要将土地给义父，要卢阿做雷昂洲的领主；身体给舅舅，我当他的骑士。你们若不同意，快快告我！众人听了，知道劝不了，一齐跪下，边落泪边赞叹。哀生当下拜别了义父，带上老师，扬帆去了。

回到康沃尔，只见君臣上下一片愁容。原来依定例，康沃尔每年要向爱尔兰王纳贡。今年他要的，却是三百对童男童女。还派了一个无敌的拔山力士(Morbholt)，驾一条紫帆船前来索贡。力士踏入王宫就喊：康沃尔的骑士，快来城外叁孙岛决斗，不然就乖乖送上“奴隶之邦”的孩子！喊了三遍，无人答应。正洋洋得意，大殿上垂头红脸的人群里走出一位青年，扔了手套。马克心里叫苦不迭：这应战者正是哀生。

决斗那天，马克一早亲自替外甥披挂了，贵族百姓扶老携幼，一路祷告着送出城来。哀生挑了一只小船，独自划到叁孙岛，上了岸，一脚把船蹬开。力士惊问：年轻人，你不懂抛缆系舟？哀生回答：咱俩一条船足够了。没有人看见他们如何决斗。但三次，咸味的海风里，隐隐约约吹来可怕的怒吼，力士的随从笑逐颜开，翘首望着叁孙岛的母亲们捶手哭了。将近中午，岛那边升起一面紫帆，爱尔兰人嚷嚷起来。那船慢慢驶向城堡，突然船头站起一个人，高举两把宝剑：是哀生！顿时，二十条船齐发，迎头赶去；塔楼上叮当钟响，城堡里一片欢腾。那英雄跳上码头，遍体血污，对爱尔兰人叫道：你们的骑士好

厉害，把我的宝剑吃了一大片去。那片钢，就算康沃尔的贡品吧！说完便倒在马克的怀里。

隔着凯尔特海，爱尔兰京城里，王后正掐算日期，张灯结彩准备力上凯旋。原来她是力上的姐姐，精通医术。每次力上打仗归来，她都亲自替弟弟疗伤，由女儿金发公主玉色儿(Iscult)作助手。万没想到，紫帆载回的却是缝在鹿皮袋里的亲人和他破碎的头颅，颅骨还咬着一片剑刃。玉色儿将剑刃拔了，收在象牙盒里。母女俩恨死了雷昂洲的哀生。

哀生立了大功，却引起王宫里奸臣的妒忌。马克没有子嗣，奸臣见他视外甥如亲子，便在贵族中间散布哀生的谣言：这人身上的奇事太多！打败力上不算，他赤条条从风暴中漂来这里，又天天在国王跟前弹琴唱歌，不是妖人(warlaw)是什么！贵族慌了，一个个都去央求马克结婚。马克知道他们怕哀生继位，闷闷不乐，回话说，需要四十天考虑。到了第四十天，正在彷徨，临海的窗台飞来一对争执不休的燕子。才停，一惊，又飞走了，嘴里掉下一根金灿灿的发丝。马克拿了金发，走到大厅里宣布：我决定了，非她不娶！贵族见马克指着手中金发，只道是哀生诳人的计策，群情忿忿。哀生上前深深鞠一躬道：我听人唱，这金发的主人叫玉色儿公主。请允许我跨海为陛下求婚，奉迎鸾驾！马克懊悔不及，只得给他备了鹿船。哀生选拔了一百名青年骑士，扮作英格兰商人模样，又在舱里藏了各色礼品及武装，一俟风起，便拔锚启程。



【西】 恩格（1940—1941）。《骑骆驼的圣海老岩武童陶比游云主人，
骑坐斗力士摩火岩的武童游岩，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帕赫斯的
英雄事迹。见野史一《神志》“武士”卷。

王后提炼的油膏给他抹身。边抹边想：“假如他的德行配得上他的相貌跟勇力，我就有挑战那贼执事的骑士了。”哀生浸在香汤里，伤口不再疼痛，望着玉色儿，心想：“原来她就是舅舅的王后！”不禁微笑了。玉色儿见状，思量道：“这外国人笑什么？难道我哪里失礼了？哦，忘记擦他的盔甲了！”揩净血污，盔甲亮堂堂如同新的一股了，她想，宝剑也一定脏了。抽出鞘来，剑刃上一个缺口。她一惊，想到象牙盒里那片剑刃。拿来对照，果然吻合！她举起宝剑，冲到围着浴盆的布幔后边。心里却突然绵绵的，下不了手。末了，她放下剑，叫人给哀生换上一身新衣。

第四天，贵族集合在王宫，请国王兑现诺言，将玉色儿许配执事。不料玉色儿上殿行了大礼道：父王，有人要挑战执事，戳穿他的谎言。不过父王先得答应，宽恕他从前的一切，因为他乃是真正的屠龙勇士！见国王点头了，便下殿去请哀生。人群中有人认得他，拔出剑要砍。玉色儿叫道：父王，你答应宽恕他的！国王吻了哀生的唇，大厅才重归安静。哀生呈上龙舌，抛下手套；执事不敢捡起。哀生道：陛下，他们说的不错，是我杀的勇士。但我为贵国舍命除龙，抵得上一份血的赎金！话音未落，鹿船上那二百骑士身着盛装，持礼列队，进了大厅。“看，这一百名高贵的康沃尔骑士，他们将以殉教圣徒的遗骨起誓，马克王为陛下送来和平与友谊，并恳求陛下同意，让玉色儿做康沃尔人的王后！”

大臣和贵族齐声称善；国王脸上露出了笑容。金发的玉色儿，却



[英] 比亚兹莱(1872—1898),《哀生玉色儿共饮药酒》

颤抖得像一片树叶。

玉色儿上船前一天,王后把璞兰根叫去,交给她一把酒壶,叮嘱道:“孩子,你从小和公主一块长大,现在又一块去马克的王宫。好

好藏起这酒壶，不要让眼睛见它，更不许嘴唇沾它。要到玉色儿完婚，夫妇合卺之时，方可开壶，让他们同饮。切记切记。这药酒(philtre)，无论谁一起喝了，就互相爱得死死的，再也拆不散了！”

次日，玉色儿哭着上了船。哀生越安慰她，她越恨哀生——把她像猎物一样赢来再随手送给别人！那鹿船鼓帆疾驶，玉色儿说头晕，哀生便下令在一小島停泊休息。众人纷纷登岸，玉色儿只留一个使女在后舱伺候。红日西沉，风住了，舱里闷如蒸笼。哀生过来探望，说了两句话，俩人都觉得口干，便唤使女取酒。也是天意，不知怎的使女就找到了王后的药酒。端上斟一盅，俩人一饮而尽，只觉得沁心肺的清涼。璞兰根刚好掀帘进来，见他们默默无语，仿佛初次相会；桌子上启封了的酒壶、用过的酒盅，全明白了：“上帝呀，为什么让我活着踏上这不祥的航船，毁掉一生的信誉！”她操起酒壶扔进脱缰的波涛。他们还呆呆地出神，璞兰根哭道：“玉色儿、哀生，你们，你们喝了要你们命的酒了！”

接下去的两天，他们相互躲着，只有璞兰根看得出，两颗不眠的心中的羞惭和痛苦、绝望和渴求！第三天傍晚，哀生走进后舱，玉色儿犹如扑向涂了黏胶(lim)的树枝的游隼，同他照面、问安、说话了：

“天哪，当初为什么救活你，不一剑了结你我的恩怨？早知今日，我发誓，你就死了！”

“为什么，玉色儿，你不高兴？什么事你知道了不高兴？”

“啊，一切的一切！天空、大海，我的身体、我的生命！”

当晚看小分队演出，只觉得唱《红灯记》中铁梅的姑娘眼熟。记起来了，是去年回昆明探亲路过蒙自，走到“荷花海子”南湖散心，一阵风卷起地下半张海报，绊他的脚。踢了三下才落地，翻转过来，一张鹅蛋脸，红灯红袄衬托，正是她的剧照。想到此，心头一热，便找人问小分队的行程。回到宿舍，越想越觉得像是有缘分的，睡不着觉了。小分队接着就下乡慰问军民去了。他等了几日消息，得知小分队明天巡回到我这里。便借了批林整风的光，赶来同我商议，如何创造条件与铁梅“发展关系”。

按照袁生的战术，我说，先要杀力上斗毒龙才发展得了关系。余老大额头亮晶晶的，辩道：我也有一条毒龙，就是林彪反党集团——你别笑——铁梅他们跋山涉水来边疆，不就是为了批这个？明天太阳落山时分，他们两脚血泡，脊背上白花花一片汗水晒干的盐，拽着马尾巴踉踉跄跄爬上坡来，向你借教室搭铺，你猜怎么着？嗨，那叛党叛国的野心家早就身败名裂——他从书包里亮出一沓红头文件——被我余老大新袁生，单枪匹马走出寨，传达学习批倒批臭了！

真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但商量下来，光叫铁梅佩服，讨她喜欢，给她往北山送密电码还不行。她那种人才，在昆明都是稀罕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唱完走人，新袁生就只剩下“假如生活将你欺骗”那一片“可爱的过去”了（普希金语）。所以，关键还是要设法“杀”她的心。余老大压低嗓门说，郭老这部情史，“杀心”一段最为重要，自己已有研究成果，都装在水壶里了。我不相信，要尝一口。因为流

可是，奸臣坚持控告王后，非要她探火盆取赤铁，神判(ordal)还她清白。没想到玉色儿愿意神判，条件是请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监判作保。同时却暗中传话给哀生，要他扮作朝圣的香客，如何如何。神判那天，马克王率众贵族乘船到白水河同亚瑟王会合。临下船时，玉色儿道：我怕河泥弄脏了裙子，快来人背我上岸！正巧有个香客一瘸一瘸路过，护船骑士叫他过来。香客也不答话，抱起王后就走。上了岸却跌一跤，幸好没伤着王后；卫兵赶来，驱走了香客。玉色儿径自入了亚瑟王的帐篷。祈祷过了，褪下珠宝首饰，分给一拥而上的乞丐，光头赤足，走到两位国王并郎上洛、加文、总执事凯伊(Kay)等圆桌骑士跟前，面对圣徒遗骨和熊熊火盆起誓：“凡女人所生的男子，没有一个搂抱过我，除了我的主公马克王和刚才跌跤的那位香客！”

人群中落下一片死寂。她浑身发抖，面色苍白；突然，伸手插进火盆，从煤块中拿出那块烧得通红的铁，握着，向前走了九步。然后丢掉赤铁，伸开双臂成一十字。众人见了，刷地跪下，一齐高声赞美上帝。她这才感觉到探火盆的那只手还在，凉凉的，吹着秋风。

余老大咳嗽起来。给他关上窗，沏了热茶，他摘下眼镜，揉着鼻梁叹道：是神助醉情者，还是美人耍上帝？看来我也得探一只火盆。这事，老弟一定要帮忙！我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天经地义。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拍拍书包道：好，咱们就演一场“捉奸”计！说着便把碗筷推到一边，拉开抽屉取钢笔信纸。一边策划一边写。几番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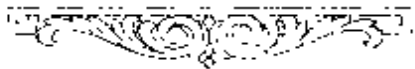


【英】莫里斯(1834 - 1896) 彩绘玻璃《哀生妻白手玉色儿》, 伯恩·琼斯原作。



终于满意了, 添一个标题《新哀生四幕情史》, 摇头晃脑念了两遍, 然后在煤油灯上烧了。记得大意是:

剧中人: 老师、铁梅、余老大 / 新哀生、小分队及公社同志二十余人



第一幕。小学校操场

黄昏，小分对上。老师接待，分配铁梅住隔壁(余老大住过的)屋；男同志教室搭铺，女同志个别安排，为方便个人卫生、恢复体力计。

第二幕。同上

小分队与公社同志会餐。饭菜将尽，新哀生亮相，造型作连日翻山越岭传达批林文件精疲力竭状。铁梅厌倦了公社同志的客套和脏话，对新哀生(大学生文雅举止、京味普通话等)产生好感。老师宣布会餐结束，促小分队同志早早休息。新哀生没吃上饭。

第三幕。隔壁屋

铁梅进屋，累极。才躺下，有人敲门。披衣开门(惊喜)是新哀生来取铺盖。问：吃饭没有？答：没有。铁梅表同情。发现新哀生留下的书包，内有干粮及酒。铁梅请吃了再走。新哀生坐下。听铁梅说腰酸背痛，取水壶请喝药酒活血。铁梅推辞不过，与新哀生共饮。俩人谈心忘了时间。

第四幕。同上

夜深，新哀生准备离去，铁梅依依不舍。俩人到床边卷铺盖。突然老师推门进来。新哀生一惊，执铁梅手挡在身后，不料脚下一滑，俩人抱着滚倒在床。老师大怒，欲呼人捉奸。俩人苦苦解释。老师谅其初犯，年龄也符合晚婚政策，本着“治病救人”

的教导，责令写“检查”斗私批修并保证：回到昆明立即开单位证明领结婚证，婚事不得铺张浪费。

窗外沥沥滴滴，下雨了。余老大又写了几遍“检查”，让我用“猛烈炮火”演习批判了，才起身叠了信纸夹在笔记本里，道：不早了。明天还要送中央文件到田头，顺便挖点菌子来吃。我猛然想起，隔壁的空屋还没有窗帘。余老大道：这还不容易。火候到时，我把床单给她当窗帘挂上就是。你见了就来踢门！

因为这句话，后来我登上布列塔尼北岸一座嶙峋的赭色岩堡时，真想找扇门踢一脚。那岩堡，据说是受了致命伤的哀生最后一次等待玉色儿的地方。这一次，哀生的绿玉戒指带给玉色儿的约定是：倘若她走得出来马克的王宫，接她的船便挂白帆；反之则挂黑帆。但这一次，醉情者没有神的佑助。报信的人谎称，玉色儿的船升的是黑帆。哀生绝望了，把脸转向石墙。他轻轻说了三遍“玉色儿”，第四遍他没能说完。

余老大没能挂他的白布床单。第二天小分队把红旗插上小学校，和公社干部一起端着土碗蹲在操场上会餐时，隔壁窗口黑洞洞的，月光照亮的白墙上仿佛悬了一面乌帆。他掉在箐沟底雨后浑浊的溪涧里了：一棵小指头粗的毒刺，刚好扎在太阳穴上。没等我们把他抬到卫生所，便断了气，手里还死死攥着书包。掰开手指，翻那书包，水壶





[英] 狄克西(1853—1928):《玉色儿》

砸扁一块，没破；笔记本却湿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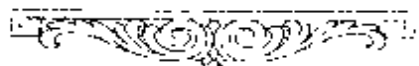
会餐的人听说了，撂下筷子，一起涌到卫生所看。公社干部道：



又是炸鱼玩，跌跤吧？快找马，送县医院抢救！汽灯下，人影里晃动着——张鹅蛋脸，水灵灵的眼睛、红头绳扎小辫，猜她就是铁梅了。请到我的草屋坐坐，她说好。我把余老大的身世、人品和药酒“情史”（略去未完成部分）说了。她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沉默良久，捏着衣角道：你是他的好友，你说我能为他做什么吧。

葬礼在县革委会对面的烈士陵园举行。那是俯视红河大峡谷的哀牢山山脊上，哈尼人千层梯田的顶头，常见的帽儿样的一片小树林。林子脚挖一个水塘，夏天给小孩子游泳；林子里埋的公家的人多了，老百姓便叫它“烈士陵园”。胖政委致悼词。起先，农林局的领导说，炸鱼摔的，本人出身不好又站错过队，不能算因公牺牲；意思是不给家属发烈士证和抚恤金。家属在昆明开了省级单位的介绍信下来，倒在县革委会门口一哭，他便含糊其辞了。接着，听说家属叫胖政委亲自戴黑纱接见了。忙派人到木材厂连夜打一口寸半厚松木板的棺材，抬回局里又指示，漆五道紫胶，防虫驱潮管五十年。胖政委看了，没说什么。踩灭烟头，喊三鞠躬。然后从兜里掏出讲稿





念道：人总是要死的……烈士他走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作上，和各族群众吃、喝、睡都在一处，晚上还坚持斗私批修读马列原著。他那本老砖头英文字典我见过。一个北京大学生，来到边疆，三十出头了还没讨上媳妇，他不“重于泰山”你们谁“重”？说到这儿，便忍不住脱离讲稿，点了几个再不悬崖勒马就必定“轻于鸿毛”的人的名。我挎着余老大的书包站在末排，悄悄回头，铁梅果然来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悼词结束，领她到前排，同家属握手。她低下了头，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棺材入土时，她忽然问，洒在哪里。接了水壶，闭上眼，仰首啜一口，立刻满脸通红。我赶紧拿出预先准备的熟茶叶让她嚼。那水壶，连同书包，便轻轻放在了棺材头上。

哀生和玉色儿的墓上，相传有两株连理的香刺。余老人的坟头，后来也长出一蓬刺。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上大学，每年清明节扫墓，都看见它，旺旺的蔓延开去……理完信，收起“检查”，这刺还在眼前摇曳。打越洋电话去问，那边的哈尼朋友说，烈士墓(井水塘)早几年就平了，盖了县外贸局的新楼。



他四十岁生日那天，第一次对太太说了粗话。而且是当着我们满屋子衣冠楚楚、刚拍手唱了“快乐生日”的客人的面。太太委屈得哭了。这生日“惊喜派对”兼千禧年赴法画展作品“预展”，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租画廊、设计请柬、到波上顿定宴席、请调酒师、约嘉宾念诗、编写画家生平和代表作的猜谜游戏等等，花了足足两个月工夫。谁想得到，大家屏息凝神，看他“噗”了三遍才扑灭插在生日蛋糕上的四枝蜡烛，灯再亮时，一声吓人的尖叫：隔壁画廊正对我们这溜长桌靠窗挂着的那幅他最得意的《伊甸园》被玷污了。我跟两位熟悉地形的客人赶到窗外查看，又绕房子细细巡视一圈，未发现可疑的脚印。回到屋里，父母都在盘问小孩，刚才有没有溜进画廊恶作剧。回答是一个个严正抗议的“No”。从纽约专门包一架十五座商务客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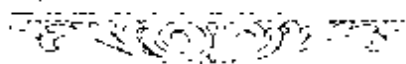
接朋友来贺喜的他的教母气得发抖：怎么可以那样说话？毫无理智！

内子拉我去看那画。一堆枯色块乱线条，铺开在六尺高的画布上，令人想起早晨的鸡窝。幸好餐前喝白葡萄酒互道“哈啰”时，听见客人当中的行家评说，这里是知识之树的变形重组，那里是举着苹果的蛇或夏娃的符号切割，如此等等，就餐时才有一个与邻座认真闲谈的话题。可是现在，一块巴掌大深绿色的油彩砸在画面中央，粗暴地打断了思想与符号间的“对话”：伊甸园又变回了鸡窝。

“救救我，”画家也来到画前，“他们星期一就要来欣赏——就是验收——作品。谁？法国文化参赞和赞助商代表呀！”

据画家太太不时向内子通报，这次为“千禧年敲开欧洲大门”举办画展，可以说使尽了浑身解数。三次功败垂成，最后还是教母出面，请她的好友(我的老师)波上夫人在法国多方运动，才找到赞助，落实了展地：依山(阿尔卑斯山)傍水(日内瓦湖)、遥望洛桑的矿泉小城艾维昂(Evian-les-Bains)新落成的文化中心。眼看到了最后冲刺决胜的关头，却发生这样的不幸，难怪可怜的画家要“那样”说话，蓝眸子里一望无际的绝望了！

报警？白搭。而且不解决问题。换一幅送展？不行。法国人不会答应的，况且展品目录也已经散发。刮掉修补，或者干脆重画？笑话。毕加索用废自行车座和龙头随意搭一个《牛头》雕塑，谁能换一把龙头掉个座“重画”？须知抽象艺术得自偶合、巧遇；刻意的追求、再现，就百分之百毁了它。我把画家推到窗口，劝他镇静。五月的云石



讲礼节，圆桌骑士个个好汉，果真如此，敢不敢和我玩个小小的游戏？亚瑟正色道：你若要决斗，肯定不缺对手。绿骑士摇摇冬青，笑道：新年伊始，举世欢欣，我哪能跟一桌毛孩子干架！我说的是过节互送礼品——只要一个有胆量的同我交换一记斧子：他先砍我的脖子，过一年零一天，再吃我的回报！

大厅好像走空了战士，只听见女人悄悄咳嗽。亚瑟跳下宝座道：给我斧子。你真要干蠢事，谁也拦不了！那巨人双目炯炯，撩起长发，解开衣领，从容如饮敬酒。“慢，”王后身边站起一人，“请陛下恩准，我来玩这游戏——

反正这里英雄济济一堂
教我最弱、最笨，性命
最不足惜，普天下谁个不知
只因加文是亚瑟王的外甥
沾舅舅光，才捞到一星半点
名誉……

这把戏实在太蠢
我先要了，还是交给我打发
合适！”

（《加文爵士与绿骑士》第 351—359 行）

大厅里一片喝彩。绿骑士冷笑道：妙极妙极，加文爵士，这份年礼你来送我最好！说着，便半跪下低了头，露出颈背。加文拿过板斧，掂了掂分量，拉开架势，一跺脚，寒光起处，那颗骄傲的头颅已经落地滚去。众人慌忙将它踢开，仿佛生怕被它一口咬了。那断头武士却巍然不倒。突然，伸手接住地下踢来的血淋淋的头颅，提着绿发，转身一跃，便跨上了战马；那头颅转过破损的面孔，睁开眼睛，将大厅扫视一遍，找到加文，启齿道：“记住你的诺言，高贵的骑士。明年今日，到绿教堂(Green Chapel)找我，领你那份年礼！”说完，那绿骥一声长嘶。刹那间大门洞开，风雪灌入。待到众人定睛看时，巨人早无踪影了，只有铁蹄迸出的火花还在地上闪烁。

回到酒席，切了蛋糕，画家还皱着眉头：这绿骑士玩脑袋倒是够刺激的，得来也算意外。没准可以利用。但怎么把他跟伊甸园搭界？几位行家一听，七嘴八舌争论起来。一个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 1937)就是牛没画好，干脆叫它法西斯，反而蒙出一个超现实主义。另一个说对不起，那是宣传画，共产党的宣传。老毕解牛，是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画家抓过一条红餐巾系上太太脖子，举起她的手唱：“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太太见他来了精神，小声骂他一句，抽了手道：你让我们说话。你们要实现什么，出后门进花园里实现去。

花园不大，一座仿罗马石雕喷泉，两条石凳而已；打开木门，便



《加文爵士与绿骑士》，大英博物馆长诗抄本卷首（十四世纪）。

是上要塞的碎石径。有人醉醺醺的还在追问：你们说艺术并非真理的表现；艺术撒谎，我们上当受骗得了暗示，才如梦方醒找回真理。那么绿骑士，他又撒什么谎呢？我忍不住回答：当然是撒伊甸园，那个大写的“花园”、第一间天堂和终极真理的谎。“好比这假古董喷泉，”画家笑起来，“真理的便池。不过，砍头游戏大概是从初民社会的生殖或地母崇拜衍变而来的，后起的基督教真理如何同它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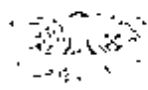
“这也不难。圣诞节不就是顶替罗马人的农神节或太阳生日，最后碰巧，由伦敦的百货公司领头向全世界普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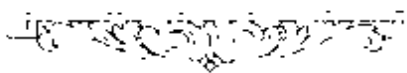
画家拍手道：好个“碰巧”！服了服了。我这就跟绿骑士“妥协”去。各位请自便吧。

大家知道他有了灵感，打扰不得。索性叫上亲朋，结队要塞赏月去了。

次日星期天。吃过早饭，浇了花，上网浏览一遍新闻标题，刚要出门，电话铃响。内子笑道：这么早，谁是画家，被绿骑士缠上了。拿起听筒，却是他太太。说抱歉昨天不便请教，画展有份合同涉及保险赔偿，能否看看。问了一两个问题，提到绿骑士，就叹气：为跟他“碰巧妥协”，画家一夜没睡，“瞧，斧子架在脖子上了！”指的是明天对付法国人。“都说你们律师做事最懂妥协。求求你帮我想个办法。”

可是“碰巧”属机缘和灵感，跟排解纠纷、打官司是两码事。“这要命的绿骑士也是官司呀，”她着急了，“换了你，碰上他怎么办？”我说律师看问题，有时和常人相反，是从可能的(诉讼)结果、目的出发，反推可行的(法律)条件、手段的。“啊哈，”话筒里的声音放低了，“我怎么没想到，目的无非是要有人像他们说的，‘碰巧’上当、给‘真理’捧场；手段呢，总是好商量的——只是不好意思糟蹋你们的周末。”那天的计划，是去波士顿唐人街买菜、吃点心。于是就约他们





下午到美术馆一块喝咖啡，顺便画家也可参考复习各方家流派“妥协”的招数：“不过当心别让他驾车，糊里糊涂拧了脖子！”

凯尔特神话中，传诵最广的砍头游戏，要数爱尔兰英雄、加文的原型之一克虎林(Cuchulainn)的故事。中古爱尔兰语文献称，克虎林为公元一世纪时(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Ulster)王的外甥，是母亲新婚之夜被日神长臂鲁赫(Lugh，参见《网址：伊莲》)劫持，怀孕生下的。原先叫小不点(Scanta bec)，后来因徒手搏杀神匠虎林(Cullan)的巨犬(Cu)，就改名克虎林。有一年，来自魔岛“旋宫”(Caer Siddi)的英雄库罗(Curoi mac Daire)变一个狰狞的巨人(bachlach)到爱尔兰，一手提一截圆木桩，一手握一把套上六头牛才拉得动的大斧子。只有三个勇士敢和他玩砍头游戏。可是前两个见他捡起斫下的脑袋说“明天接着玩”，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惟有克虎林斫了巨人不逃。轮到巨人抡大斧，却是斧背着桩，只轻轻蹭破头颈一层皮。于是库罗宣布：克虎林名不虚传，确是爱尔兰第一好汉。

加文的父亲，在威尔士传说中也叫鲁赫(Llew ap Cynfarch)。难怪加文的力气，随太阳升起而倍增，到中午则无人匹敌，英姿炫耀，犹如他的威尔士语名字：一架五月的艳日里的猎鹰(Gwalchmai)。

史僧高夫瑞(Gaufridus Monemutensis，卒于1155)在《不列颠国王史》卷八说，亚瑟王的伯父安布罗修(Aurelius Ambrosius)误服撒克逊人的毒酒身亡。当晚，天空出现一独芒巨星。未几，那独芒化作一个火球，状若飞龙，龙口吐出两道闪光，一道射向高卢；一道射

向爱尔兰海，再散作七股细芒落下。其时，王弟蟠龙(Uther Pendragon)在军中，召墨林求教(参见《墨林与宁薇》)。墨林道：恭喜了！巨星兆日，王位归龙。但龙子(即亚瑟)才是将来令四海归心的万世真君，远到高卢，都是他的巨属。而龙女的子孙，则要做英国的王。

蟠龙的女儿安娜(Anna，一作继女，即亚瑟的异父姐)，后来果然嫁了一个挪威王子洛特(Loth，即口神Lugh/Ilew的拉丁化拼法)，生下英雄加文。而安娜乃是爱尔兰神话中白女神地母莫甘(Morrigan)的别名，所以她也叫莫甘娜(Morgana)。史称莫甘娜精通巫术。她与亚瑟初逢即相爱，事后才知道竟是同胞姐弟；乱伦所出，便是命中注定了要篡夺父亲王位的乱世枭杰毛德列(Mordred，参见《尾声》)。此是后话。

所以加文的出身，乃至相貌、性格、本领等，都有墨林一路太阳崇拜的渊源。但是，绿骑上来年回报他的“节日游戏”，却将他带入一个充满基督教和异教双重象征、意义模棱两可的绿教堂的世界。这歧义的“妥协”独一无二的记录，便是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十四世纪犍皮纸手抄孤本，中古英语头韵体长诗《加文爵士与绿骑上》：

过了米迦勒节(九月二十九日)，新月如钩，凉风渐起。圆桌上笑话少了，众人心里都记着，谁还欠别人一记斧子。加文道：你们怎么了？我不就是去蹭一层皮？说得亚瑟直落泪。次日，加文来向国王辞行。众人看他——红袍金甲，配他那匹白龙般精壮的“赤耳驹”(Gryngolet)，一张尖盾，正面刻一个五角双钩“所罗门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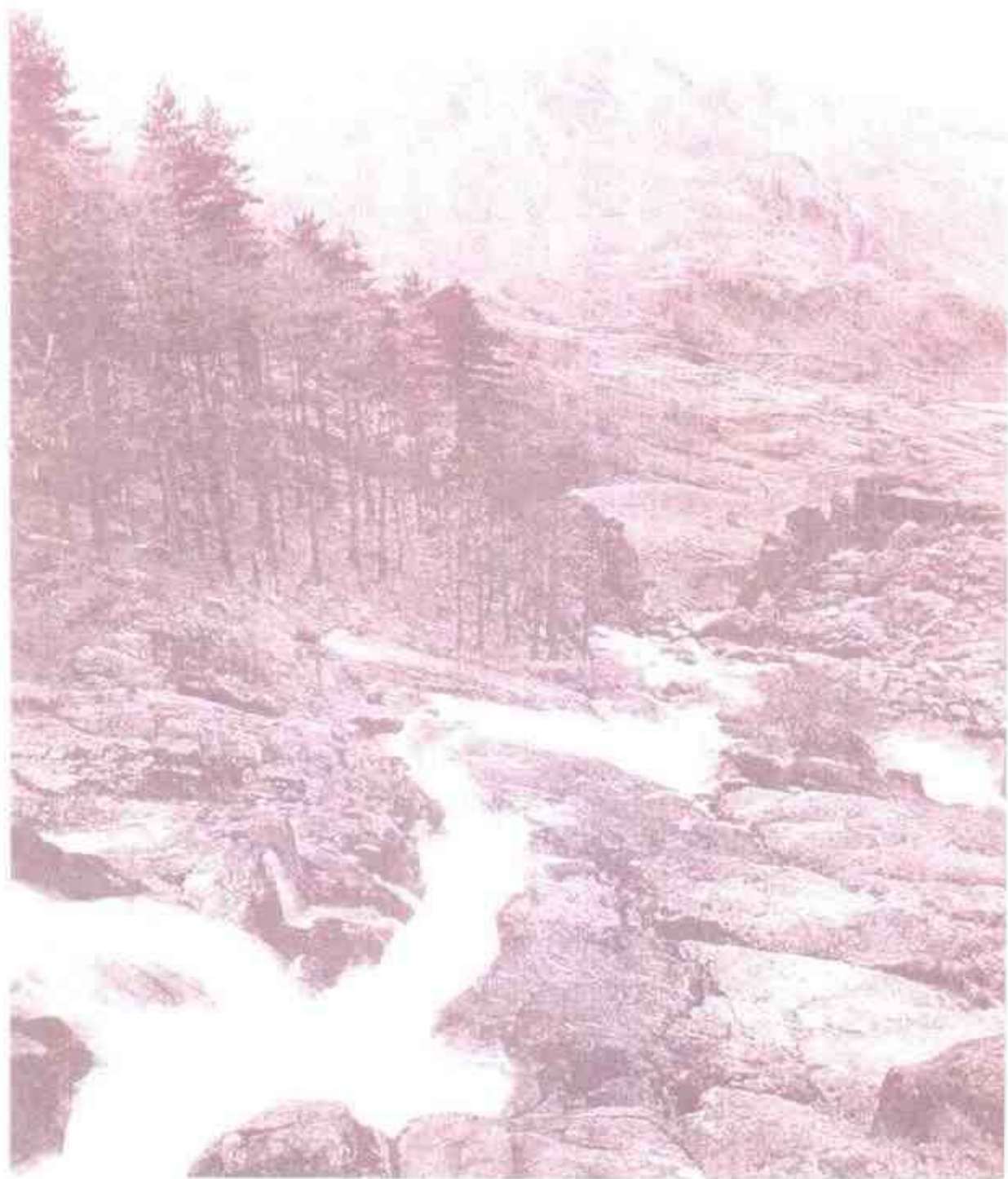


法国中世纪挂毯《五经》之一《秋》

(pentagel), 集天地人间五行(土气火水灵)五德(仁友真礼爱)于一体; 背面画一个圣母像, 他的天堂领路人—— 不觉破涕为笑, 一起送他上了人道。

寻了一个多月, 来到威尔士北部山区, 仍旧问不着绿教堂的消息。他索性弃了现成的路径, 往密林深处走。不久, 风雪交加, 冰河阻隔, 恍若另一个世界, 只有黑狼、毒龙、林怪(wodwos)和他周旋。也不知跋涉了几个星期, 才听见枯枝上小鸟哀鸣。冬云渐晦, 加文心头沉甸甸的, 想到自己平时莽撞, 多有闪失, 便松了缰绳, 合掌闭目向圣母忏悔。画完十字, 愕然眼前一片山岗, 遍植橡树, 树梢升起一座古堡, 银塔绿桥, 不禁欣喜若狂!

进得古堡，主人十分热情。唤人捧上新衣伺候他换了，待酒足饭饱，才动问尊姓大名、此行何干。然后抚掌大笑，原来今天正是圣诞



北威尔士风光 加文爵士寻绿教堂的路上



绿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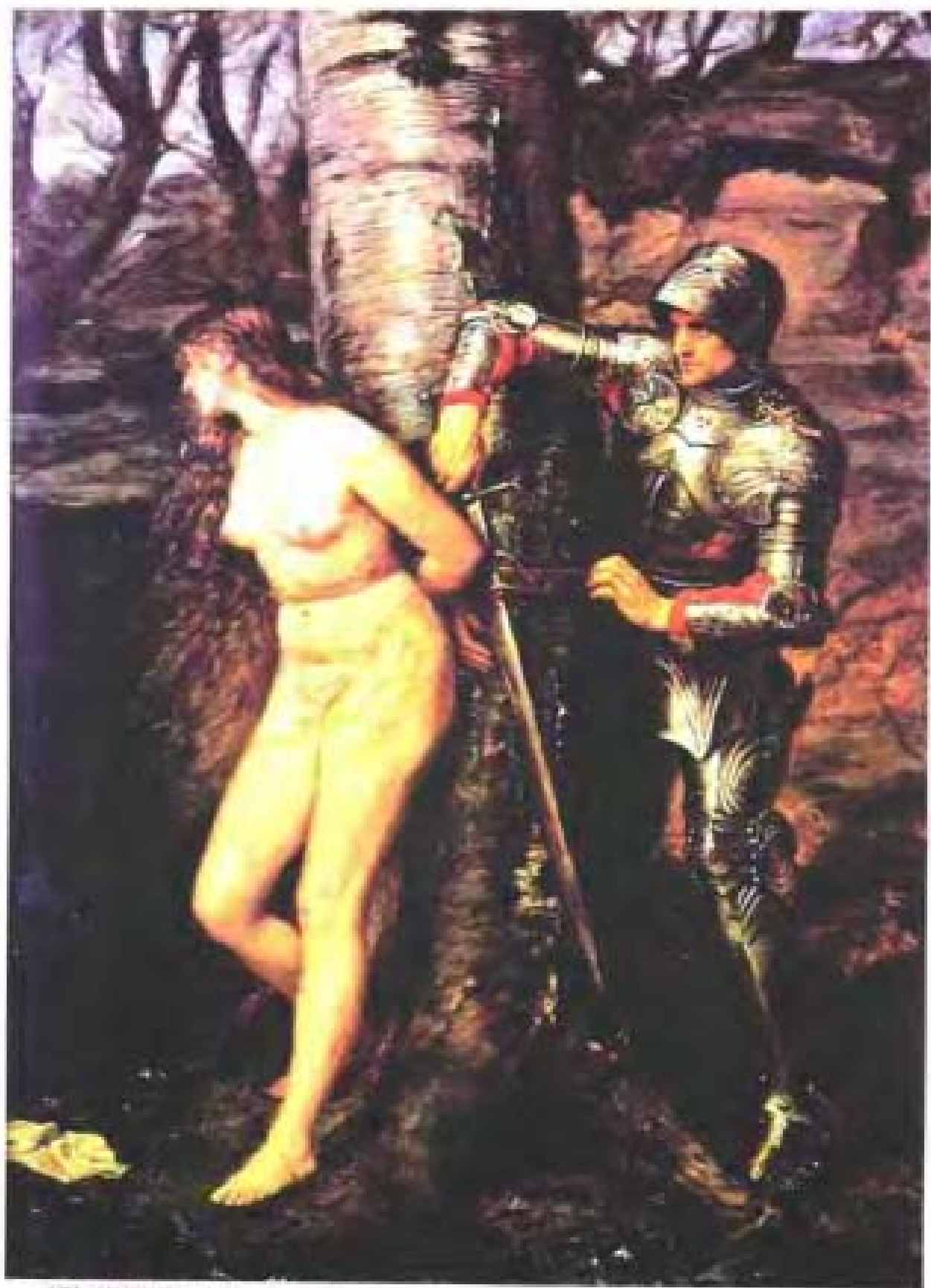
了两记，帷幔便重归宁静了。好不容易挨到天黑，狗吠声由远及近，大门口抬进一头开了膛的野猪。“差一点，叫这勇猛的灵魂撞了，”主人喊道。加文道谢了，在主人唇上亲了两下：今天咱们平手。众人赶紧摆开长桌。

第二天，加文差点掀掉身上的毛毡，碎梦中老是一座无窗无门的绿教堂。墙上那片阳光溜下地板了，才慢慢苏醒，满屋熟悉的芬芳：夫人已经坐在床沿。“朋友，”她两眼柔情似水映照他的双目，“明天此时，有一颗心要永远珍藏起她的偶像。有没有一个纪念留她，哪怕一只手套也好？”他一慌，手心里已经躺下一根酥软的玉人，来不及祈祷，脱口而出：啊，尊贵的夫人，一介武夫的手套怎配得上她的荣誉——为那荣誉，赴汤蹈火乃是他的本分！

“王子虽然不屑留念，”她从胸衣里掏出一只钻戒，熠熠生辉便要套他的手指，“是否看得上这件薄礼？”加文缩了手，渐渐镇定了：慷慨的夫人，他无法回报，怎好随便收下价值连城的馈赠！

“啊，戒指错在贵重。请允许她改正，换一样不足道的随身物——请不要推辞——款式平平，却于你有用：你如果晓得它的本领，就不会看轻它，因为系它的勇上，走遍天涯都刀枪不入！”她恳求再三，他默默地听；听任她解下束花裙的腰带(gordel)，一根绿绸塞在他手里。然后捧起他的脸，在发抖的唇上一连印了三个吻，没说再见，就开门去了。

黄昏，主人带给加文一条剥了皮的赤狐，猎人抢着形容它如何狡



〔法〕萨蒂(1866—1925)《骑士和少女》



【英】 霍格(1630—1696) 《伊西丝》



半蹲着的英雄恼了：要砍快砍，莫非你也怕了？绿骑士第三次举起战斧，大吼一声，荒丘震动，那月牙刃却偏过半尺，只在项上割了一道血痕。加文睁眼一见雪地上的滴血，跳起来退出一杆枪的距离，抓起头盔，举盾抽剑叫道：一斧了结，不许再砍！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绿骑士倚着斧柄，仰天大笑：“了结了结，算你还清了积年债(rihtes)！听着，年轻人：前两记，回报你的忠诚老实，交还我夫人的六下亲吻；第三记，留你一个纪念——你藏了我的腰带——虽然，爱惜生命本来情有可原！”

加文仿佛丢了脑袋，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怎么走出“绿教堂”的，他不知道。怪谁？怪胆小、怪贪心、怪忘记女人可爱不可信，才绑上这根悔恨无期绸？万没想到，绿骑士就是古堡主人高荒伯(Bercilak de Hautdesert)，而这出砍头加亲吻的“游戏”，种种神奇变化，都是那丑老姬的安排——她的真身莫甘娜仙姑(Morgne la



巴黎象牙盒雕刻(十四世纪)。左起：加文刺狮；绿骑士击剑桥；加文舞危梯；三女赏加文。

Faye)作弄圆桌骑士，吓唬桂尼薇的计！

闷闷不乐回到卡米洛城，国王和王后喜出望外，走下宝座到大厅门口拥抱外甥，犒赏他的珍宝无须细表。加文红着脸，说了绿骑士的来历，又解开项上那根他决心戴一辈子留念的绿绸，给大家看那道斧痕。众人异口同声道：从今天起，所有圆桌骑士和夫人，都要做一条绿绸佩在肩上，纪念加文爵士的勇气和忠心！

美术馆的咖啡座，其实是天井里搭的凉棚。叫一杯咖啡，便可对着鲜花读书看报：波士顿的风景，哪儿都有把头埋在书报里的人。画家却仰首望着天井中央的大树，太太叫他几遍才坐了，自言自语道：原来是光线的把戏！恰逢法国印象派宗师莫奈的画展，女士们便去逛纪念品商店。画家先取保险合同给我看了，再讨论明天法国人可能提的问题。绿骑士他已有几种“妥协”方案，但都不甚满意。正在斟酌，女士们拎着纸袋回来了。内子买了一枚“莫奈睡莲”胸针，他拿过去端详，若有所思：睡莲，法国人所谓nymphéa，不就是古埃及的鹰首日神(Horus)和极乐世界的佛，他们座下的花？她长在莫奈的莲花池里，才成了人受光线(主要是绿色)引诱而迷茫、失忆、堕落的纪念……

“人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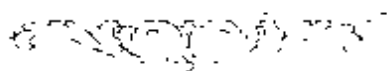
这里，他指着大树。生命(pan)与知识(gnoston)之树。人人心中，年复一年寻它讨回报的那座“绿教堂”，或如长诗描写的，葱茏的荒

关通知，个别展品标签与报关单不符，需扣押该箱展品调查，处理结果待告。据内行人士称，海关办事员最忌查询，一听查询，就把材料塞到最后一格，慢慢处理。画家慌了，不要命似的重新画了一箱运来，谨防万一。画展前两天，海关才来电话：放行。一干人连夜租车搬画，布置画廊，一直忙到开幕式那天中午，几乎累昏了才一切就绪。

我问《伊甸园》怎样。

“那个绿骑士？”她笑起来，“昨天有位日内瓦的贵夫人出了好价钱，说巧得很，风格像她的牙医收藏的一幅名作。今天，就有画商来谈定做代售了。”





我便打开地图，请教沿线的风俗文物。他似乎觉察到我的兴趣，聊了一会儿，替我圈定了形如五角的古城摩帝纳(Modena)：当年，摩帝纳公爵把笃信天主教的女儿玛丽(Marie Beatrice d'Este, 1658-1718)，许配皈依罗马的英王詹姆斯二世(1685-1688在位)，竟改变了英国的命运。一六八八年六月，玛丽早产，诞下一个男婴。新教徒怕王位日后落在天主教王子手里，造谣说他是女巫代怀的假货，王后其实是罗马教庭和法王路易十四的间谍。议会乘机下手。十一月，从荷兰迎来侍奉新教的护国公(stadthouder)威廉，逼国王逊位，史称“光荣革命”，英国宪法上“议会至上”(高于君权)的原则，就是那谣言奠定的基础。“啊，这该不是您钻研过的题目？”一丝微笑爬上他的眼角。

摩帝纳！广播里报了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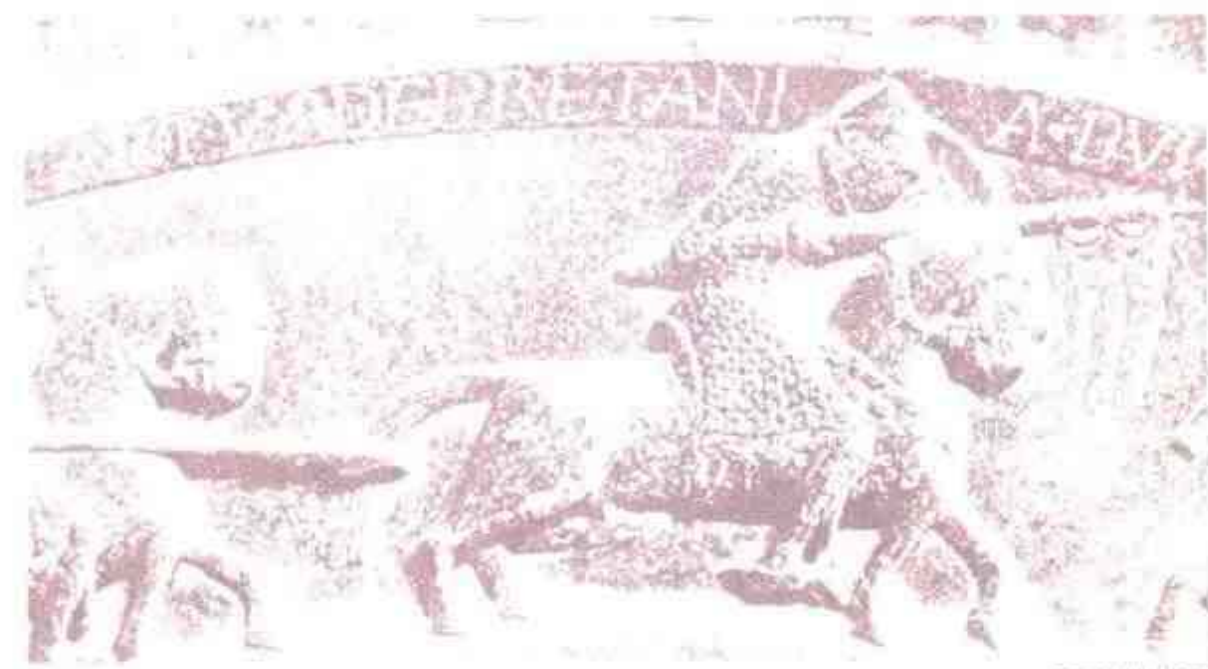
下车存了行李，按教师指示，到游览问讯处拿地图。步出火车站，巍然落入眼帘的第一道风景，便是古城的标志：庄严素雅的罗马式大教堂。

正值午休。暮春的阳光里，尚无缤纷的游客川流。教堂正门朝西，门柱由一对威武的石狮驮着。两侧各镶一面浮雕，讲《创世纪》的故事，从亚当夏娃到洪水方舟。细看，果然如教师形容的、拙朴而无匠气。门推不开，绕到北边，另有一座拱门，支撑圆柱的却是一双力士。门楣刻一溜公鸡山羊狐狸乌鸦等中世纪动物寓言角色，半月形一圈石雕拱饰，隐约可见两队人物。取袖珍望远镜观察，原来是全副武装的

骑士，还刻了名字。调准焦距，读那些字母，却不是拉丁语。念了两遍，再对照人物的姿态、方位，心头一亮：左手三名骑士，为首那人长枪带幡，直取一个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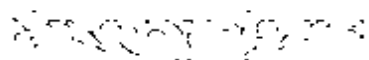
钉锤(baston cornu)的巨人，题名Artus de Bretania，应作亚瑟王；右手也是三名骑士，飞马斗一员悍将，领头的英雄题名Galvagin，正是加文爵士。拱顶，巨人与悍将身后，一对碉楼拥一座水城。水城内一男一女。男倚碉楼作指挥状，名Mardoc，即毛德列，亚瑟的外甥兼逆子；女戴凤冠，名Winloggee，不用说，定是被毛德列造反劫持



摩蒂纳拱门细部

摩蒂纳拱门

摩蒂纳拱门



的桂尼薇王后了。

天主庙堂的门，讲的居然是异教王后的事！

然而当年，这故事很可能也是来教堂做礼拜的市民所熟知、喜爱的。因为它的各种版本，大约自十二世纪中叶起，便屡见记载了。如中古拉丁语《圣徒吉尔达传》说，桂尼薇五朔节出游，为夏王(Melwas)掳，锁在波光潋滟的玻璃城(即拱门上的水城，参见《圣杯》)。亚瑟王搜寻一年方探得消息，遂举兵攻湖。恰逢吉尔达(St. Gildas)传教过玻璃城，从中斡旋媾和，让夏王交还了王后。到了古法语传奇，情节更大大复杂而“成熟”了。王后的救星，换成骑士爱情理想的化身“湖中”郎上洛爵士；拯救，则变为一连串赏心悦目的决斗。如传诵一时，柯雷先奉玛丽香槟伯爵夫人之命而写的八音对句长诗《郎上洛》(参见《网址：伊莲》)。那么，这拱门又建于何时呢？

“公元一千一百年，”冷不防背后一句柔和的男中音。回过头去，一个黑衣黑发的中年人，胸前挂一串旅游纪念章，大概已经观望多时了。私人导游？“上帝保佑您，好先生。”没等同意，他就连珠炮般用英语讲解起来：这大教堂是为摩帝纳的庇护圣徒杰明亚诺(San Geminiano)建的，一一八四年教皇祝圣——您别着急，马上找人拿钥匙给您开门——正门浮雕，连同那对石狮子，是威利杰莫师傅(Maestro Wiligelmo)的代表作。这拱门谁雕的？相传是师傅最不寄希望的小徒弟，名字没人记得了。从前这北门对着又脏又臭的鱼市，叫“鱼市门”(porta della pescheria)，是乞丐偷儿妓女无赖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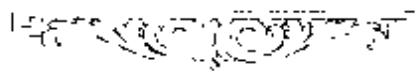
的地方。小徒弟领了雕北门的任务，心想，师傅终于派我一次机会！可这群罪恶的灵魂，我的门讲什么故事，才能把他们引向天堂？刚巧有个不列塔尼游吟歌手过路，在城门口唱亚瑟王救桂尼薇的弹词(lai)，男女老少都赶去听，他也夹在人堆里。半夜，一阵风吹开窗户，飞进一位白衣女神(diva)，凤冠上的明珠，照得他睁不开眼。他以为圣母显灵，正要跪下祷告，女神道：为何还不把我的故事讲来？小徒弟一惊，醒了，黑地里只听得同屋师兄的鼾声。次日，他把梦向神甫说了，谁知神甫也做了同样的梦。梦中……

“对不起，”我打断导游，“拱门上那些名字，是那游吟歌手的方言吧？难怪接近古法语的发音。”

导游笑道：“千真万确！早看出来，是有眼力的收藏家光临。我这就带您去密室看庇护圣徒的墓雕，意大利的艺术瑰宝！”说着便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

踏进教堂，犹如趟入一池积年的阴凉。来到中殿(navata)，坐下环顾。一片斑斓而肃穆的光幔，自玫瑰花窗降落，罩住唱诗班的站台。我往导游手里放了五千里拉，小声道：多谢讲解，让我自己慢慢看吧。

回到太阳底下，看表，将近三点了。导游还在附近徘徊。“能否问一句，先生，您找到这拱门，有谁介绍的吗？”我把火车上的遭遇说了，他便问历史教师的模样、年纪。然后表情严肃了，在胸前画十字：“啊，又是他。真正的香客，都是因他而来朝觐的！”我问怎么回事。



[英] 罗塞蒂(1828—1892):《贝娅特丽采永福》。取材于但丁纪念爱人贝娅特丽采的诗集《新生》(罗塞蒂英译)。贝娅特丽采(形象为画家的亡妻)安详如同睡去。身后,但丁与红衣“爱情”相视,远处可见佛罗伦萨老桥。红鸟头戴光环,来自天堂,衔着莲花入爱人手,象征死亡。

“好些年了，常听游客说，得一个牧人、渔夫或教师的指引来此——仿佛他的扮相每次都因人而异。”

抵达佛罗伦萨，已是满天晚霞。街上行人都变了红灿灿的脸。十年前，凭学生月票漫游欧洲，曾在阿诺河畔一间家庭旅店小住。掌柜老太太祖籍西西里岛，善烹饪，印象极深。此次便传真预订了客房。走进门厅，仍旧是天蓝色墙纸，楼梯拐角还站着那尊无名氏的戏作《米开朗琪罗大卫像毛坯》。老太太却过世了，掌柜的是她独生女。听说是回头客，十分热情，特意开了三楼临河的房间。

房间不大，仅够放一张双人床、一只床头柜、一个书桌。浴室在走廊尽头，房客合用。电视和冰箱，都在一楼起居室。拉开窗帘，暮色里便是那座陶醉了无数文人骚客的桥楼“老桥”(Ponte Vecchio)，朱瓦黄墙、四层三拱。下楼定了晚餐，便到河边闲逛。直到一轮银月东升，桥头传来吉卜赛人的手风琴声，才慢慢折回旅店。还是橄榄油凉拌蝴蝶面，一样的蒜茸奶酪黑豆泥番茄丁浇头，只缺记忆中那条结实的麻布围裙、唱歌般的唠叨。喝完茶，踏着吱呀响的楼梯回到房里，再望老桥，水中早已分不清灯影月影。

火车上和教师聊及老桥历史，不知怎的他便说起地母(Demeter)或白女神崇拜。恐怕也是下意识里欲望、意象的串联，由拱桥月影而拱门月后——桂尼薇在威尔士语的本义，正是“白衣幻影”或“白女神”(Gwenhwyfar)。白女神主月(月历/农时、贞洁/狩猎、生育/丰收等)，属猪，秋后入冥、开春还阳。在属鸦的日神崇拜崛起之前，



“我告诉过你，门里不带，门外也不带；步行不带，骑马也不带！”

可是格丽安骑着一匹公山羊，公山羊站在门槛上。

从此，爱尔兰人管荒原上那些古代巨人留下的奇形怪状的顽石，三根搭门的(dolmen)叫“迪阿美与格丽安的床”，单根独立的(menhir)叫“费昂的拇指”。因为迪阿美和格丽安逃遍了荒原，费昂的搜索更是无处不到。

迪阿美从小有个怪忌(geis)：不能听见围猎的吠声；否则脚一着地，就要一直追上猎狗才停得住。十月里，费昂巡山，溪水飘来几片木柴，每片都弯弯的削九个卷。费昂知道，全爱尔兰只有迪阿美的刀削得出这样的卷。当晚，便放出大群猎狗，围堵糟蹋庄稼的大野猪。躲在山洞里的迪阿美听见了，就要起床。格丽安一把抱住他的腰：“不是猎狗，是黑月仙姑在骗你！”哄了两回，吠声还不止。迪阿美坐起来听，脚落了地。

他奔到山顶，迎面碰上走投无路的大野猪。投枪击中它的前额，弹飞了；宝剑砍在它的长鬃上，断作两截。来不及爬树了，就在那冥兽撞到脚下的瞬间，他向前一扑，倒骑了野猪！野猪背着他，箭一般直下沟壑，越过小溪，再冲上山梁，将他摔在荆棘丛里，獠牙挑起英雄的腑脏。但迪阿美倒地之际，剑柄对准那债主的太阳穴，用尽最后的力气，放逐了它的灵魂。

等费昂驱马随猎狗赶到，血泊里外甥还剩一口气。

“舅舅，你要是愿意，还来得及救我。”

“怎么救？”

“人都说，你小时候吃了在知识之树的树阴下游水的鲑鱼。从你的掌心喝水，可以保青春去百病。”

“这荒山顶上哪儿有水？”

“向前九步，就是野猪每天饮水的地方。”

费昂走了九步，果然一口潺潺的清泉。他蹲下去双手掬了水，站起来往回走，却想到了格丽安，水就从手指间漏了。转身重来，又想到新娘，又漏了水。第三次，才把泉水捧到迪阿美嘴边。可是迪阿美已经咽气了。

这类故事的神话母题并不复杂：海底青春国，一如水城，无非是冥府的变相；野猪，金秋入冥之兽，则是拯救者的变相。如此，劫持者(外甥/儿子/叛徒)和拯救者(舅舅/父亲/国王)互戕的命运，其实是劫入冥府的地母得以新春还阳、复苏大地的必要条件(牺牲)。难怪亚瑟王(号“康沃尔的野猪”)不听视者墨林的忠告，非“白衣幻影”桂尼薇不娶，而终不能避毛德列埋伏的金枪。

同一母题，在希腊神话的变体，便是地母女儿(Kore)被冥王(Hades)掳去做了新娘，又重返阳界，万物更生的故事。那“纤纤脚腕，宛如月钩”的新娘，实即地母的一个殊相，因为白女神乃是月亮三相(新月、满月、黑月)的总名和真名。五谷四时，凡大地生养哺育的，皆服从她的旨意。故她又名“布法”(Thesmophoros)，古代雅典



【意】贝尼尼(1599—1690)，雕塑《冥王劫新娘》局部。



的十月地母节(Thesmophoria)是专属已婚妇女的庆典，男子须回避。祭祀仪式包括头戴麦穗花环跳舞，通称“入阴”、“回阳”，演的正是这“劫新娘”的故事。“斗冥兽”则化为贡献，就是将小猪、面饼连同松枝(一说桃枝)扔入“地母女儿洞”，喂洞内豢养的神蛇。此为节日的第一日。第二日禁食。第三日叫“生美”(Kalligeneia)，也是礼赞地母的号。在“生美”日将洞内上年留下的腐肉、饼渣、松枝等捡回，跟谷种一块拌了，开春播下就能保证丰收。

地母神圣如此，破她的法、犯她的忌，即是种下大祸。奥维德《变

形记》卷十载，没药(Myrrha)公主恋父，地母节乘其酒醉，登床共寝而成孕。是时，王后正身着白袍主持祭典。神明不悦，变公主为没药树；那破树而出的婴儿，“母为姊、爷同父”(sorore natus avoque suo)，便是爱神(Venus)的宠儿美男子阿多尼(Adonis)。结局可想而知：阿多尼狩猎忘了爱神的警告，把投枪瞄准了野猪——晚了，晚了！等到爱神听见他的惊呼，踢开金羽的乌云——“獠牙一吻”(莎士比亚语)，戳穿了他的腿根……

楼梯下扑通一声，像有人跌倒了。推门看时，一个吉卜赛男孩，八九岁光景，被一个面孔黝黑的汉子揪住，正在挣扎。嘴里嘀嘀咕咕，大约是吉卜赛人的话。那汉子只披一件衬衫，抬头看到我，一惊。男孩乘机脱身，往后门一蹿而出。前门已经敲得咚咚响，街上还有人嚷嚷捉贼。汉子开门道：什么事？我这里怎么会有吉卜赛孩子？支走了来人。老板娘扣着毛衣出来，见我下楼，笑道：他是我丈夫，来，我给您介绍，本地最能干的石匠兼哲人！石匠关上门，握了手道：真抱歉，打扰您休息了。

次日起个早，又去河边散步，顺便给老桥和对岸的宫墙、钟塔照相。晨曦中远远跑来一个人，向我挥手：早安！却是石匠，一身运动服，前胸后背都湿了。“您也喜欢‘圣十字’钟塔？塔顶那圈栏杆是我给补的。”原来他是维修古建筑的手艺人。问他修复过哪些名胜、如何选石料打图样。他见我问得认真，笑道：回家让您看照片。

吃过早餐，他便领我进地下室。两台电脑，一排档案柜，几张扶手椅，却不见石匠家什。原来是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有关名胜的图片资料和数据，都存在电脑里了。从文档调出照片，一处处古建筑的结构、选材、细部风格、石工门派等等，他坐在扶手椅里侃侃道来，和昨晚“捉贼”的汉子判若两人。听他口气，可能还是本地行会的掌门师傅。不觉肃然起敬，说了发现摩帝纳拱门的感想：那面朴素无华的半月形石雕，恐怕是亚瑟王传奇在欧洲大陆“走红”最早的记录——先于任何现存的文字记载。

“那拱门，”石匠收起笑容，“对于我们的存在和事业，则是历史同宗教的见证。”说着，拱门已经闪耀在电脑屏幕上了。他按动鼠标，将取景框移至拱顶，杜尼薇和毛德列之间，放大，去影、重新着色。“您看，这是什么？”昨天看似一面残缺的盾形纹章的地方，隐约现出一个三角图像，仿佛一座半遮的祭坛。祭坛上方，落下一滴泪或挂着一面镜。我迟疑了：三角？三角什么？

他不说话，手指在桌上点了三下，画一个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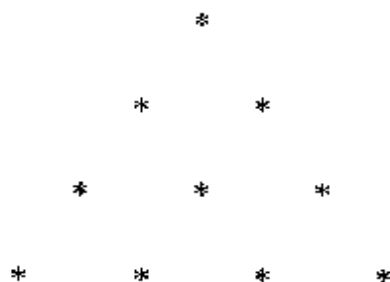


三位一体？他在三角内再点三下，大三角套小三角：

打开玻璃岛之门



让我想想…… 一点、二线(二点成线)、三面(三点成面),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圣十点金字塔(tetractys)!“说得好,四点成维。”他在三角下添上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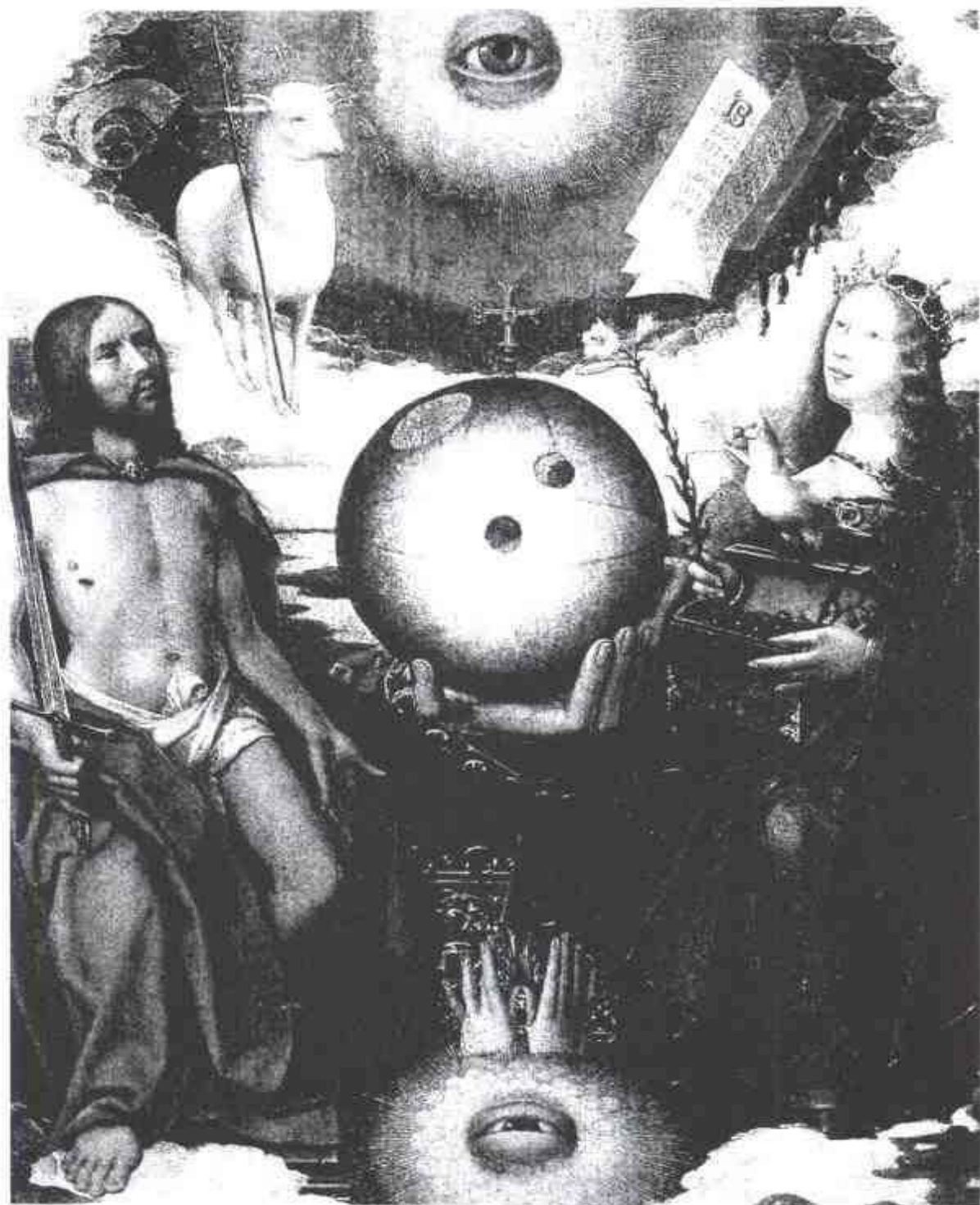


三边生四维:四季为年。“四维生五行:土气火水灵……”

哪一点是“灵”?“当中这点,”终于他眉心绽出了笑意,“瞧,它与金字塔任一边相加都等于五;与任一角相加则得四。”

五行生光,生智慧(sophia);五音(五个希腊字母)写智慧女神的名(A-th-e-n-a)?“不,大智慧、大光明来自天眼(Providentia)。天眼居中,无所不见,无论日夜雨晴!”

他果然是哲人呢,我豁然觉悟:天眼,是秘密社团共济会(Masonry,会员称“石工”,曾遍及欧美)信仰的象征。如果拱门上那“泪珠”或“口镜”代表天眼,那么摩帝纳城墙五角五边也就顺理成



【佛兰芒】普罗沃斯(1465—1529),《神圣寓言》。上为上帝天眼。左为持剑(言)耶稣。右为放箭(圣灵)新娘(教会)。下为灵魂心目。灵魂之手两拇指合并作女阴状(地母)。

石匠说,其实共济会也好,玫瑰十字也罢,其教义的渊源都在神秘派柏拉图主义“求天国于我”的信条。诚如德国神秘主义宗师艾克

哈(Meister Eckhart, 1260—1327)阐述的, 赞美上帝, 与其说玛丽的肉身怀了耶稣, 不如说圣子孕于贞洁而光明的精神。上帝运大智慧造物, 惟生一子, 即无分贵贱种族的“我”; 生我于万物的同时, 我也与天父同在了。故生我即生万物; 我即本身与万物之因……无我, 上帝亦无。所以, 耶稣才讲: “若领导你们的说, 天国在空中, 那么天上的鸟儿飞在你们前头了。若他说, 天国在海里, 那么鱼儿游在你们



【荷】伯西(1450—1516):《天嘲》局部, 中央盛仁里是耶稣, 四周围绕七大罪恶: 怒、骄、淫、懒、贪、妒、妒。耶稣像下的拉丁语意为: 当心当心, 天主明察!

前头了。天国既在你们身上，又在身外。若你们懂得认识自己，主就认识你们；你们就懂得，你们是那活着的父亲的儿子……劈开木柴，我在那里；翻起石头，那里你们就找得到我。”

他引的是一九四五年在上埃及纳哈玛地镇(Nag Hammadi)出土的早期灵知派(Gnostics)经典，“活耶稣”语录《托玛福音》。

“所以，”他指着桌上那座无痕迹的金字塔，“拱门上的天眼，既是无知者的奥秘，又是灵知者再明白不过的寓言，劈木柴翻石头那么简单。您数数，拱门上几个人物？如何排列？谁居中？”

“地母居中，”我叫起来，“小徒弟梦见的她头上的明珠即是天眼！”

石匠已经撕下一页便签，画上金字塔，填进十个人物——毛(德列)、亚(瑟)、加(文)各率二将，作三个三角，将桂(尼薇)围在中心：

毛
毛 毛
亚 桂 加
亚 亚 加 加

“那里，就找得到我，”他轻轻说。正要接着问，电话铃响了；便起身告辞。握手时，分明感到了他掌上的茧。

当年访问佛罗伦萨，是想追寻“英诗之父”乔叟(约1343-1400)的所谓“意大利时期”，体验诗人体验过的但丁(1265-1321)和薄伽丘



第三天，经伦敦夜航返美，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境。那是常用的空港，设备虽旧却方便：取行李过海关不用走太远的路，一美元租手推车；一出海关便可办理中转、打公用电话。来到租车处，拿出一元钞票往收款机里塞。塞了两次都吐出来，想是反了，掉一面，刚要塞，恍惚觉得那票子绿得奇怪。定睛再看，票面突然大了——一对原先从未留意过的图案，一正(右)一反(左)，题作“美利坚合众国国玺”：正而为老鹰十三星纹章，该是喻十三州独立建国。反面却是一座无头金字塔，如祭坛；坛上，悬空一个三角，光芒四射，三角内睁着一只如泪如日的眼睛！

心跳加速，仿佛时光在倒流。绕在手指头那根金线，飘向摩帝纳，飞向石匠的地下室，他还在讲“我们的存在和专业”……手里，周围许多人手里，都在摊开钞票，亮出国玺反面的天眼。而我看得真切，天眼两侧，各一拉丁词：

ANNUIT COEPTIS

(神赞赏我们的事业)



小阿忒(Art)决心救亚瑟王那天，家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顶重要的，就是他下了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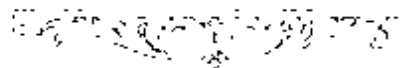
具体说，就是他读完我送的小人图画书《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前六章，戴上蜡纸王冠，举起湖夫人秘制的“削钢”(Excalibur)木剑，大叫三声：墨林何在？然后，拿透明胶带把第七章《尾声：亚瑟之死》封了。后来他悄悄告诉我，那神通广大的“天下第一号视者”得知亚瑟王有难，赶紧从冥界返来，现了原形，和他一块儿发誓“永不启封”——不是吗，假如你不去翻《尾声》看，让亚瑟王仍旧每天在他的故事里主持比武大会，和桂尼薇王后一起，坏蛋毛德列爵士哪来的机会下手，劫王后，害国王呢？只不过，阿忒解释，故事得天天讲，不能完，也不许断。否则，亚瑟王没了故事，就只好冲进《尾声》，像

书上说的那样。

第二件，阿忒的妈妈又加入缅因大学的海洋生物考察队，一早出发，奔赴南太平洋的某个群岛了。那群岛从天上看——假如你变成一架自由自在不用做算术题的信天翁的话——犹如一弯新月，跳入湛蓝的大海洗澡。妈妈在阿忒的地球仪皮球上画了一棵棕榈作标记，说那边正值盛夏，和新英格兰刚好相反。她要去一个多月，要带回漂亮的珊瑚、海螺等等，但不能在阿忒入睡给他念故事了。换爸爸念。可是爸爸在波士顿电视台工作，常上夜班。所以妈妈请了邻居小姐姐来陪他。那小姐姐除了看电视、听音碟、拿冰箱里的必胜饼吃，还会什么呀？肯定讲不了故事的。幸好爸爸想出一个主意：他保证每天晚上往电脑里输入一个故事，存在新建的“亚瑟王”文档内，第二天放学回来，阿忒就自己打开读。有什么读后感和建议，也写在电脑里，爸爸下班，到家就可以看。这样，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密切配合，亚瑟王就不用担心《尾声》了。

第二件，阿忒还不知道呢，却是爸爸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糟透了，差点忘了输入故事！我知道这事，因为半夜“的铃铃”电话闹，是记者在回家途中：“喂，喂，醒醒！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织女星人的飞碟！他们把我捆在手术椅上了，往我眼睛、鼻孔、耳朵里戳探针，一根接一根，啊，啊，好像要回收上次植入我脑袋里的生物芯片！”

吓我一跳。飞碟捕人，原本是他一九一九年“深度采访”一炮打响的获奖节目；那年二月，也是午夜，有个波士顿夜总会的女招待下



个人回厨房翻晨报，头版头条便是报社大解雇的消息，名字有几个是认识的。记者心说，怎么事先没漏一点风？往下读，气就不打一处来：报社宣布的理由，居然是“有关雇员”在公司电脑和内联网上接发、下载或储存了“非关公司业务而可能冒犯他人的电子邮件资料”。而按照雇员的说法，那些犯规资料，至多算本科生玩笑，欠庄重而已。好比网上那个一天一幕，屁股粘在马桶上的屎太郎“肚弟”(Doodie.com)动画片，本来同事间看着玩，谁也不拿它当回事的。“十足的伪君子！《宪法》第一修正案(即言论自由)还管不管用？”

他赶到电视台，果然同事都在私下议论。有人解释，报社实际是怕惹性骚扰官司：去年，某石油公司不就因为职工一句玩笑，“二十五条理由啤酒比女人可爱”颠倒做成“默许或容忍不友善工作环境”的证据，输掉官司，赔了“受害人”二百万美元？如今上班，男人不用刮胡子打领带，女人可以穿拖鞋露肚脐眼；说话写字，却比维多利亚朝的淑女还“正确”、正经。“淑女！这词儿什么味？我闻着像性别歧视呢。”“对不起呀，尊敬的雇员，那句话我收回。”也有人担心，这股“骚扰人防”的风，已经吹到电视台了。这不，人事主任刚钻进内联网管理部，印了厚厚一沓什么资料，抱去她的办公室了：所有在公司电脑上处理、通过内联网收发的资料，伺服器里都存档一份的，将来出问题好做证据。“听说，连删除了的文件都可以复原？”“这有什么奇怪。只消装上监视软件(例如‘击键日志’，网上零售价不打折扣才九十九美元一套)，你按下的每一键都能录下，不论在线、离线！”



[英] 比亚兹莱(1872—1898)《亚瑟王梦遇怪像》

不信，找份反监视防‘虫’(bugs)软件，查查你办公室的电脑，马上记你一个大过：公司财产，不得擅动！”



林语堂译

Yanis Gutrin

记者听到这话，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公司不准上班干私活、了解雇员八小时内的工作效率，他倒不太在意。但假如键盘上手指的每一个动作、屏幕上出现的每一格图像、连雇员自己都把捱不了的原始思维和心理活动，全在雇主监视之下——亦即在警察、税务官、联邦特工、私人侦探或任何愿出市场价购买资料的商家、个人掌握之中——那，不就等于上了飞碟！更糟糕的，每逢阿忒放假，他还常在家里上电视台的班，所谓“在线办公”，他在朋友中间颇为自得的“网虫生活方式”的标志之一。为此，电视台特许他的私人电脑配备公司的网络保安软件。所以很可能，家里那台电脑也做了手脚，在监视之列了。“怪不得电脑里数不清、扔不完的‘饼干’(cookies)，都说是‘虫’食，是吗？”

“饼干”，是网络伺服器喂给电脑浏览器的一串数据，在指定文档内存为一条用户地址，接通时自动向伺服器反馈，俾便喂食者建立用户档案、追踪用户在线行为等。

“那么，整个网络都被盯梢了，包括你我手中的电话！”

岂但如此。你去机场、银行、会议中心看看，拎着手机晃悠的人十有三二，是在窃听。记者忿忿道：“这个节目我迟早要做的，网络的专政、零隐私世界！”大概说到节目，想起答应阿忒的任务，叫一声“上帝”，便“言归正传”向我讨故事：“他都背得烂熟了，你那忠实信徒，什么《圣杯》、《哀生》、《绿骑士》。怎么得了？有没有他还不懂的经，传我一部念念，至少坚持到他妈妈回来。”最近记者对佛

教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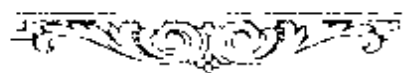
我建议讲郎上洛：节奏慢，线索多，光寻找桂尼薇王后那次，他一路蹲囚车、爬剑桥、斗幻狮等等二十道考验，一天一道，一个月就打发掉了。网上还有现成的故事指南。

“可是阿忒才六岁，这种内容……”

我忍不住打一个哈欠。他不好意思了：“好，好，先拿郎上洛对付一下。要不你周末过来，尝尝我的‘伦敦红’？顺便考考阿忒，看到底进步多大。”“伦敦红”是他在地窖里自制的时下流行的“微酿”啤酒。自从我们夸奖味儿香，蛇麻子有劲，要给他登报宣传，他就改了口，说秘方传自阿忒的外公（已故），并非在哈佛的夜校（成人教育学院）上课学的。

好像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说过，我们大人(尤其有教养的男人)，常患一种“妄疾”(folie)：喜欢把自己有限的见闻当作“合理”乃至“真理”的尺寸，去衡量小孩的兴趣、知识和判断。要不是问了阿忒，我也根本想不到，他营救亚瑟王的计策，居然是受《猪圈王子》的启发。《猪圈王子》是中古威尔士语经典，古人归于启迪心智的“童话”(mabinogi)一类；今天的大人看了，却只道是荒诞传说或野蛮风俗的记录：

丽日(Goleuddydd)王后刚怀孕便疯了，不肯住王宫，连草屋也不



《骑士洛夷爬剑桥斗幻狮救王后》，巴黎国家图书馆《威尔士》抄本插图。

敢进。直到临盆了，神志才清醒，发现自己躺在猪圈里，一害怕，儿子便呱呱落了地。抱去教堂受洗，取名“猪圈”(Culhwch)；又按贵族的习惯，送到舅舅家养。可怜的丽日却病重了，一片红霞才涌上面颊又黯了。她求国王：答应我，除非我坟头长出刺来，你不给猪圈找后娘。国王道：是，我的爱。她又把忏悔神甫叫到床前，命他替自己修剪坟头。神甫道：是，王后陛下。

丽日死后，神甫在坟头剪了七年，便渐渐荒疏了。一天，国王打猎路过，见坟头石缝里钻出一根嫩绿的刺芽。召大臣商议，大臣道：丧期已满，可以纳后了；道戈(Doged)王的夫人最配陛下。于是国王发兵攻杀道戈王，夺了夫人。一晃又是七年，新王后无孕。寻女巫问卜，女巫道：恭喜呀！有王子，已满十四岁了！质问国王，国王无奈，只好把王子从舅舅家叫来，拜见后娘。新王后眯缝着眼打量猪圈，笑

道：差不多成人了。我女儿和你一般年纪，许配给你如何？王子道：我还小，不到娶妻的时候。新王后脸一板：

“那么我咒你一辈子挨不上女人身子，除非你赢得了那巨人头(Ysbaddaden Penkawr)的独生女，脚印里长花的白踪(Olwen)！”

不料王子听到姑娘的名字，眼睛放出光采。

“天哪，”国王大惊，“你别去惹巨人头！去他那里求亲的人，脑袋都割下来插在门楼上了！还是去你表兄亚瑟王那里，请他给你剪发，做他的随从，替他效力吧。”

猪圈二话不说，转身出了王宫，操起他闻风见血的月牙斧，跨上他金鞍银辔的四岁驹，急急如六月的露珠坠地；蹄子下四朵尘云，仿佛驾起四只飞燕，腾空而去。

风餐露宿，奔波了一年不止，才找到巨人头的山楂堡，门楼上果然吊着一排骷髅。下马到牧羊人家打听门道，窗外忽见一位金发齐腰的姑娘，一个人来到泉边洗头；身后，只只脚印里一对晶莹的三叶花。王子急忙上前求婚。姑娘道：哎呀，我答应父亲的，要他同意，我才嫁人。你若能满足他的条件，就跟我回去对他说吧。不然，我劝你趁早走开！

猪圈提了月牙斧，随姑娘来到城堡下，如饿虎扑食，一气斩了全部九座门的门卫连同看门狗，才入城直奔大厅。巨人头坐在山椅椅上，喘着气：“我的门卫和看门狗都干什么去了？来人哪，快把我的眼皮撑开，让我看看谁想当我女婿！”原来，女儿出嫁那天，便是巨



THE WOODSMAN AND THE WIFE



人头的死期，所以他从来不准备善行求婚的人。

“好大胆的年轻人，要我把女儿下嫁与你，你得答应办成我要的东西。你敢不敢？听着，我要那牝马神(Rhiannon)养的将死者唤醒、给生者催眠的黑雀儿，要它们在我女儿新婚之夜给我唱歌。”“行，我这就去办。”

“别急。我还要那虚无飘渺的仙界(Annwn)里炼造勇士的大锅，用它炖肉办婚宴。”“行，我这就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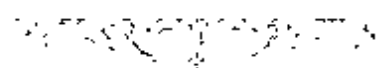
“别急。办婚宴先要刮胡子；我的胡子粘住了没法刮，除非涂上那白巫女儿黑巫的血，她住在地狱山的万愁谷。”“行，我这就去办。”

“别急。刮胡子先要理发；我的头发卷没法梳直了理，除非用那插在野猪王(Twrch Trwyth)两只耳朵中间的梳子和剪刀。”“行，我这就去办。”

“别急。野猪王没有猎狗能赶它，除非那吠声如雷的白犬儿(Drudwyn)。”“行，我这就去办。”

“别急。白犬儿没有猎人能牵它，除非那地母儿子(Mabon)亲自来；可他生下才三晚就被人偷了，世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行，我这就去办。”

巨人头一共点了三十九桩奇迹(anoethcu)。猪圈王子想起父亲的吩咐，便向表兄亚瑟王求助。亚瑟王听说，即遣总执事凯伊(Cei)、独臂将军伯畏(Bedwyr)和翻译官古悉(Gwrhyr)探听地母儿子的下落。凯伊的本事人人知道，他能九天九夜潜在水底，九夜九天不睡觉；他



还能长得跟参天大树那么高；隆冬季节，他手心却烫得可以点火。伯畏是天下数一数二的美男子；虽然独臂，战场上，谁出手溅血都没他快。古悉精通世上一切语言，飞禽走兽游鱼，没有他听不懂的。三位英雄造访了见多识广的鸟鵝、公鹿、猫头鹰和老雕，最后找到卧在舵湖(Llyn Llyw)底的千年鲑，从它脊背上拔出五十把鱼叉，才得知地母儿子囚在塞文河上的格罗斯特(Gloucester)。于是凯伊和伯畏大发神威，骑着千年鲑逆流而上，杀进监牢，救出地母儿子。接着，亚瑟王亲自率领众勇士，探仙界入地府，将奇迹一桩桩办了，直至野猪王交出头上的梳子和剪刀。猪圈工子得了宝贝，带着伙伴们去到山楂堡，在巨人头的脑袋插上门楼的当晚，娶了脚印里长花的新娘。

你要是同意阿忒的看法，也会说：倒霉的巨人头，你太蠢！本来很简单一件事，你怎么糊涂了？古今中外——没错，“中”因包括在内——奇迹千千万，干吗只数三十九桩？继续数，别停，数个三千九百桩，猪圈工子恐怕要哭鼻子呢！是的，封书讲故事救亚瑟王，跟数奇迹是同样的原理。我把这条原理的辉煌发现给记者说了，他立刻报告太太。太太叮嘱：下次带阿忒去爷爷奶奶家，这成就别忘了告诉他堂兄堂姐的父母。

于是根据原理，父子俩天天在电脑上编故事。星期天晚上，和妈妈通完话，阿忒便催着爸爸上网“收集素材”。访问了几处儿童教育和图书网站，突然伸出小手，大拇指摁着屏幕上跳动的广告：“变！”

记者尚未反应过来，广告上那个额头画一道闪电的儿童偶像孤儿哈利(Harry Potter)眨了眨眼，蓬蓬头套进铁盔，红斗篷罩上金甲，胯下的扫帚化为骏骑：孤儿长成加文爵士了！以为是巧合，换到体育、财经网页看，奇怪：所有广告，从信用卡、旅行社到在线投资、星象算命，都用了亚瑟王故事的角色，仿佛那网络“虚拟”世界的深处，有谁察觉了用户的意图，针对他的爱好，重新设计编排了广告。

记者有点害怕，又觉得好奇。试着把我借给他的《猪圈王子》英译本，扫描了存入“亚瑟王”文档。屏幕上却亮起了警告：重复！此故事部分内容已经讲/听过。阿忒一看，拍手欢呼：真聪明！让我来问它。说着便输入一个问题：告诉我，亚瑟的父亲是谁？

“请限定，生父还是养父。”一行字出现在提示栏。

“当然是生父！”阿忒叫道。

“生父：蟠龙，不列颠王。相关检索主题：意格琳(Ygraine)，亚瑟诞生。”

“嘿，你会听？我要亚瑟诞生！”

搜索引擎的运行标记旋转起来，仿佛“虚拟”世界里那个人正在思考。视窗黑了，只剩下点点星光。突然，一条火龙升上夜空，张牙舞爪，金星四散，化为字母词句，组成一篇故事，大意如下：

话说蟠龙利用火龙飞天的吉兆登基，随即大败撒克逊人，在伦敦设宴酬劳功臣盟友，重铸和平，宴会上三哥康沃尔公爵的



亚瑟骑士盾，十五世纪德意志制造，比武大会专用，上缘有托矛的凹口

夫人意格琳美丽出众，蟠龙竟一

见钟情。公爵察觉了，偕夫

人不辞而别，蟠龙大怒，兴

师讨伐。公爵退入康沃尔

北岸的天梯堡(Tintagel)抵

抗。天梯堡高踞峭崖之上，

只有一条石径“天梯”进

出。蟠龙久攻不克，欲借墨

林的法力。墨林开条件：好

事做成，所生婴儿归我抚

养。蟠龙顾不得许多，一口

答应了。墨林请佯装军心

灰战，弃辎重粮草退兵。公

爵果然中计，出城追袭。于

是墨林给蟠龙服了仙丹，

又念动咒语，将他变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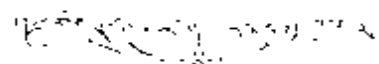
爵模样，入天梯堡会夫人。

相传，真公爵中埋伏倒地那

一刻，正是意格琳怀上假公爵

龙种之时。而亚瑟诞生当晚，墨林

突然来到，蟠龙无奈，让他抱走了婴



记者脑袋里嗡的一声，差点抡起门背后的垒球棍：零隐私世界！

说话思维感觉反应，全都擦不掉、藏不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酷！”阿忒已经跑到电脑桌，爬上靠背椅，“你叫什么名字？怎么知道这么多亚瑟王的故事？你住哪儿？”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他们叫我‘从前与将来的王’(Once and Future King)。”

亚瑟王？还“从前与将来”，搞什么名堂？连孩子也不放过！记者愤怒得说不出话来。阿忒却满脸通红，跳下椅子，向屏幕深深鞠了一躬：“是，陛下。谢谢陛下，亲自给我讲故事！”

星期一，记者决定绕道上班，走一条平时不走的岔路，尽量避开“零隐私世界”预设的监视。手机和办公室、家里的电话一样，肯定是放了“虫”的了。所以他从公用电话亭给我挂电话：

“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要做的那个节目，明白吗？这会儿不能多说。星期六，还是‘伦敦红’……”便挂断了。

不想星期六，临时从北京飞来了一对友人夫妇，带他们在哈佛校园和波士顿参观一天，没能去成记者家。发电子邮件请推后一周，答复只一个字：OK。谁知接着就发生了意外，让我跟“零隐私”失之交臂。阿忒尤其觉得可惜，“他走之前，还问起你呢。”

“谁？”

“亚瑟王呀。”

物”，比如那块“闲忙狗史努比”(Snoopy)潜水表——湖夫人不是住在湖底吗？说不定有机会访问她？“虚拟”世界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当然，阿武也没忘记那本封了《尾声》的书和床头那张全家福——他没敢跟爸爸讲，怕他不同意、不肯信——正要滑鼠标摁“上马”纽，突然，停电了。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直到吃过晚饭（爸爸带他去公路边亮灯的那家“汉堡王”吃的），供电才恢复。打开电脑，问它问题，就再没有亚瑟王了，无论网上网下。连先前的聪明和记忆也不见了，虽然那些“虫”和“饼干”还在。

记者稍稍宽心，安慰阿武一番，保证明天继续讲故事。看晚间电视新闻，才知道“黑客”利用几间大学的伺服器网，定时突发巨量“垃圾邮件”淹了电子湾拍卖行、亚马逊书店等多家电子商务“巨人”的网站。联邦调查局立了专案，关闭伺服器网调查。“原来如此，”记者叹道，“我说怎么断一天电，亚瑟王就不见了！”再查电脑文档，发现多出一篇故事。阿武认为是亚瑟王临走时留下的，对自己提问的问答。印出来读，只一页：

问 你住哪儿？

答 老榛树下。

有个威尔士乡下人走在伦敦桥上，肩上担一根光溜溜的棍儿，吊个皮包。他东张张西望望，突然发现脚下长出两条人影，一愣。站住看时，一个披黑斗篷的瘦高汉子，捋着山羊胡，凑上他

耳朵问：“这棍儿在哪砍的？告诉你，朋友，长它的土里藏着宝贝呢，领我去看，我叫你发财。”

乡下人心想：“是个变戏法的吧，魔鬼的学生！”可是经不住魔术师好说歹说，领他进了堡石山(Craig Dinar)，棍儿就是从坡头那棵老榛树(couien)砍下的。他们掘起老榛树，发现一块青石板。掀起石板，露出一个洞府，里面明晃晃透出光来，蹑手蹑脚下去，只见一个阔绰的大厅，门梁上悬一口钟，四下睡着—群全副披挂的武士，拥一位头戴王冠，气宇非凡的英雄，也闭着眼。大厅中央，小山样的两堆珠宝，光华熠熠，照亮四壁。魔术师告诫金银任取，但不许惊动睡觉的人，万一弄出声响，就赶快说“没有，接着睡吧”，乡下人往兜里拼命塞金银，魔术师却什么都不拿。出大厅时，乡下人捧着金银，不当心额头碰响了钟，睡在门口的武士睁开眼睛，抬头问，天亮了吗？乡下人急忙回答：没有，接着睡吧。武士便又闭了眼。

出了洞府，将石板放回原处，重新栽上老榛树，魔术师道：这点金银，计划着用，够你—辈子了，乡下人好奇：你怎么不拿几块？那些武士怪可怕的，究竟是人是鬼？

“拿几块？哈哈，我墨林寻遍天下，只为一个奥秘，赤龙白龙何时再斗一场，卡米洛城有无重建的希望？今天，总算有了答案！”言毕，径自下山去了。

乡下人没好好计划，金银用完了，又回洞府取。这一次，干



[英] 史密新(生卒年不详) 十二画像砖之一《亚瑟之死》(1975)。

脆扛了他的皮包。不料出大厅时，顾了额头，没顾上皮包，钟又碰响了。“天亮了吗？”武士醒了。乡下人喘着气，一下答不上话。那武士一把夺下皮包，抓住腰带，将他拎起来扔出洞口。他从此瘸了腿，说是黑天赶路摔的。后来不甘心，找了些亲朋好友，带上炸药火枪，一起进山。可是老榛树不见了，挖遍了山坡也没见一块青石板。

页底说明：下载未完。但阿忒坚持说，结尾就是这样。完了。“懂吗，”他拉了我的手，上楼到他卧房，指指窗口，“因特网只顾挖故事，吵醒了亚瑟王。”那语气，简直像大人说话。

窗下，积雪覆盖了花园的石径和矮墙；墙外，一片平缓的山坡，铺着阳光，亮得如一面镜。镜面一行脚印，直抵坡头那株孤零零的椴树。我不明白，问什么意思。他的灰眼睛睁得大大的，瞳仁里两朵晶莹的花：

“什么，你不明白？”





亚瑟王与图谋篡位的逆子毛德列决战，受了致命伤。逃到一个倾圮了的小教堂，再也走不动了。他要“斟酒人”伯艮将军把自己征战四方的见证“削钢”剑扔到湖里去，因为这剑原是湖夫人的馈赠。当



[英] 比亚兹莱(1872—1898)《伯艮掷剑》。

初它插在 一方巨石里，剑柄镶满钻石，刻一行字：“出此剑者王英国。”正值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多少豪杰红了眼，使出吃奶的力气，却不能撼宝剑一分。轮到少年亚瑟，轻轻一抽，剑便举在手里了。众人见到，才信了墨林的话：亚瑟真是先王蟠龙和嫂嫂意格琳夫人生的儿子（参见《零隐私世界》）。

伯畏不忍心让这么一件珍宝从此告别人世，埋没它的英名。他见湖边有棵大树，就将剑藏在树下。回到小教堂，亚瑟问：你看见什么？听到什么？伯畏道：什么都没有，除了“长波洗芦苇，乱水拍峭岩”。亚瑟大怒，令伯畏重新执行命令。伯畏返回树下，看那宝剑雪刃生辉、寒气逼人，还是舍不得扔。回来又撒了谎。亚瑟怒极，发誓要亲手杀了抗命的人。伯畏无奈，第三次来到树下，取出剑，咬紧牙关，向湖心掷去。不料湖心伸出一只裹着白绸的手臂，接住宝剑，摇了三下，才沉入水里不见了。伯畏大惊，急急回报国王。亚瑟喘着气道：快，快背我去岸边！被你耽误两回，我伤口快凉了！岸边，月光里驶来一艘披着黑纱的帆船；船上清一色黑衣女子，为首三人头戴凤冠，啼哭不止。亚瑟命伯畏将自己背上船放下，三女王迎上前来，其中个头高高、面目皎洁的那位将国王的脑袋靠在自己怀里，称他兄弟。伯畏下得船来，叫道：“主公哪，如今圆桌散尽，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走在生人和敌人中间，我去哪里好？”

这话真悲凉，深深感动了我。后来才知道，乃化自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名诗《国王歌谣集/亚瑟之死》(第404-406



：「丁尼生，你太老

行)：

*And I, the last, go forth companionless,
And the days darken round me, and the years,
Among new men, strange faces, other minds.*

那个宣布“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的奥登(W. H. Auden, 1907-1973)，出于现代派的偏激，说丁尼生“至笨”，只肯承认他是英国诗人当中“耳朵最好”的。但对于一个忍饥挨饿、在“前现代”讨生活的中国知青(实际是无知少年)，丁尼生代表的维多利亚朝鼎盛时期的自信、坚忍、有节制的怀疑，却是难得的精神食粮。令我回味无穷，至今不忘。

初受“再教育”时，每觉前途渺茫。抄家、批斗、游街、大字报名字倒写了打叉贴上门不算，初中未毕业即戴红花发配边疆，真如伯畏感叹的，“周围，日子一天天变黑”。进了哀牢山，山歌唱道，“头顶芭蕉、脚踏菠萝”，精神益发麻木。只有当一帮落难弟兄，如余老大之流(参见《药酒》)碰在一处，弹起吉他，酒精中毒之际，才突然记起诗中那艘远去的船，涨满了风的黑帆和透过风声，国王给“斟酒人”的最后嘱咐；之后，思想便在绝望中痛醒过来：

*世道在变，旧让位于新，
上帝的旨意，自有种种方式实现。*

免得一部好惯例用久了，坏了人间。

(同上，第408-410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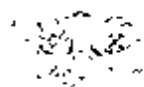
那年月，能听到这样的箴言、预言，从中汲取智慧，开阔眼界而懂得“放弃神圣的人权……变一条疯狗跳墙”(知青诗人食指语)，实在是很幸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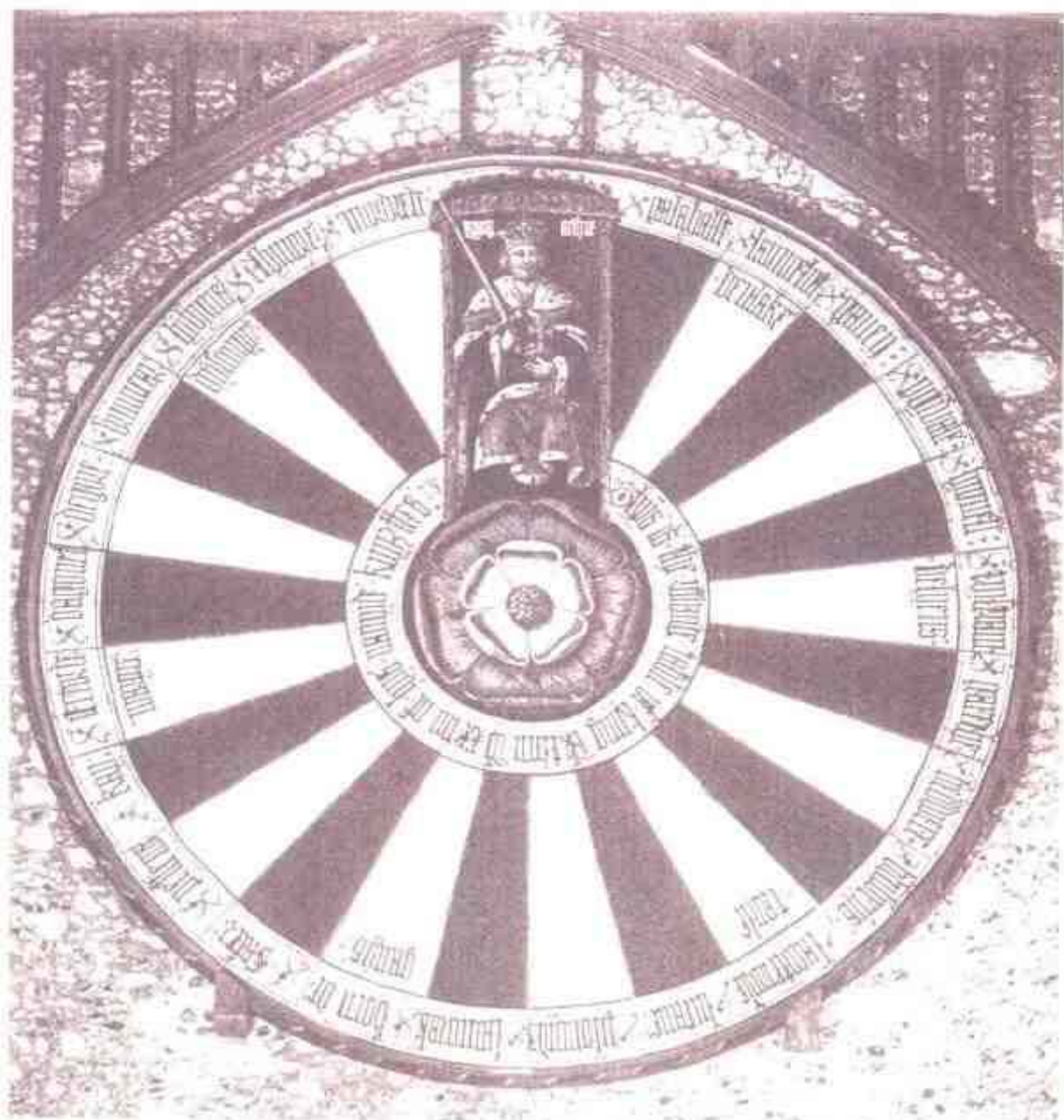
二

谁是亚瑟？历史上真有其人，还是虚构的神话？

这个问题，最早大概是由一位旅居英国的意大利教士魏吉尔(Polydore Vergil, 约1470-1555)提出的。魏氏主张历史理性，写过一部《二十六卷英国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知识界颇有影响。在他看来，那挥舞“削钢”剑斗毒龙斩巨人、号称“康沃尔野猪”的英雄，纯属幻想的产物。伊丽莎白女王的老师兼拉丁文(外事)秘书阿斯甘(Roger Ascham, 1515-1568)也说，亚瑟王故事是古代放荡不轨的僧侣的杜撰，通篇屠杀、通奸、乱伦，尤其不适合王室成员和高尚阶级聆听阅读。

近世提倡包容、理解，武断、严厉的声音轻了。学者的看法多趋于审慎，即承认，真有其人的可能性较虚构为大。通说将亚瑟活跃的年代定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前后”按西洋考据传统，可容许正负二十五年差距)。其时，西罗马帝国业已崩溃；曾作为罗马行省达三个半世纪的(基督教)不列颠，正受到北欧(异教)撒克逊人的侵犯，形势告





温彻斯特圆桌：英王爱德华二世仿造(1344)，圆桌上有亚瑟王像及二十四位骑士的名字：亚瑟王右手坐毛德列，左手(顺时针方向)坐加拉哈、葛士洛、加文、帕西法、康奈尔、莫生等。



尾声·亚瑟之死及其他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考古发现能够验之于信史，证明亚瑟的历史存在。虽然亚瑟王事迹的“遗址”遍及英国各地，甚至法国沿海(布列塔尼)，但都属于民间传说。例如，扼守康沃尔北岸的天梯堡(Tintagel)，为意格琳夫人生亚瑟之地(也是哀生故事里马克王的王城)；爱丁堡(Din Eidyn)的山上有亚瑟王屯兵的基地。卡米洛城，至

少有三座供人凭吊：一是据《亚瑟之死》的作者马罗礼(1471卒)，在英格兰南部温彻斯特(Winchester)，那座古堡的墙上至今还挂着英王爱德华三世仿造的圆桌(1344)。二是依《亚瑟之死》的出版商凯克斯顿(William Caxton，约1422—1491)，在南威尔士军团城(Caerleon)，相传亚瑟王召集各国王公，向罗马帝国下战书的“原址”。三是十六世纪文物学家李伦(John Leland，1503—1552)经实地调查认定，距“苹果岛”不远的卡德堡(Cadbury)，后来考古学家果然在那里发现一方“亚瑟王时代”的宫殿地基。“苹果岛”即格拉斯顿伯利的孤山，史载山下古寺曾掘出亚瑟王和桂尼薇合葬墓。墓中那两副骸骨和佐证其身份、刻有亚瑟和桂尼薇名字的铅十字架，却没能妥善保存，在古寺遭亨利八世强行解散(1539)之后，神秘地“失踪”了(参见《圣杯》)。

这样，要确定亚瑟的历史存在，惟有检验史料中的证据。严格说来，只有两条可能与他同期的年表记录，外加一部六世纪著作的旁证。年表即《威尔士年表》；两条记录极简短，全文从拉丁语译出如下(方括号内为译注)：

七十二年[公元五百年?]巴顿山之役(*bellum Badonis*)，亚瑟
肩负我主耶稣基督之十字[解作正面绘有十字的盾]三天三夜，
不列颠人胜。

九十三年[公元五百二十年?]剑栏之役(*gurith Carnlan*)，亚



戴项链的高卢特人头像，出自公元一世纪丹麦船棺

瑟与毛德列(Medraut)亡，天降瘟疫于不列颠和爱尔兰。

年表也叫“复活节年表”，中世纪欧洲各地均有编纂。复活节虽然纪念的是耶稣受难后复活升天，却是一个源于祭祀地母的月历节日；至今还保留着脱胎于生殖崇拜的习俗，如送彩蛋、挂兔符。这节日定在过了春分满月后那个星期天，故每年日期不同，可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摇摆。订年表便成为教会和学者的任务。年表除了告诉人们每年复活节的确切日期(dies paschac)，往往还留



【图】詹姆斯·罗塞特《佳尼娜》，以诗人奥兰多的夫人琼恩为模特，画，1828年。此画所描绘的正是佳尼娜与爵士的夫妻，她经常坐在桌边读书，在画片背景写了“雨夜不成，佳妮读书”一句，这是她送给情人奥兰多的信，因此作画。



何关系也了无线索。传统上将亚瑟和反抗撒克逊入侵者联系起来的，是另一条史料的旁证，即上文引用过的“智者”吉尔达《不列颠沦亡记》(约540)中的一段话。

吉尔达生平已不可考。他自称与巴顿山之役同年；如果亚瑟是巴顿山不列颠联军统帅，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也不可能不知道。然而，《沦亡记》没有提及亚瑟。吉尔达笔下的英雄，是安布罗修：一个与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的不列颠王公教士成为鲜明对照的“谦恭者”(vir modestus)。在这“谦恭者”领导下，节节败退的不列颠人才获“上帝佑助，初尝胜利。自那时起，不列颠人和敌人胜负各半……直至围攻巴顿山那年。”从字面看，这段话可以有两解：一、安布罗修除了赢得对撒克逊人的首次胜利，还多次作战，直至巴顿山大捷。二、安布罗修获“上帝佑助”那次是军事上的转折点；以后各次战役，包括巴顿山大捷，统帅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后一说似乎更有道理，且与《年表》吻合。吉尔达作《沦亡记》，主要目的并非铸史，而是警世，即揭露时政的黑暗，唤醒世人的良知。凡众所周知的人事细节，他没有必要一一说明。例如，伏提庚篡位，邀请撒克逊雇佣兵来不列颠驻防、引狼入室一节，便未点伏提庚的名，只说一个“骄傲的僭主”(superbus tyrannus)。读者自然明白指的是谁。故可以设想，对于当时的读者，上述“围攻巴顿山”一句也无需介绍联军统帅，虽然对我们后世读者，这省略似乎不太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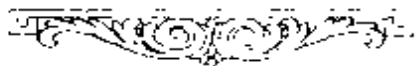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相信，历史上的亚瑟是不列颠人的民族英

英雄，生前就享有极高的声望，所以才记录在《年表》(巴顿山条)。他的死，因此也值得后世牢记。果然，英雄的牺牲和国王驾崩、圣人动怒一样，引发了天灾人祸(剑栏、瘟疫条)。有一个史家早已注意到的现象，或可参考佐证。六世纪之前，不列颠各王室家系中没有叫亚瑟的；但到六世纪末，至少四个王室先后以亚瑟为儿子命名。

很可能，巴顿山的统帅生前就已经进入传说，受人民信仰崇拜了。六世纪初有一艘关(Llongborth)战役，康沃尔领主葛兰特(Gereint ab Erbin)阵亡。纪念他的哀歌提到亚瑟的名字(见《卡马沁黑书》，约1150年)。葛兰特从此和亚瑟王故事结了缘：六百年后，在中古威尔士语《童话》和古法语、中古高地德语传奇中，他成了坐上圆桌的一员骁将：那从热恋中迟迟醒来，打破爱情岛魔障的吹号骑士(Erec)。

历史人物的神化，本是“视者”或部落歌手的官方或宗教职责。不列颠人和他们的冤家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歌手演唱英雄事迹、编织家谱神话的传统源远流长。公元前二世纪末希腊史家伯希东(Posidonius)曾访问高卢，观察那里(与不列颠人同族)的凯尔特部落。据他报道，凯尔特酋长无论战争、和平，都有歌手伴随，为他和大厅里的武上演唱赞歌。九世纪史家奈纽斯著《不列颠史》(约830年)，举出五位不列颠诗人的名字；其中两位，即阿涅林(Aneirin)和塔列森(Taliesin)，有(威尔士语)作品传世。阿涅林的《军殇》(约600年)写爱丁堡哥多廷部(Gocoddin)三百勇士袭撒克逊人，全军覆灭，仅一人(即无作战义务的诗人)生还的悲壮故事。诗中将一位勇士比作亚瑟，





说他在“城头[杀敌]让乌鸦饱餐，虽然他不是亚瑟”。现存《军殇》手稿(通称“阿涅林书”)抄于十三世纪中叶；从语言(古威尔士语词汇、拼写)、韵律(受中古拉丁语影响而计音节、押尾韵)和演唱风格看，原作笔录大约在九世纪。九世纪之前，该是靠口头传播。故推测至迟九世纪，亚瑟已是勇力的象征。很可能在六世纪末，《军殇》创作流行之始，他的事迹已经传奇化了。所以，歌手形容勇士，才用这个隐喻。

《不列颠史》还说，亚瑟与强敌共十二战，全胜；最后一战在巴顿山，“亚瑟冲锋，一天斩敌九百六十人，无一不是他亲手所杀”。这大概是从赞歌中抄来的夸张修辞。又因为十二战止于巴顿山，有学者认为，奈纽斯抄的赞歌可能作于巴顿山大捷之后，亚瑟战死剑栏之前。

但有一点是无疑问的：在奈纽斯时代(九世纪上半叶)，亚瑟已经在神话中称王而传说纷纭了。《不列颠史》专辟一章“不列颠奇观”(第七十三章)，提到两处“亚瑟王景点”：一处是他帮猪圈王于围堵野猪王时，他的猎狗“雅子”(Cafal)在一块岩石上留下的爪印(参见《零隐私世界》)。亚瑟堆石以为纪念，那石堆的石块，随人拿去哪里，第二天准返回原地。另一处叫“安儿(Amr)墓”，相传安儿是亚瑟的儿子，不知何故被父王杀掉，葬在那里。那墓会变化形状，忽大忽小，从来没有两次测量的结果一样。现存亚瑟王传奇和民间故事中，却没有亚瑟手刃安儿一节——国王临死前戮杀的，是劫王后造反的私生子毛德列。显然，这安儿不属于宫廷歌手按修辞程式美化夸张但永远“合理”

的神话；它是另类的传说。它指向主流神话背后，另一个通常视为“荒诞不经”的传统、缺乏(或干脆不许)记录的世界。

这个道理，我明白得还算及时。不过不是从书里看来的；是亲身经历：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时，我在上海养病。所见挽联、悼诗、发言，不乏“巨星陨落”之类的套喻。不久，应公社书记之请，赶回哈尼山寨，传达全国人民的哀思。问乡亲们有何感想，都说早知道了，那天亲眼看见的。看见什么？我惊讶了。

“火龙呀，老师！落下东山头，烧塌了半边天！”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听说教室里新添一幅英明领袖画像，都来瞻仰。有两个随马帮上过县城、见多识广的男人觉得看懂了，嘿嘿笑道：神态好相似，脸盘也圆圆的，不会是他的儿吧？

注：哈尼语常以否定式疑问句作婉转或克制的陈述(understatement)，原理和不列颠歌手用“虽然他不是亚瑟”说“他勇如亚瑟”相通。

三

当年在乡下听哀生与玉色儿故事(参见《药酒》)，有两处情节不解：药酒和神判(judicium Dei)。先说药酒，我倒不计较药酒的效力——古人用童子尿、初潮血 炼丹调酒，跟现在动辄引入先进科技成果、合法或非法经营的抽脂植发隆胸伟哥，说法不同，名堂都是一样的——而是觉得药酒“杀心”，未免贬低爱情理想、淡化爱人无法



调和的道德责任。如果爱情采自命运的暗算(误饮药酒),而非基于双方的自由意志(自愿),似乎被暗算“杀心”的爱人应当无须承担如自愿相爱者那样完全的责任。换言之,爱情之于哀生,和郎上洛相比,应当不那么“两难”:无论接受、投降、抵抗,都有自身以外的因素(药酒)可推卸责任而不至于彻底的“孤立无援”。所以,“文革”结束,有机会听/读到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哀生与玉色儿》(1865年),心魄动摇之外,对他的改编也十分佩服。

瓦格纳念大学时就钟情于中古文学了。他将《哀》剧的样板德国大诗人郭弗利的同名长诗(约1210年)精简为三幕,当然是歌剧艺术的需要。但他还有两项关键的变动:一是哀生玉色儿饮酒之前,已经动心,甚至克制不住激情而痛苦不堪了。那难以启齿的爱的对手,在玉色儿,就是对杀舅舅的仇人哀生的恨;在哀生,则为对舅舅和恩人马克王的忠。他们误以为酒壶装的是“害命的药”,一个心想:反正幸福已经不再,和他一起喝了同归于尽,也算报仇!另一个心说:千万不能爱她,爱她不如一死!于是仰药、拥抱、祈祷:“放了我吧/离开这个世界”(loese von /der Welt mich los)!药酒解放了压在心底的爱。这跟郭弗利原著里,这对爱人用“爱情的语言”(古法语)借“苦海”(la meir)说酷爱(l'ameir),有异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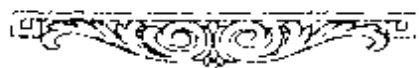
二是虽然爱人借药酒表白了爱情,爱情的圆满成功,却不在爱人的后宫幽会或“爱穴”共眠。瓦格纳刻意表现的并非肉体的爱(eros),而是肉体消逝之时脱离现象界向叔本华式的意志飞升的爱(agape)。他

的哀生和玉色儿一共只有三次机会倾诉衷肠,而三次都被情势(命运)无情地打断了。但第三次,爱情终于胜利,让爱人双双死去:没能阻止哀生绝望自杀,玉色儿临终前唱出了爱的挽歌(Liebested),那从第二幕(药酒杀心)爱人二重唱起,就一直等待上场的B大调和弦,终于披着黑纱到来,“让我们死/再不分离/永远合一”(so stuerben wir /Lm urgetrennt /ewig einig),再向上飞,飞,飞……

大学快毕业时,在波士夫人处读到郭弗利的样板,法国宫廷诗人柯雷先(活跃于1160—1190)。一对照,才发现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回答那困惑我的药酒与爱情理想、道德责任的问题。

柯氏有一篇《克里热》,习称“反《哀生》”传奇,说的是主人公(加文爵士的外甥)克里热(Cliges)与叔叔(希腊与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新娘凤凰(Fenice)相爱的故事。新娘和玉色儿一样,也是高贵的(德国)公主,也有一个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女。不过公主虽陷身情网、感染爱疾,却识礼仪(cortezia)、懂节制(mesura):决心不做玉色儿第二,“身体两头许人,心里只住一个”。解决办法,也是一杯药酒——亦即后来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喝的,令她假装“杀掉自己”,“一死以逐羞辱”的毒汁(《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一场——让公主真正名副其实,凤凰复生,在事先留了通风口的墓穴里醒来,投入拒绝当哀生的爱人的怀抱,逃脱玉色儿没能逃脱的婚姻。

这里,酒不再造爱(philtre)。换一服药,酒成了爱人取胜的计谋。胜在计谋,不啻躲避责任,算不上爱的最高境界。所以朱丽叶作为现



代爱情的第一个文学理想，性格只能完成于计谋的失败：罗密欧不知情，误以为爱人已死，赶来亲她最后一吻，然后喝下真“杀掉自己”的毒汁。这是莎翁高明的地方。相比之下，瓦格纳的改编，不过把假死变了真死。假设观众愿意相信，爱人自杀，即可化解两难的困境：死去醒来，精神(意志)彻底摆脱肉体而结合，在世俗婚姻的法律效力和道德责任达不到的另一个世界。瓦格纳的“醒来”和凤凰公主的“复生”一样，也是回避“杀心”，“反《哀生》”叙事。只不过手法风格浪漫派一点。

真正理解中世纪原著，是在出国之后。有一次旅途中重读郭弗利，信手翻到第二十四章，不免神思荡漾。待到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突然想到瓦格纳歌剧和凤凰公主，便开了窍。先交代这一章的故事：

玉色儿赢了神判，回到马克的王宫。哀生便流亡去了威尔士，投奔豪爽好客的吉兰(Gilain)公爵。公爵发现，好几个个月了客人依旧一脸愁容，飨宴、围猎都不能使他振作。一天，又听见他在独自叹息，便将他唤进内室，拿出一样心爱的宝贝叫他欣赏。那是一只名叫“忘忘”(Pticru)的狮子狗，一身绸缎般光鲜的长毛，随时变化着说不出名的漂亮颜色，项上金链挂一个铃铛。原来它是苹果岛的仙姑留赠公爵的信物。人只要听见那铃铛响，心里的痛苦便无影无踪了，哀生一见那狗便松了眉头，才摸一摸它的面颊，悲伤已去了大半。玩了一日，好不快活！回到睡处，



接受其结果的正义，包括“神助醉情者”的正义。这是因为归根结蒂，爱情是需要爱人经受考验、寻求昭示的一大奥秘；不是通过察言观色、分析人的动机行为，便可正确认识、判断的“纯事实”问题。既

Queen Morgana le Fay



[美] 莫尔(1853—1911)·《莫甘娜仙姑》



【英】阿尔切(1823—1904)，《亚瑟之死》，左上角隐约可见手持圣杯的天使。

是奥秘，提问和解答，就不可能仅仅出于人的孱弱乖谬的理智。同理，维护爱情与爱人的荣誉，也不可能通过“纯事实”的调查解决。因而决斗，由一心维护爱情/爱人荣誉的骑士出马，接受挑战，才最直接、无阻隔、自白于神明。换成中世纪诗人的话，便是上帝立下规矩，允许人用决斗维护荣誉，是因为决斗并非两个男人之间，勇力和意志的较量；刀光剑影背后，还有一个肉眼看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智慧，那只“复仇在我”的手的裁判。故每次决斗的结果，即使武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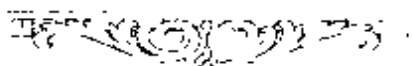
高强如“骑士之花”郎士洛，也不可预料而必须虔诚地托付神明。玉色儿探火盆，只是将神判的不可预料推到了极至，做成一次生命的考验（因而须由天下最英明的君主和他的圆桌骑士作保监判）。而且，这远非最后一次考验——神的智慧、爱的奥秘，本质上是爱人的一再表白和努力所不可及的——最后一次，岩堡里一句始料不及的谎，白帆说成黑帆，哀牛绝望。然而奥秘仍是奥秘，和当初仰药醉情一样，和爱人坟头长出连理刺一样。

四

亚瑟得“削钢”剑不久，就占了军团城。当晚，欢宴已毕，正待熄烛卸甲，帐篷掀起一角，飘进一位面如皓月的夫人。施了礼，亚瑟只觉得眼睛离不开她，第一次，心在为一个女子怦怦地跳。夫人见状，微笑不语。亚瑟便同她亲热，又觉得如重逢故人一般。直到次日醒来，在枕上问她——营房外老远都听见了国王那一声吼——才后悔不迭：怀里的美人，居然是同母异父的姐姐，即托付自己培养的小外甥加文的妈妈：莫甘娜！

那一夜墨林没睡，头疼得像要炸开：冒犯神明怀的孩子，五朔节出世，长大了要坏父亲的王位、王后和圆桌！

国王听说墨林的预言，下一道死令：明年五朔节诞生的婴儿，无论出身贵贱，一律漂海！五朔节立夏，全国的产妇都在发抖啼哭。她



三五个端庄娴静的女子。不等国王问话，加文道：舅舅休惊，这几个是外甥生前营救的夫人和姑娘。承她们常年祈祷，天主开恩，许我回来送这警告，明天舅舅千万不可开战。不出三十日，郎士洛就会同舅舅和解，亲自率军赶来增援，擒杀叛徒！说完，加文和女子们便不见了。

亚瑟叫传“斟酒人”伯畏将军，说了加文托梦之事，命他天一亮就出营，去见毛德列议和，争取一个月时间。谈判结果，毛德列得在国王生前盘踞康沃尔，死后继承王位。双方并且同意，亚瑟、毛德列各带十四名随从骑士会面，敲定协议。亚瑟稍放心。临出发又吩咐众人道：只要见对方有人抽剑，就给我杀那叛徒！他深知毛德列狡诈，不可不防意外。

于是两军摆开阵势，首领与随从来到离双方营盘等距的空地下马，将和约的条件一一谈妥，然后取酒，举杯……谁知草丛里钻出一条蝰蛇，叮了一位随从的脚。那骑士低头见是蝰蛇，想也没想，伸手便握剑柄！说时迟，那时快，双方骑士腰间一声响亮，利刃出鞘，将主帅挡在身后。两军阵里一片呐喊，鼓角齐鸣，国王仰天长叹，神不助我，奈何！

接下去的父子决战、伯畏掷剑、月后乌帆，是神话还是历史，对于领受奥秘的人而言，是无须问的问题。



她喜欢讲爱情经受考验的故事，这样起头：“诸位大人！请听玛丽把故事道来，别让她埋没上帝恩赐的才智。”她还翻译了《伊索寓言》，说明是从一部“撒克逊王阿尔弗雷德钦定”的古英语抄本转译成古法语的，完稿时特意加一句：“译文至此结束，我要后人记住这个名字：我叫玛丽，来自法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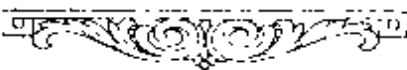
后人果然记住了她的名字。并把她才智的结晶当作全民族的遗产，赠予她一个不朽的称号：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

玛丽是法语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生平事迹，却多半不可考了。只知道她生活在八百年前，活跃于十二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宫廷。这是根据她的作品的语言特征(伦敦宫廷使用的古法语诺曼方言)和风格习惯(接近十二世纪中叶流行的相同题材的传奇)所作的推论。她把



爱情故事和寓言分别题献给“尊贵的国王”和“全国第一英勇的威廉伯爵”，也符合史书上关于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在位)和他的几个名叫威廉的重臣爱好文学、庇护诗人的记录。玛丽应是贵族人家的女儿，因为她懂得拉丁语；在中世纪，那是在修道院读过书的名门闺秀的标记(有一篇《圣徒炼狱记》，题献给一位名叫“H”的修道院院长，据考证可能出自玛丽的手笔)。她说，本来计划翻译一部拉丁语经典的，可是这件功德被别人先做了。于是想到“自己平时聆听而熟知的”不列塔尼弹词：将这些弹词的故事写下来，题献给国王如何？结果，她的爱情故事和寓言一样，大获成功，宫廷上下人人传颂，恐怕还影响到某些宫廷诗人的自尊心，甚至饭碗。例如有个名叫皮拉姆(Denis Piramus)的诗人，当时也在伦敦宫廷出入，他有一篇教诲诗，就点了“玛丽夫人”的名。说她专写“虚构不实的弹词故事”，取悦宫中的夫人小姐。皮拉姆这篇教诲诗作于一一八零年前后，当时恐怕不会还有第二个玛丽在宫中走红，惹他生气。玛丽自己在一篇弹词的前言里，对别人的“诽谤”亦有表态。她说：名誉本该受到赞扬，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出了名的男人“或女人”总有人嫉妒，在背后说坏话，诋毁名誉，疯狗一样咬人。然而，“任凭小人们喋喋不休，处处找茬，我决不停笔；胡言乱语，自是他们的权利”(《吉世玛，或衬衣打结的骑士》)。

想到在这儿介绍玛丽，是因为一封电邮的邀请。我的亚瑟王故事



发表后，收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和电邮。热情鼓励、畅谈感想之外，也有提严肃问题的，范围很广，从悬石、星座到药酒、病毒。我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个问题，却促使我把玛丽的弹词重读了一遍，觉得有所收获，可以写来与读者分享。提问者是位学建筑的朋友，他问：地母或“白衣幻影”桂尼薇既然是威尔士神话，怎么上了意大利摩帝纳大教堂的拱门？他认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建筑史和文学史都是有意义的。

其实，答案在故事里已有暗示，就是小徒弟到城门口听弹词那一段（见《拱门》）。只是讲故事不能如作文学史那样，一步步论证，先考查了亚瑟王传奇向欧洲传播的途径，再解说拱门上的浮雕。为深入探讨，我想不妨换一个角度提问。我们知道，故事在不列颠发源，经过世世代代威尔士歌手发扬光大，僧侣和学者（用拉丁语）辛勤著录（见《尾声》），才突然勃兴于十二世纪中叶的法国宫廷，变成风靡欧洲的浪漫传奇——从此“畅销”不衰至今，有好莱坞大片和小人图画书林林总总为证——换言之，在墨林的诗灵、宁薇的报复（见《墨林》）和香槟伯爵夫人玛丽心爱的“骑士之花”（见《伊莲》）与现代中产阶级的爱情理想之间，有一条文学史上的“英吉利海峡”需要跨越。那么，摩帝纳拱门能否为我们指出那关键的一步？

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同玛丽有关。让我从拱门说起。

摩帝纳大教堂北门（鱼市门）拱饰浮雕的年代，可确定在十二世纪的头二十年内。根据大教堂保存的工程开支档案记录，建筑物的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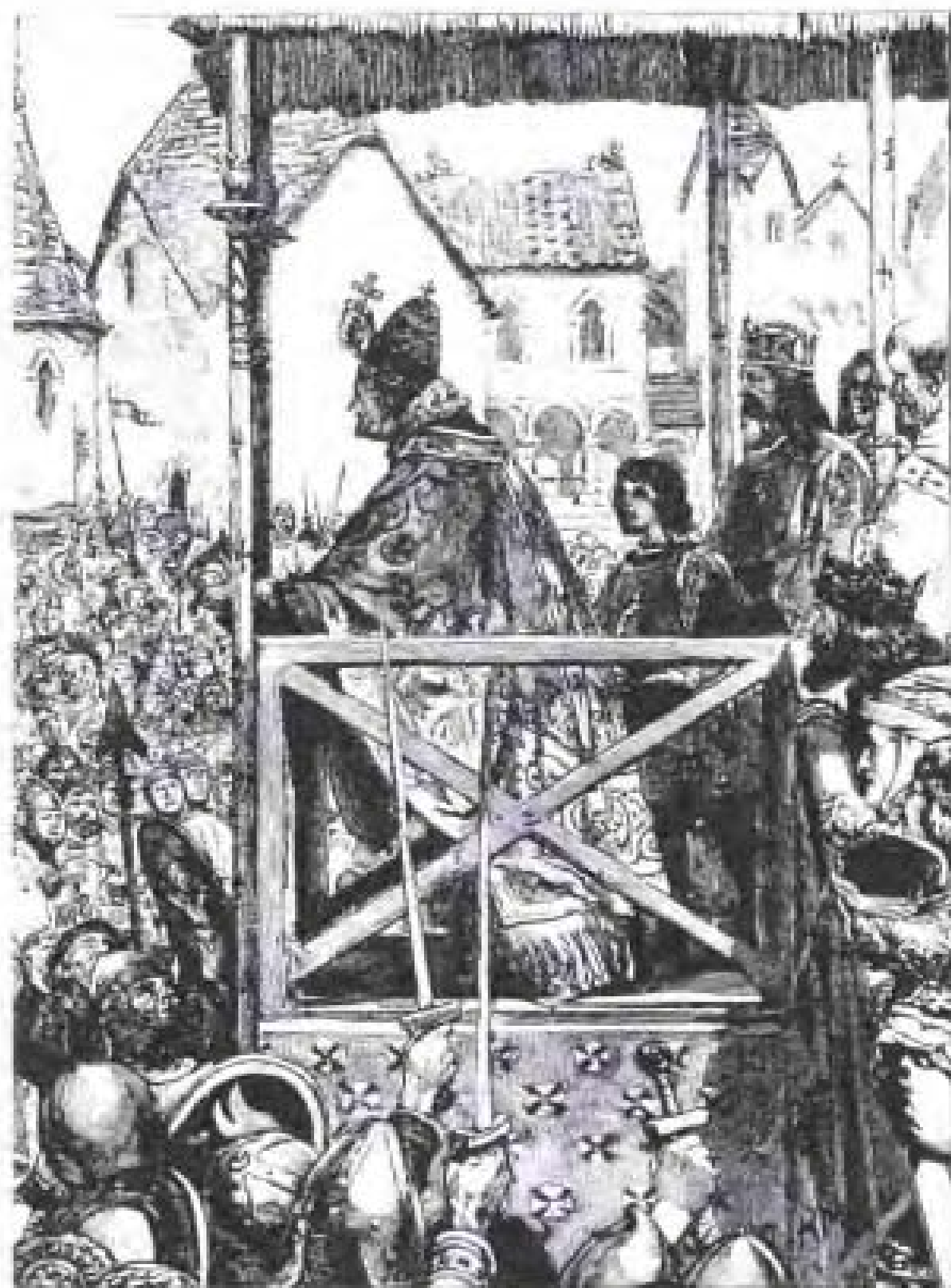
体，包括正门(西门)浮雕，完工于一一一零年。鱼市门拱饰的风格与西门相似，应该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是他们同时建造或相距不久(例如前后十年)的作品。这个年代，比所有现存的欧洲大陆的亚瑟王传奇都要早(参见附录二《年表》)。大教堂是公共建筑，为纪念本城的庇护圣徒而造，拱门浮雕的主题选择和方案设计必须照顾到公众的知识兴趣和观赏心理。故可以推测，浮雕上的人物场景和故事情节，在当时的摩帝纳或意大利北部，已是经常传唱而颇受百姓欢迎的了。

如《拱门》所说，浮雕取材于一个经典的地母/桂尼薇遭劫入地府/水城的故事。营救王后的两队人马，分别由“康沃尔的野猪”亚



《漫吟歌手》，十四世纪西班牙《圣母颂》抄本插图。





190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瑟王和外甥“日神之子”加文爵士率领(而非后来古法语传奇中的“湖中”郎上洛爵士)。浮雕上一共十个人物,其中九个的名字,刻在拱饰的外圈。这就使得学者可以对照十二世纪以前的威尔士语和拉丁语文献的记载,重构拱门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字的拼写法,既非拉丁语也不是威尔士语;读音反而有点像古法语。据考证,是不列塔尼语的发音,例如把桂尼薇叫作Winlogee,称毛德列为Mardoc。所以学者又主张,故事很可能来自法国西部的不列塔尼地区,取材于不列塔尼游吟歌手演唱的弹词。

不列塔尼语和威尔士语是近亲,同属凯尔特语族下的一个分支(参见附录·《释名》“凯尔特语”条)。威尔士人居住的不列颠南部跟不列塔尼一衣带水,两地之间,人员和商业来往历来密切。亚瑟王传奇中不少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不列塔尼。例如,哀生误娶“白手”玉色儿便是在不列塔尼,一如他在生命的尽头,在岩堡等待“金发”玉色儿的白帆,被妻子的谎言断送了希望(见《药酒》)。不难想见,威尔士歌手的亚瑟王故事如何传到不列塔尼,再由那里的游吟歌手接着演唱,加入新的题材,化出不同的情节,渐渐远播法国和欧洲各地。摩帝纳建造大教堂的年代,正逢不列塔尼人才辈出;巴黎和法国各地的宫廷和教会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十二世纪执教巴黎的大经院哲学家阿贝拉(Pierre Abelard, 1079-1142),便来自不列塔尼。他同女学生爱洛伊的爱情悲剧,本身就是无数浪漫传奇的题材。史载不列塔尼游吟歌手在各地极受欢迎,也就不奇怪了。因此,回到上面的“英

中世纪的文学与艺术
中世纪的文学与艺术
中世纪的文学与艺术



“吉利海峡”问

题，亚瑟王传

奇在不列塔尼游吟

歌手那里跨出关键的

一步，进入法国宫廷，获得爱好

文艺的贵族垂青，乃至

宫廷诗人学习摹仿，

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不列塔

尼游吟歌手把地

母/杜尼撒故事带到摩帝纳，

就不是历史的偶然了。游吟歌

手，顾名思义，就是走江湖演唱为

生的艺人，至少，在尚未赢得声

誉和贵族庇护之前如

此，中世纪欧洲人

口文盲居多，许多

贵族都不识字。游吟歌手的表演，便是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中一个极

大的乐趣。不列塔尼歌手为寻求听众、声誉或庇护人，从法国南部沿

商路前往意大利北部，也是很自然的。不过，他们在摩帝纳大教堂落

成前的行踪之成为历史记载，还跟一件震动欧洲的大事有关，这就是



【图】博乔尼(1907—1932)《圣特蕾莎的狂喜》。博乔尼与德波里和尼波里一样，深受罗素(Fred Meyer)的影响。三男子更倾心于自己的艺术，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教堂与公共建筑。波乔尼、波多里和尼波里(德波里缺席，因为博乔尼的第二天到教堂的圣特蕾莎不属崇拜，走出了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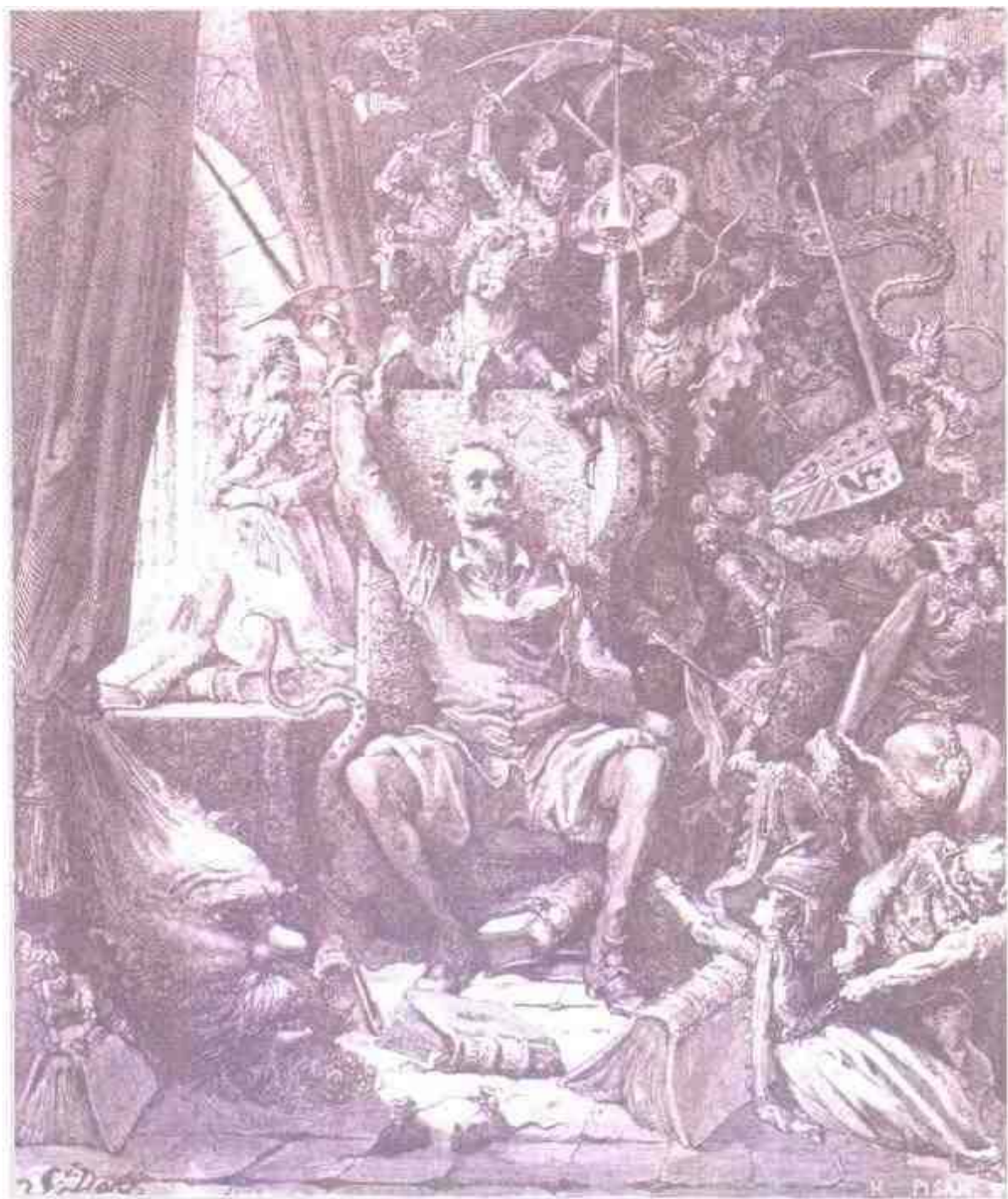
一零九六年夏天开始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批法国和英国的骑士，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率领侍从与雇佣兵(有的还携带家眷)，从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驻扎在摩帝纳附近，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发。跟随这些骑士一起出征的，便有不列塔尼歌手，连同他们新编的弹词。

至此，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了，玛丽的不列塔尼弹词，对于摩帝纳拱门意味着什么。原来，不列塔尼歌手虽然享有盛名，却没有给后世留下多少诗篇。因为这个缺憾的刺激，历史上还不止一次有人托名作伪，或声称“意外发现”游吟歌手的佚作。有鉴于此，玛丽在不列塔尼弹词的鼎盛期(十二世纪)收集整理的那些故事，就格外珍贵了。“弹词”(lai)是我自撰的译名。歌手演唱时，用五弦琴(cote)或小竖琴伴奏，烘托气氛，帮助记忆。格律为八音一行，对句押尾韵。故事篇幅不大，往往只是一个情节的铺叙发挥，长度通常在一千行以内，演唱可以一次完成。玛丽传世的弹词共有十二篇，其中两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金银花》(*Chevrefoil*)是哀生故事的一个片段，全诗一百一十八行，描写哀生同玉色儿的一次幽会，文字洗练，意象鲜明。另一篇《蓝瓦爵士》(*Lanval*)长些，六百四十六行，是现存不列塔尼弹词中惟一涉及桂尼薇的故事。它保留了明显的威尔士民间传说因素：一反传统的地母/月后遭劫、英雄/野猪拯救的神话母题，桂尼薇不再是大地或圆桌的化身，也不是骑士爱情理想的不可即的对象。她仿佛摇身一变，做了一名专门挑逗勾引英雄，不成则无情报复的“危险女性”

(*femme fatale*)；若以爱情传奇的常规来衡量，不啻爱人们最凶恶的仇敌。

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至少可作如下两点文学史的观察：首先，虽然亚瑟王传奇在不列塔尼弹词中的原貌已不可知，但玛丽翻译或复述的《蓝瓦爵士》和《金银花》表明，上文关于不列塔尼游吟歌手是亚瑟王传奇进入法国宫廷和欧洲主流文学的关键一环的推论，并非虚构。摩帝纳拱门即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其次，玛丽的弹词再一次说明，地母/桂尼薇角色(*persona*)对亚瑟王传奇的演化所起的巨大作用。她既是地母月后，集国上、财富和爱情的象征于一身，又是欺君亡国、败坏王族血统的“淫妇”(在威尔士传说里，桂尼薇是可以生育的)。摩帝纳大教堂落成不久，法国宫廷就成了桂尼薇——另一位玛丽(香槟伯爵夫人)授意塑造的那个郎上洛的爱人——的领地。但是，《蓝瓦爵士》里那个危险的花园主人并没有从传奇中消失。后人为妥协王后看似矛盾的多重性格，索性把她一分为二，编造了一个“真假桂尼薇”故事，即古法语标准本《郎上洛》(1215—1230成书)：两个桂尼薇同父异母，长相居然一模一样。纯洁的真王后小腹有一王冠状胎记；假王后阴险毒辣，因为她是父亲和管家婆通奸所生。

《蓝瓦爵士》既然对于亚瑟王传奇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故事本身也是一篇优雅的爱情传奇，可以代表玛丽的艺术，我就把它译作了中文。根据的是大英图书馆抄本(Harley, 978)的Ewert校本(1944)，并参照了几种流行的英译和注释本。玛丽尝言：“故事新说，新在说法”



【法】多雷(1812—1883)。《亚瑟王传说》。

《米伦》)。意思是弹词每唱一遍，都应该有新意。如果换一种语言讲，则一定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否则，故事的“真理”就得不到完整的展现。我觉得古法语八音对句的快节奏叙述，现代汉语难以准确再现而不变成打油诗。所以换个说法，意译为散文，诗行只保留头尾两节

和中间的三段。为便利阅读，保持行文流畅，凡原诗中为押韵补音而添加的衬词、赘语、插话等，都作了删改。

蓝瓦爵士

新诗造弹词，请君听我说。
这一篇，说一位高贵的青年骑士，
他的英名，在不列塔尼叫作
蓝瓦爵士。

话说亚瑟王誉满天下，惟独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不服，悍然入侵，英伦大地(Logres)惨遭蹂躏。国王闻报，挥师北上拒敌，大军扎营在卡莱尔城(Kardoel)。

转眼夏天来到。降灵节那天，亚瑟王照例大赏群臣，女人出产，什么礼物没有？圆桌上好不热闹！可是他偏偏忘记一个人：忠心耿耿的蓝瓦爵士。更可悲的，国王周围竟没有一个大臣提醒。世上的事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是军功卓著、慷慨施舍，同僚反而越是希望他犯错误栽跟斗，不肯说他一句好话。有的人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可是当他倒霉的时候，却乐得在一旁看热闹：他们心里装的只有妒忌。这蓝瓦也是一个王子，只因为不是嗣子，没有他继承的产业，才投奔到卡米洛宫廷，为“削钢”剑的主人效力。所以，亚瑟王忘记给他赏赐，



着一个仙子，比起那幽谷里初放的百合、夏日雨后绽开的玫瑰，还要娇嫩动人。她只披一件薄薄的长衬衣，身子底下一领紫花镶金滚边雪貂皮斗篷，似梦非梦；那衬衣两边开衩，纽襟儿未系，露出半身凝脂，从玉颈、酥胸直下柳腰，更比那山楂花儿还白。

骑士上前，深深地鞠躬，仙子从床上柔声回答：英俊的朋友！我来自遥远的国度，在此候您多时了。如果您真如人们形容的那样彬彬有礼、让人尊敬，我就要让您比天下所有的帝王还要幸福。因为，我爱您高于一切！

蓝瓦抬眼望着她，心底燃起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依然恭敬有加，把心里的话如实禀报：啊，我的美人！您如果愿意恩顾我，将爱情赏赐您的骑士，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我不能为您效力的事了，管它明智愚蠢！您只要一声令下，我可以抛弃一切，赴汤蹈火——只要您答应，让我永远留在您的身边！

姑娘听到骑士这么表白，点点头，意思是把爱情和身子都许了他。这下子蓝瓦可是走对了路！而且还有额外的奖赏：今后，他心里盼着什么，仙子就会为他送来什么；不论他如何慷慨出手，绝对满足他的要求。蓝瓦啊，他还能指望什么？从此他再不用犯愁！但是，姑娘提出一项条件：亲爱的朋友，我还有一个警告、一道命令，不，我求求您，千万保守我们的秘密，不许让别人知道。这爱情一旦泄露，您就永远失去了我，再也不要想见到我、拥有我！

骑士一口答应，保证再三。

他轻轻落在她的枕头，
住进她温暖的怀抱，
整个下午，他们做着爱情的祈祷，
哪里还分得开；要是他能够，
他的笑允许，推走暮霭，
不要催促 朋友啊，
起床吧；您该回去了，
回去吧，别舍不得，
实话告诉您，随便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如果您想同我说说，
只要那时刻、那地方
不会给爱情的侍者带来流言蜚语，
我就决不会让您失望，
好好记住了，我只许您一个人
看见我的面容，
聆听我的声音。

蓝瓦转忧为喜，一边起身一边还停不住吻她。先前引他来帐篷里的那两个少女拿了一套新衣裳来，帮他穿上，又端来清水和毛巾，服侍他洗濯擦净：全世界有哪个骑士像他这么英俊，意气风发？接着上

人家一块儿折回去敲蓝瓦的门。蓝瓦见他们盛情相邀，不好推却，就一同来到王后的花园。塔楼上，桂尼薇由三位贵夫人陪同，正好走到窗前观望，一眼就看见了英俊的蓝瓦，不由得心中一动。便唤过一位夫人，命她去宫中把侍从女官里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全数请来。不一时，王后亲自率领如花似玉的一群姑娘，开门走出塔楼，嘻嘻哈哈进了花园。乐师拨动琴弦，骑士们便拉了少女们的手，跳起圆舞。只有一个骑士没有上前与姑娘们交谈：蓝瓦躲到浓浓的树阴底下，哪里有心思同别人周旋！

桂尼薇看得真切，暗暗称奇，心中又不免有些遐想。悄悄坐到他的身旁，轻声问：蓝瓦爵士，为什么一个人呆在树下？倒让我更加敬重、喜爱你了。你心里有何愿望，请尽管说，或许我能给你一点安慰？

那英俊的骑士说话虽然得体，却不避直言：王后，请不要管我。良宵美景，自当陪伴国王，我的主公才是。

桂尼薇一听，涨红了脸；一下站起，说话没顾及理智：蓝瓦！怪不得人常说你，对姑娘毫无兴趣，整天在马厩里同年轻侍从鬼混，追着他们作乐！下贱的懦夫，可恶的罪人，我主公真是倒霉，留了你在你身边。我担心他因为你进不了天堂！

蓝瓦满面通红，没想到王后会这样生气，一句不该说的话，竟脱口而出：不，王后误会了！我怎么会干那种勾当？我爱着一个人，她也爱我，天下，没有一个王后比得上她！就是她的使女，也那么善良聪明美丽，无人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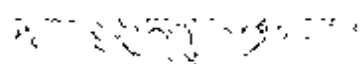
王后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一扭头，满脸泪珠，回了塔楼。倒在床上就病了。对人说，除非国王替她做主，严惩那羞辱她的恶人，她就再不起床了。

亚瑟王那一天在林子里打猎，兴冲冲满载而归。刚进塔楼，王后就哭诉着跪倒在他脚下，说蓝瓦爵士如何向自己求爱，自己怎样拒绝，那坏蛋接着又说出什么难听的话，羞辱了王后：他吹嘘，他有一个爱人，谁也比不上她的家世教养；连她房里的侍女，端水送手巾的丫鬟，都比我，亚瑟的王后尊贵！

国王勃然大怒，发誓要把蓝瓦吊起来烧死，假如他不能到殿上解释清楚。将王后百般安慰了，出来吩咐三个大臣，传令召蓝瓦爵士。

这时，蓝瓦已经回到住处，心里一点不比王后好受。那“爱”字刚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怎么说出了爱，永远
永远地失去了她！
关上房门，心里一团乱麻，
连声呼唤她的名字，却不见
她的身影。哀号叹息，
昏倒了又醒来，一百次
求她宽恕，回来，回来
回来跟我说话呀。



哪怕只一句也好！

可是，四壁没有回音

他咒诅自己的心，不防备的嘴。

他没有举剑自杀，算是奇迹。

他哭喊呻吟，捶胸拔发。

一切都已太晚。蓝瓦呀蓝瓦，

你怎么办？

门外有人喊，国王有旨：蓝瓦爵士立刻进宫，回答王后的指控。骑上二话不说，随使者来到大殿。只见他满面哀容，沉默不语；实际上他心里只求速死，死了，就不必再忍受那悔恨与绝望的折磨！

亚瑟王愤愤地质问：大胆的臣子！你竟敢公然冒犯国王！知不知道，诽谤羞辱王后，就是褻渎君主，大逆不道！还说什么混账话，吹嘘自己的爱人多么高贵，就连她的侍女也比王后漂亮，值得全世界赞扬！

蓝瓦听见国王指责，清醒过来，将事实真相禀报了，否认诽谤王后、褻渎主公：他绝没有说过一句轻浮出格的话，因为他确实爱着一位绝代佳人，虽然他违背了诺言，后悔莫及，再也见不到她了。他向国王保证，愿意接受圆桌骑士的审判，服从他们的判决。可是国王仍旧没有息怒，传令召集大臣会议，要他们立即拿出审判建议。大臣们虽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职责是辅佐国王。于是他们紧急召开御前会

议，参考前例，斟酌再三，定下一个审判日期，以便圆桌骑士全体到庭，组成陪审团(而倘若现在就审，只有留守王宫的骑士参加，且都是亚瑟王的亲戚)。同时要求，蓝瓦爵士向国王立下保证，将如期回来宫中，听候审判，决不逃遁。大臣们呈上这个意见，将理由一条条陈述了，国王问：谁是保证人？因为蓝瓦是单枪匹马来投奔的，性格又高傲自重，恐怕这里没有亲友替他作保。幸好加文爵士仗义，上前启奏：愿为蓝瓦爵士作保。其余骑士听说了，都来王宫，要求一同作保。国王道：好，既然你们愿以自己的采邑封地为他担保，我就把他交给你们。

当下宣誓已毕，众人取了蓝瓦爵士，送他回到住处。一边批评他，一边又开导奉劝，千万不要忧伤过度。消息传开去，全城议论纷纷，有人赞叹，有人惋惜，还有人怪罪那愚弄人的爱情。从前妒忌蓝瓦的人，现在都同他和好了，还每天上门探视，陪他吃饭。只怕年轻人情绪不稳，一时冲动，做出上帝不原谅的事。

审判的日子到了，圆桌骑士全体集合到王宫。国王和王后升殿入座，由掌玺大臣宣布开庭。众保证人陪同蓝瓦爵士来到台阶下，一个个脸色凝重，都在为他担心。我敢说，圆桌骑士当中，至少有一百个宁愿不审判就放了他(假如给他们这个权力)；谁会相信，蓝瓦诽谤王后？国王从宝座上训示，要求按照指控定案；随即把案子和被告人，交由大臣和圆桌骑士审讯。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一派同情蓝瓦，主张宽大；另一派支持国王，要求严惩。然而，那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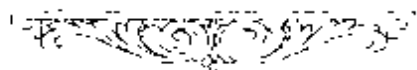
少女们来到殿前下马，走到亚瑟王的宝座下。众人再看，分不清谁更漂亮。她们施礼已毕，齐声道：尊贵的国王，请备好楼台闺房，挂上丝绸帐幔，好让我们主人休息。她一会儿就到，向陛下致敬！

亚瑟王大喜，立即派两名骑士引她们上塔楼，与夫人们见面安顿不提。然后又催促陪审团判决，说他们迟迟不能定案，惹他生气了。众骑士道：主公息怒！刚才我们正在统一判决意见，不想被那两个报信姑娘打断了。我们这就定案！

于是，骑士们重新坐回圆桌，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正吵吵嚷嚷，统一不了意见，突然，又闻马蹄声响，大街上奔来两匹西班牙骡子，各乘一位女官，一身绣花金丝裙，更比先前的少女漂亮。众人一个传一个，说：这下子，勇敢的蓝瓦爵士有救了！伊文爵士冲到蓝瓦身边，大叫：好啦，爵士！为了上帝的爱，说呀！门外又来了两个美丽的姑娘，肯定有一位是你的爱人！

可是蓝瓦立刻回答，不，他不认识那两个金裙姑娘，也没有爱上其中任何一位。俩女官款款而行，来到国王面前，下鞍施礼。众人再看，容貌举止，简直比王后还要尊贵，未免赞口不绝。其中年纪稍长的那位更是仪态庄重，启齿向亚瑟王道：伟大的国王，请把备好的楼台闺房交给我们吧，好让我们主人休息。她马上就到，期待着同陛下会晤！

亚瑟王大喜，命人快引她们上塔楼视察，与先已到达的报信姑娘会合不提。待她们一走，又责备陪审团，说他们办事实实在在拖沓，害得



王后等了大半天，已经火冒三丈了。

骑士们遵命，刚要表决宣判，城门口出现一个骑马的女子。大家抬眼望去，好一位世外仙子，绝代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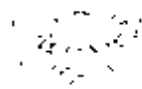
座下名驹，雕鞍金辔，
普天下谁个帝王可比？
那仙子
肩披一领乌云蚕丝斗篷，随风飘舞，
贴身一件薄绸开衩衬衣，纽襟不系，
半遮半露，腰间一段冰肌。
长长颈项，洁白如寒冬树枝上的积雪；
一双明眸，说的不是人间风情；
一头金发，即使纯金剪为丝线，
阳光下也不如它灿烂柔和。
纤纤手腕，托一架猎鹰；
马蹄声脆，一条白犬儿紧随。
霎时间
整座卡莱尔城仿佛走空了人，
静静的听得见缝衣针落地。
男女老少，纷纷站到街头瞻仰，
无论贵贱，全都屏息观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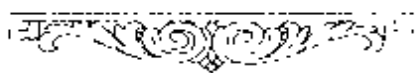
只见她
骑着马
越走越近，
恰如亲眼见着一个奇迹。
人们心头洋溢着感激之情。

加文、伊文、圆桌旁所有爱着蓝瓦的朋友们忽然醒悟，一起拥到蓝瓦跟前：来了来了，以上帝的名义，爵士你的爱人！她一头金发，娇艳赛过太阳；她的确是，美人天下第一！

这一回，蓝瓦止住了叹息，双手不再扶着脑袋；不用看就知道是她！热血涌上面颊，他连连点头：是她，我的爱！要是她能够宽恕我，我就是砍了脖子，也不会在乎——看她一眼，我痛苦全消！

那仙子飘然进了王宫，人们只觉得满庭生辉。她径直来到国王的宝座前才下马，当着大臣们的面脱掉斗篷，让他们目不转睛，把要看的证人看够。亚瑟王没忘记礼数，赶紧起身迎接。宫廷上下，一齐跟着向贵宾致敬，表示竭诚为她效力。众人仰慕赞叹了好一阵子，她才向亚瑟王表明来意：英明的国王！我爱上了一位圆桌骑士，蓝瓦爵士是他的名字。他因为说话不慎，令陛下动怒。但我不愿意见他无辜受罚。陛下须知，这事本是王后的不对，因为蓝瓦爵士绝没有要求过她的爱。至于他一时性急泄露我的秘密，如果我可以宽宥他，就请准许陪审团把他放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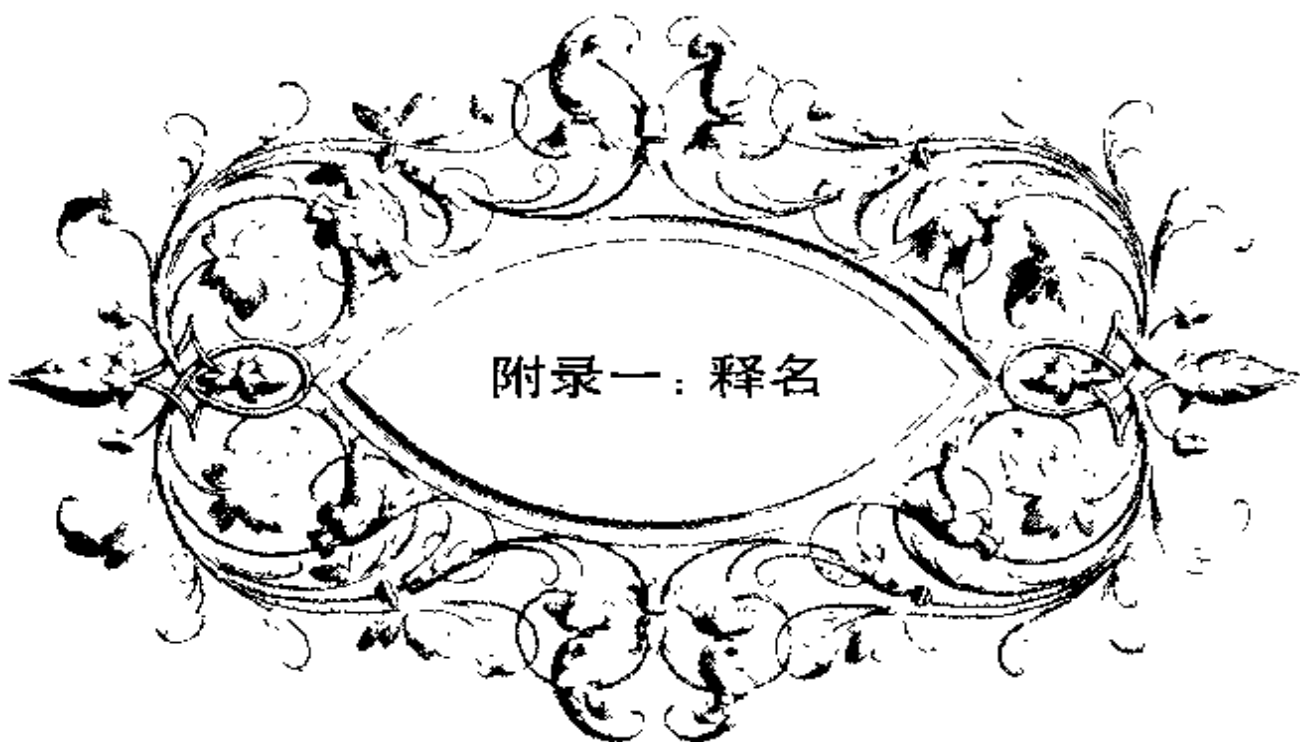




真相大白，亚瑟王同意让陪审团决定处置，服从正义。于是，圆桌上意见一致，蓝瓦爵士辩护成功。立时宣判，当庭释放。仙子谢过国王及众圆桌骑士，随即率女官和报信姑娘告辞。国王虽再三挽留，没有能够为稀客摆开宴席。

大殿门外，有一方黑色大理石，是专给全副披挂的圆桌骑士离开王宫时，蹬脚上马用的。蓝瓦爵士站在石头上，等仙子骑马出得门来，纵身一跃，坐在了她的身后。就这样，我听不列塔尼的歌手唱道：

仙子载走了他，年轻的骑士，
从此，再没有人见过蓝瓦，
有人说，他们去了一座透明的岛屿，
那里青春和爱情常驻。
谢谢诸君。



附录一：释名

本表收录人名、神名、地名、物名、书名、术语等，即书中标出西文的词语（少数含义明了或文中已作说明的从略），共计二百三十五条。除解释本义，也简单介绍相关的神话传说及历史、宗教、语文知识，以帮助读者发现并理解故事在不同层次上的意义。所举作家作品在亚瑟王传奇史上的位置及影响，请按标出的年代参考附录二《年表》。

词条排列以本书译名的汉语拼音为序，拼音相同者按四声及笔画简繁排列，俾便检索。西文词条，放在各部中文词条之后。例如：Artus，排在“A”部末尾。

括号内西文从原著，或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拼写。为方便印刷，希腊名用拉丁字母拼写，长短音及音调符号一律不标。语种简称用方括号注明，如下（汉语拼音为序）：

[爱] = 中古爱尔兰语

[盎] = 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

[冰] = 古冰岛语

[布] = 布列塔尼语

[德] = 中古高地德语

[法] = 古法语

[梵] = 梵语

[哥] = 哥特语

[拉] = 拉丁语

[普] = 普罗旺斯语

[威] = 威尔士语

[西] = 西班牙语

[希] = 希腊语

[意] = 意大利语

[英] = 现代英语

星号(*)之后的词语,本表另立条目解释。

年代略语:前 = 公元前;后 = 公元。



阿波罗(Apollon):

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属乌鸦([希]korone)。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三足鸟,名阳鸟或金乌,可资比较。《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楚辞/大招》:“羿焉张日,乌焉解羽?”羿是射九乌、诛九婴(喷水吐火的九头怪)、断修蛇、擒封豨的英雄。说是为民除害,其实是颠覆神界的秩序,为第十个太阳“打天下”。封豨即封猪,大野猪。封猪修蛇,在西方即白猪雌龙,实为*白女神月后的本相或图腾。太阳(子/鸡)取代月亮(母/猪)而兴的“革命”,许多民族的神话均有记述。见《紫林》,《拱门》。羿还射河伯(白龙),夺河伯夫人“宛若游龙”的宓妃(洛神)。宓妃是手捧金乌、蛇身人首的阳帝伏(宓)羲的女儿。羿妻嫦娥怨恨,夺他的不死药出走。问益十有贰(巫师),益曰:“百。翩翩归妹,独将西行。”于是嫦娥奔月,化作蟾蜍(月精)捣药,躲(丑)在母亲女娲(阿蒂/

月后)的手心,是每见了汉代石刻与砖画的形象。参见*布隆,*地母,*日蟒。

阿多尼(Adonis):

原是亚述/巴比伦神话中的*夏土,金秋入阴,初夏还阳。希腊人传为 美男子,*没药公主之子。为*爱神维纳斯追求,刺野猪失手身亡。故事从罗马诗人奥维德(前43-后18)《变形记》卷十,“獠牙一吻”,语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1593)。此诗风格摹仿奥维德,是莎翁发表的第一首(也是生前最畅销的)诗。封面抄奥维德《爱传》名句:“让别人媚俗惑众,愿金色的阿波罗赐我诗灵感。”然而在*阿波罗和爱神(号“爱阳”)看来,美男子(阳)摧折了野兽的“一吻”(阴),不仅是投忌,还是十足的报复。见《拱门》。

阿芙蓉([法]Avaron):

即*苹果鸟。

阿克梅娜(Alcmene):

迈克尼丁(Eleutherion)的女儿。希腊诗人诗厄俄德(Hesiodos)《大力神之盾》(前八世纪)形容她纤纤却腿,宛如芬芳如*爱神。大宙*宙斯垂涎,化作她丈夫的模样,将一夜延长三倍,与她媾和。次日真丈夫回家,浑然不知自己被人夺了替。只管“终夜怀有夫哥(audouia parakoufi),均受全套爱神的献礼”。结果公主诞下一对双胞胎:一神祇,一人了。神祇长子即希腊神话第一号英雄Herakles(大力神)。见《李隐皇》

阿涅林(Aneirin):

滨的以弗所(Ephesus)月神庙毁了天火。史家考证，时在公元前三五六年夏。

Albion:

英格兰古称。传说源出[拉]albus(白)，因扼守英吉利海峡的多佛(Dover)峭岸运省泛白光故。见《圣杯》。*奈纽斯以为，此名应从[拉]Albina(白女神)，参较同源词：[希]Alphito(白女神)，alphos(白麻风)；[德]alb(精灵)，alldrucken(梦魇)。如此，白既表示光明、神圣、纯洁、*处女，又是病死虚无的颜色。歧义之象征，西方文艺每有刻意发挥的杰作，如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利坚散文史诗”《白鲸》(1851)。小说中船长(Ahab)决死报复的那个神秘的“罩头兜的幽灵”，其实是一头患了白化病(albino)的鲸。

annuit coeptis:

[拉]神赞赏我们的事业。美国国玺箴言。见《拱门》。与之相对的另一箴言“万年新秩序”(novus ordo seclerum)位于国玺反面无头金字塔下方。两句均出自维吉尔(前70—前19)史诗《埃尼阿斯记》。国玺由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主持设计，一七八二年六月二十日国会立法起用。政府宣传资料称，设计为开国元勋之原创；金字塔谓“力量、恒久”，无头(未完成)象征新国家“有待成长并日臻完善”，*天眼则代表一未名的神(deity)而非基督教上帝。

Artus de Bretania:

不列颠[王]*亚瑟。见《拱门》。



巴顿山([拉]Mons Badonis):

史称不列颠联军大败撒克逊人处，地点不详。*高天瑞以为在英格兰南部(*悬石西北)的重镇巴斯(Bath)。巴斯以罗马时代留下的温泉浴池著名，城外小山上古罗马遗址。*奈纽斯《不列颠史》的中世纪抄本，有称巴斯的浴池为“巴顿浴池”(bathna Badonis)的，可作旁证。见《尾声 / 二》。

白花(Blanchefleur):

*哀生的母亲，*雷昂洲三*黎瓦兰之妻。见《药酒》。

白蟒([希]Puthon):

或雌龙、月神的儿子兼情人。希腊*德尔斐神祠的守卫。被*阿波罗射杀，令其“腐朽”(putheai)而得名。见《墨林》。

白女神(Gwenhwyfar):

或白衣幻影，*桂尼薇(作为*地母)的威尔士语名。见《拱门》。参见*女神。

白犬儿(Drudwyn):

负责看守*夏王因劫娶*地母而获的(土地)主权之秘密；其位在冥府，星座为天狼

(Sirius)。白犬儿追捕*野猪王，是*巨人头娶*猪圈王子办的三十九桩*奇迹之一。见《零隐私》。

白诗([威]Cerridwen):

实即*地母(白猪)。白诗架锅煮灵感与知识，等于执掌*视者之九艺。见《墨林》。诗通视(巫术)，通豕(冥兽、灵魂)：[威]kerdd(诗)与[希]kerdos/kerdeia(艺)，[拉]cerdo(匠)同源；通[西]cerdot(豕)。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之后，即有圣母玛丽亚(Mair)取代白诗，掌管灵感与知识之锅(pair)的说法。因为照他们看来，那接受供奉祈祷、不时显灵救人的圣母，已经介了白诗的锅。Mair(玛丽亚)又是pair(锅)的鼻变音形式(m < p: 威尔士语有九个词首辅音，要依性、数及前置代词、疑问词等变音)。于是小*却昂从前照看的那口锅，便成了圣母、圣灵乃至基督的借喻。有诗为证：Crist mab Mair am Pair pur \onhedd(基督圣母生，灵锅净无尘)。

白衣仙巫(Dame Brisen):

曾施法助*废王，使圣杯*伊莲与*郎士洛结合，生*圣杯第三护卫*加拉哈。见《伊莲》。仙巫名Brisen，或通[希]brizeir(眠，迷)，原为凯尔特神话中司医术和诗艺的女神，翼白天鹅。

白踪(Olwen):

*巨人头的女儿。姑娘走路“脚印里长花”，暗示她是花仕(Blodeuwedd)，即英国民间传说里的五朔节女王。见《零隐私》。

参见*摩罗。

鲍尔(Bors de Ganis):

圆桌骑士，*郎士洛的堂弟。见《伊莲》。

鲍德文主教(Bishop Baldwin):

*卡米洛城主教，主持*亚瑟王与*桂尼薇婚礼。代表基督教真理，与*宁薇*墨林的巫术世界相对。

堡石山([威]Craig y Dinas):

石板下的城堡或地宫。见《零隐私》。*亚瑟王率众骑士长眠某地宫、地洞或地道，等待复活或不时显灵的传说，在英国各地(如*军团城、*卡德堡)，甚至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有许多版本，内容大同小异。如意大利民间传说，将亚瑟王的地宫放在西西里岛的火山底下。

班(Ban):

班瓦克三，*郎士洛的父亲。见《伊莲》。

贝鲁尔(Beroul):

古法语诺曼方言诗人，生平不详。有《哀牛》(约1200)片断传世，故事情节与*艾吟迥异而不同于*托马。见《药酒》。

玻璃堡([威]Caer Wydr):

*玻璃岛的别名。

玻璃岛([威]Ynis Gutrin):

即*格拉斯特伯利，古时为湖泽环绕的孤岛，有隐士居住，号仙岛。“玻璃”喻透明、飘

忽而不可及；亦状水色(深蓝至浅绿且透明)，即中古拉丁语文献称作 vitruvus 的色泽。见《圣杯》。注：古代西方语言(如希腊、拉丁、哥特、古英语等)形容色泽、色调(对颜色的晦明冷暖感觉)的词特别丰富，现代语言往往难以简洁地翻译。参较《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灼灼”状桃花色泽之鲜明，非指某一种单纯或混合的色相(如粉红)。

伯纳(Bernard of Astolat):

白*伊莲的父亲。见《伊莲》。

伯畏(Bedwyr; [英]Bedivere):

*亚瑟王的“斟酒人”。早期威尔士传说(如《猪圈下了》)将他描写成神勇的独臂将军，与总执事*凯伊同为亚瑟的亲密随从。见《零隐私》、《尾声/一》。

布法(Thesmophoros):

*地母的号。*女神运作四时，安排秩序，俨如布法。古希腊每年十月，已婚妇女祭祀布法三天，称地母节(Thesmoptona)。见《拱门》。

布隆(Bron, Bran; [威]Vron):

即*渔王，*圣杯的第二护卫。原是凯尔特神话中的日鸦(帝鸦)。参见*爱神，*魔王。一说为小*规昂之父，本名[威]Gwreang或[爱]Freann(中古爱尔兰语词头f—通威尔士语gw—；参见*费昂/规昂)。Freann一音之转，即fearn(白桦树)，古代凯尔特二十“树字母”之八(属土，配帝鸦)。参见*榛树，*智慧。白

桦/帝鸦在民间传说里蜕变为巨人，称Ogyr Vran(可怕的布隆)。“可怕”(ogyr/ocur)一词，或以为源自[拉]Orcus(冥府，死神)。圣杯故事里，渔王与天国无缘，被刺穿腿根的命运，正是神话中第二代天帝日鸦被儿子*宙斯/规昂取代的翻版。注：上文“一音之转”，指元音/辅音位置互换(metathesis)形成词的变体，常见于一些古代语言。如[英]bird(鸟)<[盎]bridd。再如[英]horse(马)<[盎]hors<hros；参较[冰]hross，[德]ros，[哥]Ross(马)。



长臂鲁赫([爱]Lugh Lamhfada):

爱尔兰神话中的日神，从非洲王独眼巨人(Babr)手里夺来爱尔兰。一说非洲王是他的父亲或祖父。见《伊莲》。*墨林所谓爱尔兰王*古洛曼的*悬石来自非洲、为巨人族遗物的说法，源出同一神话。参见*鲁赫。

赤耳驹(Gryngolet):

*加文的座骑，威尔士传说里的仙驹。见《绿骑士》。

处女(Vesta):

古代处女八月月神，节日在八月十三。中世纪演变为圣母升天节(八月十五)；圣母玛利亚也是处女，卒于八月十三；第二日(八月十五)，天使下凡接去天堂。处女因此又象征

*智慧圣活。相传独角兽桀骜不驯却迷恋智慧，猎人以处女引诱，待独角兽头枕女体入梦而三擒之。星座称室女，见《墨林》，参见*戴安娜。

吹号骑士(Erec):

圆桌骑士,*柯雷允传奇《艾力与爱妮》(约1160)的主人公,原型为六世纪*康沃尔领主*葛兰特。见《尾声/二》。

从前与将来的王(Once and Future King):

典出*马罗礼《亚瑟之死》卷二十一：“但英国各地都有人说,*亚瑟王没有死,而是承我主耶稣之意,去了另一个地方;他们说,他将来还要回来……许多人还说,他的墓上刻着这样一句诗:He iacet Arthurus, rex quondam rexque futurus(此地安息着亚瑟,从前与将来的王)。”见《零隐私》。



大地(Gaia):

众神之母。赫西俄德《神谱》(前八世纪)载:混沌(Chaos)初开,先有胸脯丰满的大地和乱人心智的爱欲(Eros)。接着,自混沌化出昏界(Erebus)、黑夜(Nyx)。黑夜(阴)与昏界(阳)合,生清虚(Aether)、白天(Hemera)。之后,大地诞下星光灿烂的*天空;复与之结合,生众巨神。见《墨林》。参

见*爱神。

戴安娜(Diana):

月神,通译狄安娜,即希腊神话的*阿忒米,司狩猎、分娩等,以贞洁著称。故为*处女的保护神,号“林中月神”(Diana Nemorensis),林、狩猎*苹果林。见《墨林》。威尔士王妃戴安娜(1961-1997)取她的名。

道([希]logos):

太初有道,本是希腊人的观念,使徒约翰信喻救世主耶稣:道成肉身(sarx),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新约/约翰福音》1/14)。由此化出中世纪神学老耶稣/道(阳性名词)与教会(ekklēsia)/*智慧(阴性名词)相配的学说,见《圣杯》

德尔斐(Delphoi):

古希腊最灵验的神谕宣示所,在帕纳萨斯山脚。见《墨林》。

迪阿美(Diarmaid):

爱尔兰神话中的英雄,青春国领主*费昂的外甥,*爱荷德的主人。见《拱门》。

地母([希]Demeter):

土地(de)之母(meter),号*勾法。即*白女神、母猪。见《拱门》。诸神都有专属自己的神圣的动物(图腾),受人崇拜。奥维德《变形记》卷五:贝拉城的九姐妹愚蠢,以九是大数而骄傲。找九位缪司(Musae,文艺女神)打赌赛歌,与大地的儿子巨人啼风(Typhoeus)攻打天庭,众神遁入埃及,变形避祸。天帝*宙

斯变曲角白羊，日神变乌鸦，酒神变山羊，月神变猫，天后变白母牛，*爱神变鱼，信使神变乌鸦(ibs)。缪司报之以*地母女儿遭*冥王劫持，入阴还阳的故事。结果九姐妹输掉，罚为聒噪不休的喜鹊(picac)，

地母儿子(Mabon):

凯尔特神话中的小日神。罗马人称作 Apollo Maponos, 即小*阿波罗。见《零隐私》。

地母女儿([希]Kore):

被*冥王劫持做了新娘。希腊名 Persephone, 见《拱门》。

帝米特(Demetæ):

古代威尔士西南一部落，相传*墨林的母亲本是帝米特公主。

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

英国桂冠诗人(1850)、维多利亚朝“亚瑟王文艺复兴”之父。代表作有《国王歌谣集》(1834–1885)、《纪念》(1850)等。

钉锤(baston cornu):

巨人的武器，见摩帝纳拱门石雕。巨人不着盔甲，不使用枪剑盾等常人的装备，而喜欢重型的钉锤、板斧(gasen e)、狼牙棒等，或者干脆赤手空拳，参较*恶巨人，*绿骑士，*魔岛巨人。

冬青(holyn bobbe):

象征和平，也是*绿骑士的出身和魔法的标记。见《绿骑士》。

断魂桥(Pont de l'Alma):

巴黎古桥。威尔士王妃*戴安娜遇难处。中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传说:王室成员在断魂桥决斗，死后灵魂可以升天。见《墨林》。

舵湖(Llyn Llyw):

*猪鬃王子故事甲千年鞋的寻处。“背上插五十把鱼叉”，形容千年鞋身材巨、阅历深。见《零隐私》。

dychymig dychymig:

威尔士诗谜起头语，意如“猜猜看”。也作 dechymic pwa yw: 猜猜看，是什么? 见《墨林》。



厄尔斯特(Ulster):

古国名，今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北部一角。见《绿骑士》。恶巨人(Urgan I vilas): 肆虐威尔士*芒兰公爵领地，为*哀儿博兵。见《尾旗/一》。

eureka:

[希]我发现了。见《圣环》。相传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发现希罗元王冠金子成色

的测量法时，惊喜的叫喊。



法兰西的玛丽(Marie de France):

法语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传世有(编译)《伊索寓言》、《圣徒炼狱记》及十二篇不列塔尼*弹词(约1170)。其中《金银花》和《蓝瓦爵士》两篇取材自亚瑟王传奇。前者写*哀生密会*玉色儿，一双爱人如令银花缠绕榛树，两情交织，不分你我(ne vos sanz mei, ne mei sanz vos)，后者收入本书。

费昂(Fionn):

爱尔兰海底青春国领主，因貌美(fionn)得名。见《拱门》。费昂食“知识之蚌”的传说，与威尔士英雄小*规昂煮“知识之锅”，破*白诗/地母/冥府的知识禁忌相通。见《墨杯》。有学者认为，费昂和规昂(Gwion)实为同一神话角色；[爱]词头(-通[威]gw-)。参见*布隆。

废王(Maimed King):

圣环*伊莲的父亲。一说即渔王*布隆。

凤凰公主(Fenice):

*柯雷先“反《哀亡》”传奇《克里热》中，处于*玉色儿位置的德国公主，*克里

热的姝母兼爱人。凤凰能浴火重生，暗示公主饮药假死、入棺复活之计。见《尾声/三》。

伏提庚(Vortigern; [威]Gwrtheyrn):

五世纪不列颠大督主(supertus tyrannus)，史称他邀请撒克逊人到不列颠驻防，结果引狼入室。见《墨林》，《尾声/二》。参见*韩叶斯。

佛洛萨(Jean Froissart, 约1337-1410):

法国编年史家、诗人。所作诸曲(bailados)、*弹词等，生动机智，影响到同时代英国文学(包括*乔叟的诗作)。见《圣杯》。



高夫瑞(Gaufridus Monemutensis, 1155卒):

威尔士教士，曾在牛津研究、教授神学多年(其时大学尚未建立)。其著《不列颠国王史》(约1136)叙述不列颠一千九百年历史，自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曾孙布列涅(Britus)建国，至公元七世纪末威尔士王喀瓦拉德(Cadwallader)放弃王位，客死罗马。其中关于*墨林与*亚瑟王的章节，最为精彩，为一二、十三世纪勃兴的亚瑟王传奇的先声。高氏称其素材取自友人牛津副主教 Walter(又名 Caeniis, 1151卒)赠送的一部“古代不列颠语(即威尔士语)史籍”，但此书未见他人著录，

或属虚构。

高荒伯(Bercilak de Hautdesert):

即*绿骑士，其名或与(*加文的爱尔兰原型)*克虎林故事中的*摩岛巨人(bachlach)相通。后者披青灰(爱)liath)斗篷，颜色近绿(盎)glas)。

《格尔尼卡》(Guernica, 1937):

毕加索名画(藏纽约现代艺术馆)。此画毕氏曾这么解释：“有人说我的作品进入了‘超现实主义’阶段。我不是什么超现实主义……我画一幅锤子镰刀，人们就以为代表共产主义。但对我来说，仅仅是锤子镰刀而已。只有《格尔尼卡》例外，那是向人民宣传……我是共产主义者，我那幅画就是共产主义的画。但如果要我钉鞋掌，不管我是鞋匠、保皇党还是共产党，随便什么身份，我钉不出政治来。”《新群众》(纽约)3/1945。见《绿骑士》。

格拉贝(Rodulfus Glaber, 约985—1046):

号“秃顶(glaber)修士”。有感于千禧降临，人心彷徨，著《五卷史》，记述千年之交的人事操行、天灾异象等。见《圣杯》。

格拉斯顿伯利(Glastonbury):

即*玻璃岛，位于英格兰南部。见《圣杯》。参见*吉拉度。

格丽安(Grienne):

青春国领主*费昂的新娘，爱上丈夫的外甥*迪阿美。见《拱门》。

葛兰特(Gereint ab Erbin):

六世纪*康沃尔领主。纪念他的哀歌称其在睡关(Llongborth)阵亡，生前曾获*亚瑟支持。见《尾声/二》。参见*吹号骑士。

宫廷爱情(〔法〕l'amour courtois; fin' amor):

指*郎士洛式的永无满足又解脱不了的爱情，套用廷臣对领主的效忠义务和表达方式。见《伊莲》。相传香槟伯爵夫人*玛丽喜欢让手下女官和骑士扮演爱情传奇角色，供自己裁判为乐。宫廷牧师安德雷(Andreas Capellanus)遂仿奥维德《爱经》著《爱艺》(1185)，探讨爱之真谛及*礼仪、*节制、*修辞程式等。十二世纪下半叶由法国宫廷传向欧洲各国。《爱艺》第一章定义爱情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因看见异性之美而陷入极度思念的痛苦”。情节设想为一花园，中央立一女子，即天人(dame)，由侍女陪伴听歌赏花。墙外路过一(无长子继承权的未婚)年轻骑士(juene)，惊鸿一瞥，便收编在爱的奴隶名册里了。天人即以婉拒、回避、冷落等姿态考验骑士。此时夫人是“自由”的，在爱的“游戏”中居主导地位，直至接受求爱，变成破晓歌(auback)和比武大会英雄的俘虏。然而她的身体，那求爱骑士的目标，却非自己所有。其“纯洁”从的是她父亲，现在是她丈夫以及全体成年男性亲属的荣誉。这荣誉稍有污损，他们就必须挺身决斗。故而贵族阶级的妇女，时时刻刻，都要有人陪伴监护：女人的心智，一如她的容貌，向来脆弱多变。这就使得爱的游戏对爱人双方都格外危险，充满痛苦的等待、犹豫、猜忌和暗示。这“危险”(dangier)在诗歌中，还成了天人考验骑士的游戏策略的代

名词。危险，所以爱人心中的欲望、幻想更加炽烈，同时逼迫他们加倍地节制、服从礼仪，好让游戏不要中断。理想化(诗歌中)的宫廷爱情因此既是肉欲的，又是幻想的：是爱欲之满足的不断期待和无限延宕。

共济会(Free Masonry):

秘密宗教社团，源于古代石工行会，组织遍及欧美。革命家、政治家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在其名著《理性时代》(1793)手稿中曾探讨共济会起源。见《拱门》。参见*天眼。

古悉(Gwrhyr):

*亚瑟王的翻译官，通三界一切语言。见《零隐私》。

怪忌(geis):

神话英雄(通常不为人知的)禁忌或致命弱点。例如*迪阿美听见猎狗的吠声即脚不能住。见《拱门》。

规昂，小(〔威〕Gwion Bach):

威尔士神话中斗*白诗/地母的英雄，*视者*塔列森/墨林的前身。见《墨林》，参见*费昂。

桂尼薇(Guenevere):

*亚瑟的王后。爱上*郎士洛，被*毛德列劫持。参见*白女神。

郭弗利(Gottfried von Strassburg):

德国大诗人，生平不详。受*托马启发，

作中古高地德语传奇《哀兰》(约1210，不完成)。见《药酒》，《尾厅/三》。

Galvagin:

即*加文 见《拱门》。



海(〔法〕la mer):

参见*爱、*苔。

韩叶斯(Hengest):

*久提庚招募到不列颠驻防的撒克逊雇佣兵首领。一般认为，即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和《盎格堡的袭击》(片断)中，丹麦人或“半月麦人”的同名部落领袖。见《墨林》。

红头发执事(Aguynguerran li Rouge):

金发*卡色儿的不成功追求者。见《药酒》。西方素有红发不吉的迷信，起源甚古。如托名亚里士多德致学生亚历山大帝第(古叙利亚文)《秘中秘》，十一世纪传到欧洲，移译摹仿再三。书中便有“红发多诡计，狡黠如狐狸”之语。

湖夫人(Lady of the Lake):

名*宁薇。居*亚瑟岛片近仙湖中。抚育“湖中”*郎士洛成人并多次施法救*亚瑟脱险。见《墨林》，《伊莲》。

荒丘, 葱茏的(lawe; [盎]hlaw):

*绿骑士*高荒伯考验*加文的“广窗无门的绿教堂”。右局及象征意义, 参见*生命之树。

火焰三角([拉]trigonus igneus):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发现的巨蛇座与天鵝座新星(stellae novae)。见《拱门》。三角兆火, 半为路西。试比较香港中银大厦(流水托送的三角组合)的设计与风水布局。



加拉哈(Galahad):

*郎士洛与圣杯*伊莲“完美结合”所生的儿子,*圣杯的第三护卫。加拉哈也是郎士洛的原名。古法语散文“标准本”《求圣杯》(1215-1230)说,他虽然诞生误会(圣杯伊莲冒充杜尼薇得种),却能保处子之身,终于坐上*圆桌第十三个席位(即叛徒犹大空出之位,见《圣杯》),克艰万难,寻见圣杯、喜极而亡。

加文(Gawain):

*亚瑟王的外甥,*安娜与*洛特之子。见《绿骑士》。

极北人(Hyperboreoi):

希腊人所界“极北”,在北风(Boreas)背后,气候温暖,人民虔诚幸福。见《墨林》。北风吹不着的国度,在凯尔特神话中则指人死后去的世界。参见*仙界。

吉拉度(Giraldus Cambrensis, 约1146-1220):

威尔士教士、学者,著有威尔士、爱尔兰历史及地点多种。曾考察*格拉斯顿伯利古寺,为刚发掘的*亚瑟王与*佳尼薇合葬墓(约1191)留下珍贵记数。见《圣杯》。

吉兰(Gilain):

威尔士公爵,仙狗*遗忘的主人。曾收留*良生。见《尾声/二》。

吉洛曼(Gillomanius):

爱尔兰人,被*蟠龙击败,夺走*悬石。见《墨林》。

吉尔达,智者(Gildas Sapiens, 570卒):

威尔士史僧,也是英国第一名史家。著《不列颠沦亡记》(约540)传世,见《尾声/二》。

剑栏之役([威]gueith Camlann):

*亚瑟对*韦德列的最后决战,地点不详。见《尾声/二》。参见*卡德堡。

节制([普]mesura):

*宫廷爱情的规则之一:爱人须守*礼仪、行节制,无论心中多么痛苦,甚至一切努力终归徒劳。普罗旺斯行吟诗人马卡布古(Marcabru, 约1110-1150)有言,缺乏节制,爱人便会落入种种暴行(foudatz)而不能自拔。

歌颂爱情之艺同理。但丁(1265—1321)《神曲/炼狱篇》二十四章说：“柔韵新词”(dolce stil nuovo)是诗人用心灵忠实“听写”爱情的结果，亦主张节制。显然，*哀与与*卡色儿是犯规者；因为犯规而发生悲剧冲突，反而比守“规矩”的*郎士洛更受历代诗人的青睐。见《尾声/三》。

杰明亚诺(San Geminiano):

五世纪圣人。四五二年匈奴+阿提拉(Attila, 453卒)攻掠意大利，圣人力破，使其“饶恕”了摩帝纳城。死后百姓奉为庇护。

净火天([意]empireo):

天堂最高层。据但丁描述，为大光明大智慧之域。见《扶门》。

敬姑娘([希]Opis):

据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记载，*极北人派到帝洛斯岛供奉*阿波罗的两名*处女之一。她们的名字(敬、明)，可能是希腊人的意译。见《墨林》。

巨人头(Ysbaddaden Penkawr):

*白踪之父。居山楂堡坐山楂椅，须杀尽女儿的求婚者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见《零隐私》。看似荒诞，实有所本。山楂为贞洁之树，其月属贞母(Mata aidolia)，即五月(mensis Maius)。贞母生性暴法，在山洞甲避众神，被天帝*宙斯发现，强与交欢，诞下引导亡灵去冥府的信使神(Hermes)。事迹见荷马风《信使神颂》。是故，古代希

腊罗马都有五月洗神庙、忌婚嫁的风俗。而*地母/桂尼薇五月遭劫入冥府/水域，*人头之女*白踪在民间传说里做五朔节(May Day)的花王，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巨人之舞([拉]chorea gigantum):

形容*悬石(“巨人族的遗物”)。见《墨林》，参见*长臂鲁赫。

巨蟹宫(Cancer):

尾酒神(Dionysos)，为*处女忌。见《墨林》，酒神扶牛角(植大麦)，戴葡萄(创酿酒)，号尤替(Lusios)；常令女子狂欢神志不清，享受山羊(tragos)献祭，希腊悲剧即源于献祭仪式的白羊歌舞(tragodia)。参见*帕西法。

军团城(Caerleon):

在威尔士东南，原是罗马军要塞。一说即*卡米洛城。见《尾声/二》。据*高夫瑞记载，也是*圆桌分裂之后，*桂尼薇投奔的修道院所在地。



卡德堡(Cadbury):

*格拉斯顿伯利/苹果岛东南一平顶小山，有要塞遗迹，考古学家勘探，可追溯到铁器时代。据*李兰记载(1542)，山顶又名“北

瑟宫”，百姓通称*卡米洛城。当地传说，山坡藏暗门，每年（一说每七年）仲夏夜或圣诞前夕自动打开片刻，可见*亚瑟王及众骑士长眠地宫。附近有剑河(River Cam)，一说即亚瑟对*毛德列决战之*剑栏。见《尾声/二》。

卡米洛城(Camelot):

*亚瑟王的都城及*圆桌驻地，初见于*柯雷先古法语八音对句长诗《郎上洛》。参见*军团城、*卡德堡、*温彻斯特。

凯尔特([希]Keltai):

凯尔特人属高加索人种，是最先定居欧洲的民族之一。今欧洲城市如巴黎、米兰、维也纳，河流如泰晤士、塞纳、莱茵、多瑙，均源自凯尔特名。中世纪的*亚瑟王传奇，却是凯尔特人失去了大半家园、沦为受压迫的弱小民族之后的创造。所以诗人幻想的瑰丽、听众期待之热烈，就格外动人。见《前言》。凯尔特语族属印欧语系，分两支：盖尔(Goidelic)和布列吞(Brythonic)。前者有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和曼岛语；后者分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历史上首先演唱亚瑟王的，是威尔士歌谣。但贯穿故事的神话母题，则源于古代凯尔特/希腊神话(如*地母)和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如*圣杯)。

凯伊(Kay; [威]Cai):

通作*亚瑟养父(Ector)之子，亚瑟王宫廷总执事。在威尔士传说里他神通广大，可变化身形、手心放火。见《拱门》、《零隐私》。

参见*伯畏。

康沃尔(Cornwall):

地名，今英格兰西南角。*亚瑟生于康沃尔*天梯堡，母亲*意格琳是康沃尔公爵夫人。“康沃尔野猪”是亚瑟作为不列颠土地或*地母的拯救者的号，见《拱门》。

柯雷先(Chretien de Troyes):

十二世纪法国宫廷诗人，*亚瑟王传奇进入欧洲文学主流的一大功臣，传世有《郎上洛》、《圣杯传》、《克里热》等五篇传奇(1160-1190)。参见香槟伯爵夫人*玛丽。

克虎林(Cuchulainn):

爱尔兰神话英雄，日神*鲁赫之子。杀神迈虎林(Cúchulainn)的巨犬(Cú)而得名。他接受*库罗砍头考验的传说，是*加文与*绿骑士故事的原型之一。

克里热(Cligea):

*柯雷先同名传奇的主人公，*凤凰公主的爱人。

爱(l'ameir):

*爱不能止，寤寐思服，最苦。古法语“爱”“苦”同音(l'ameir)，爱上不该爱的人，心中矛盾绝望大如*海(la mer)，复又谐音。见《药酒》、《尾声/三》。

库罗(Curoi mac Daire):

爱尔兰神话中的魔岛王，曾变作*巨人斧斩*克虎林，考验英雄的勇气。见《绿骑士》。

死。见《药酒》。

丽日王后(Goleuddydd):

* 猪鬃王子之母。怀孕发疯，母猪鬃才恢复神志，暗示神灵附体或投胎。见《零嗅私》。

林怪(wodwos, [盎]wuduwasa):

北欧传说里的森林侏儒、怪物。见《绿骑士》。

林神([希]Pan; [拉]Faunus):

人身羊足双角，善预言、音乐，发明排箫。见《墨林》。

灵感([威]awen):

据威尔士史僧*吉拉度，*视者乃受灵感激发者(awenyddion)，故能预言未来。为进入获取灵感的迷狂状态，凯尔特歌手除了长期训练之外，也有靠食牛肝菌等毒性植物的。见《墨林》。

灵知派(Gnostics):

基督教流派，形成于二世纪初，长期被正统教会视为异端而屡遭镇压。教义有强烈的神秘派柏拉图主义倾向，主张物质世界为次级造物(demiourgos)所创；人的灵魂或气(pneuma)须摆脱肉体羁绊，直接认知(gnosis)拯救者(耶稣)的奥秘而回归大*智慧和太光明。见《拱门》。参见*纳哈马地，*水星日。

卢阿，义士(Rohalt li Foitenant):

* 哀生养父，后为*雷昂洲领主。见《药

酒》。

鲁赫([爱]Lugh; [威]Liwch):

凯尔特日神，名“河”。而如骄阳不可正视，好斗而神勇如“猛”(lleu)。鲁赫崇拜曾遍及高卢、不列颠、爱尔兰。今法国里昂(Lyons)、荷兰莱登(Leider)、英国卡莱尔(Carlisle)等地名，都源于他的名字。*加文的父亲在威尔士传说里叫Ilew ap Cynfarch，实指鲁赫。见《绿骑士》。参见*长臂鲁赫，*洛特。

绿骑士(Green Knight):

名*高荒伯，*莫甘娜姐妹的骑士。绿也是狩猎*处女(林中月神)的颜色，象征巫术。故*宁薇绿袍白马。见《墨林》。

罗贝尔(Robert de Boron):

法国勃艮第诗人，首先将中世纪*约瑟*圣杯传说与*亚瑟王传奇结合。著有长诗三部曲(约1200)，今存《约瑟》全本、《墨林》片段及《帕西宏》散文本(后人改写)。见《圣杯》。

洛特(Loth):

挪威王子，*亚文之父。此名字为*亚瑟王故事进入中世纪欧洲主流语文(拉丁语、古法语)之后，日神*鲁赫(Lugh/Llew)的拉丁化拼法。见《绿骑士》。挪威，凯尔特人亦称Lodnland，发音与水底或彼岸的冥界(Llŷchlyn)相近。“挪威商人”指出没无常“贩运死亡”的北欧海盗，如拐骗少年*哀生出海者。见《药酒》。

《金驴》卷十一，谓*白女神的真名乃埃及神后以西丝(regina Isis)；非、亚、欧三大洲的女神虽然“名号繁多”，皆是神后的变相。这是斯多葛学派的主张。见《拱门》。

明姑娘([希]Arge)：

*极北人派到帝洛斯岛供奉*阿波罗的两名*处女之一。参见*敬姑娘。

明月(Phoibe)：

女巨神，*大地与*天空之女，曾执掌*德尔斐神谕。见《墨林》。

冥王([希]Hades；[拉]Pluto)：

帝鸦之子，*宙斯之兄。掳*地母女儿为后。见《拱门》。

魔岛巨人([爱]bachlach)：

魔岛王*库罗为考验英雄*克虎林而变的巨人。见《绿骑士》。参见*高荒伯。

没药公主(Myrrha)：

恋父(Ciryras)乱伦，被*地母变作没药树，生*阿多尼。见《拱门》。

莫甘(Morrigan)：

爱尔兰神话的*白女神或*地母。见《绿骑士》。有三名三体，分别掌管九洁生死：处女(Ana)、佛与(Badb)、死母(Macha)。参见*安娜。

莫甘娜，仙姑(Morgana；Morgne la Faye)：

*亚瑟的异父姐(*康沃尔公爵之女)。*莫

甘*安娜，连读得名。见《绿骑士》。

墨林([威]Myrddin；[英]Merlin)：

“天下第一号视老”、诗人、神匠。造*悬石、*圆桌。名字或解作“海(mor)居士”，即海豚；巨神*阿波罗的使者。参见*塔列森。

Mardoc：

[右]*毛德列。见《拱门》。



纳哈玛地(Nag Hammadi)：

埃及地名，一九四五年，当地出上一批湮没了十六个世纪的*灵知派经典，即《真理福音》、《托玛福音》等十三部科普特语(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埃及语)抄本。见《拱门》。据说，瑞士心理学家、“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的创始人容格(Carl Jung，1875—1961)晚年读到《真理福音》译本，叹道：我毕生探索的那个心灵(psyche)，这些古人早就懂了！

奈纽斯(Nennius)：

北威尔士史信，撰《不列颠史》(约830)传世。见《尾声/二》。

黏胶(lim)：

涂在树枝上捕小鸟。中世纪作者常用来比喻爱情。见《药酒》。如*乔叟长诗《特罗

勒斯与克丽西德》(约1387)卷一，形容王了(Croclias)一见钟情，爱上克丽西德：爱黏住(lyme)他的羽毛了，只他在人前如何装没事一样！

涅塔纳博(Nectanebo):

埃及末代法老。见《零隐私》。参见*奥林比娅，*鹰首三神。

宁薇(〔威〕Nimue,〔英〕Vivien):

号*湖夫人。诱惑梅林一节，套用传统的“秘密告女人”母题。参较魔岛丁*库罗和力士参孙(《旧约/士师记》)等英雄说出秘密，遭妻子背叛的故事。亦作“冷剑白仙”或白蛇。参见*肖钢剑。

女神(〔意〕diva):

此词占印欧语词根(*deiw-),本义“放光、变化”，转义“天、神”。试比较:〔拉〕deus/diūs,〔希〕zeus/dios,〔梵〕devas/divyas,〔爱〕dia,〔威〕duw,〔盎〕Tiw,〔冰〕Tyr。都指“神”。罗马神话的月神名Diana(*戴安娜),即此词根加表示女神的词尾-ana(*安娜)而成;月生银辉、形状多变,又称*白女神。见《拱门》。



帕西法(Perceval):

性过纯,属*巨蟹。母亲怕他随父元覆辙,或死异邦,从小关在田畴中养育,长大偶见铠甲骑士过路,居然不知是何物。一说为*渔王的外甥,号“圣杯骑士”,故事见沃夫兰(Wolfram von Eschenbach)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帕西法》(约1205)。十三世纪中叶起,*郎士洛父子形象日臻完美,*圣杯骑士的事迹,在传奇中便逐步让位给处子救星*加拉哈,如*马罗礼《亚瑟之死》对三者的描写。

蟠龙(Uther Pendragon):

*亚瑟生父,*安布罗修之弟,见《零隐私》。参见*意琦琪。

皮克特人(Picti):

古代苏格兰一部落,不列颠人的世敌。见《墨林》。

牝马神(Rhiannon):

威尔士传说里*白女神的变相之一,代表女神可怕的一面,专吃小孩。在希腊叫口马(Leukippe),食了自己儿子的凶神。但她也掌诗艺,她的“将死者唤醒、给生者催眠的黑笛儿”,即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塞壬(Scirenes),每每用甜蜜歌声诱人走向毁灭。见《零隐私》。

苹果岛(〔威〕Avalon):

即*玻璃岛。相传岛上多*苹果树而得名。见《圣杯》。

苹果树(〔威〕affelensau):

苹果剖开,心呈五角,可藏奥秘,故为禁

果。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树，传说即苹果树。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禁果神话。见《墨林》。参见*库罗。

璩兰根(Brangain, Brangien):

金发*玉色儿的贴身侍女。见《药酒》。



奇迹([威]anoetheu):

英雄的生命和声誉系于奇迹。所以*亚瑟王在*卡米洛城摆酒宴，规矩是不见/闻奇迹不开吃。见《绿骑士》。*巨人头用(他以为)办不到的奇迹为难女儿的求婚者，取他们的首级，则是反面的例子。见《零隐私》。

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1343-1400):

中古英语文学之巅峰。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多处借用*亚瑟王传奇的情节母题。中文有方重先生译本。



日耳曼, 圣人(Germanus d'Auxerre, 448

卒):

受教皇命, 曾两度自高卢到不列颠传教, 打击异端。见《墨林》。*奈纳斯《不列颠史》第二十九节: *伏提庚抗拒教化, 居然娶自己的女儿生子, 取名浮士德(Faustus)。圣人召集僧俗大会谴责, 伏提庚指使妻/女抱儿/孙跪圣人膝上叫“爸爸”, 令其难堪。圣人道: “我会当你父亲, 收留你的; 若有人拿来剃刀剪子木梳, 你可交给生你的父亲。”孩子果然转身就找伏提庚, 要求剪发(出家)。后来浮士德由圣人收养, 成为有名的教士。



萨伏瓦(Savoie):

古公国名, 位于今法国东北。见《圣杯》。

色迷拉密女王(Semiramis):

传说中亚述帝国的统治者, 造巴比伦城及十大奇观之一“空中花园”。见《蓝瓦》。

神判([拉]judicium Dei; [盎]ordal; [德]urteil; [威]præf llym):

英国古代法定的神判有两种: 贵族火判, 如*玉色儿探火盆; 平民水判, 如一直延续到美国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的女巫河水。就其正义的渊源和结果而言, 中世纪的骑士决斗也可看作一种神判。见《药酒》, 《尾声/三》。

圣杯([法]sangraal; [英]holy grail):

盛耶稣血的酒盅([拉]gradalis)，“见杯者得与主同在，享水同的福。”故事溢源于法国诗人*柯雷允和*罗贝尔的*约瑟与*圣杯传奇。但德国诗人沃夫兰在《帕西达》(约1205)中描写的“圣杯”(Gral)，却是一块石头。此石的来源，在中世纪炼金术传统，即所谓神秘无踪的“哲学家石”。见《前言》。法力无边，也能供应酒菜、惩罚罪人。参见*喉罪流的*血。

生命之树(pan):

苏格兰神学家“精研博士”唐恩(Duns Scotus, 约1266-1308)以为，天堂可看作人性的写照，分内外两域：内为阳域，称作“心智”(nous)，是真与善，即上帝的*道居住的地方，理智的故乡。生命之树便是上帝种在那儿的；从树下的生命之泉(fons vitae)流出四条清溪，即四大美德。外为阴域，称作“官感”(aisthesis)，却是钟误虚荣的乐土，*知识之树与蛇(引诱夏娃食时二禁果、代表所谓“贪欲偷生之乐”)的家宅。阴阳两域须如基督(阳)与教会(阴)那样，灵肉结合，方能达于平衡完美。任何令外域官感愉悦的事物，都要由内域心智裁判了，才可认定真假、善恶。按照这一理论，*阿义爵士为保命而藏下*高荒伯夫人所赠的*腰带，乃是两域失调的结果；他只顾得眷恋生命之美(官感)，却忘了生命的本源在理智的正确裁判(心智)。见《绿岛I》。

十点金字塔([希]tetractys):

如佛罗伦萨石匠解释，十乃双五、五官

；指，合“五五真金”之数。见《拱门》。小*魏诺/塔列森非改宫廷诗人，今得“总歌手”座位(kadet)后，赞美(自己尝过的)*白诗*灵感之锅为“五树之锅”，和五音八度。树即古代凯尔特人的树字母，象征语言、*智慧。参见*所罗门之星，*棒树。

视者([威]derwydd; [英]druid):

古代凯尔特部落的视者(诗人)，兼巫、史之职，地位极高。其座位在国王右手(见《圣杯》*阿美答圆桌手绘图)；衣六色，与皇后同。相传须经过十二年严格训练，达到“七级智慧”，方能胜任。见《墨林》。

水星日([拉]dies Mercurii):

即星期三信使神日。见《零逸私》。信使神(Hermes)又是信翼，是白天入冥府的导引，商人和商人的庇护、反字母、数日、魔术和音乐的发明者。参见*巨人头、*灵阳派经典论*智慧，必一列*(埃及)亚与高大学派。源头相传是一位名叫“三重极六信使”(Hermes Trismegistus)的圣人。他传的道，比以色列人的先知与*布法者摩西还要早，乃是如今沉睡在大洋深处的大西岛(Atlantis)文明的预言真话。最有名的教导，至今还被人们引用，有这么一句话：弟子 Asklepios 问得神天(宙斯)之道，圣人回答：“世上处处是神的形象，Asklepios 呀，人*奇西却在人自己！”意谓人*道在人、天闻在己。见《拱门》。人想世上会死的吗？神不过是天上不死的人(《约合对地线卷》抄本六)。

睡莲(nymphaea):

两年后，亨利在伦敦继位登基。托马与《哀生》赞美玉色儿，应不难获得爱丽诺王后的赏识。见《药酒》。



顽石，单根独立([布]menhir)/三根搭门([布]dolmen):

*悬石的构造，实际是这两种独立的和搭门的顽石之结合。巨石的宗教或医疗功能(法力)，则与其选材、方位和造法有关。见《墨林》、《拱门》。

忘忘(Pticru):

*哀生送*三色儿的仙狗、颈上的魔铃能使人忘记一切痛苦。原属*吉兰公爵。见《尾声/三》。

威利杰莫师傅(Maestro Wiligelmo):

*摩帝纳大教堂正门浮雕的作者，生平不详。

魏吉尔(Polydore Vergil, 约1470—1555):

旅居英国的意大利教士、学者。与《乌托邦》作者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等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斥*亚瑟王故事为“老太婆胡言”(anil bus tabelis)。*李兰等遂群起反击。见《尾声/二》。

温彻斯特(Winchester):

英格兰南部古王城，*马罗礼笔下的*卡米洛。城堡内存有*业瑟王*圆桌，史家考证，是一三四四年专为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定制的。见《尾声/二》。

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

非特烈大帝的行宫，在德国波茨坦附近。见《药酒》。

五月……·猎鹰(Gwalchmai):

*加文的威尔士语名字，喻指其为日神之子。见《绿骑士》。

Winlogoe:

[布]*柱尼薇。见《拱门》。



夏王(Melwas):

五朔节(立夏)还阳，领受供奉，携*柱尼薇/地母入水城/冥府。见《拱门》。参见*阿多尼，*毛德列。

仙界(Annwn):

威尔士神话中与人间(此岸)相对的另一世界(彼岸)，须坐船前往。也叫“无底之地”，藏有“勇士之锅”等宝器，让英雄争夺。见《零隐私》。

刚钢剑(Excalibur, [威]Caledfwlch):

*湖夫人治愈,送*亚瑟王的宝剑,象征国王主权。后由*伯畏掷还湖中。见《零隐私》,《尾声/一》。

小丹尼斯(Dionysius Exiguus):

六世纪梵蒂冈神学家、教会法学者。考订公历,以耶稣纪元。按中世纪教会传统,耶稣诞生在罗马建城后七五三年。今人考证,他实际生于公元前六至四年,受难时约三十五六,不出四十。见《圣杯》,《尾声/一》。

心的杀手([德]herzen jagerin):

比喻*药酒催生爱情,心为情之官。语出*郭弗利《哀生》十五章。

修辞程式([拉]topoi):

理论上,好骑士必定是好爱人。爱人谈吐须文雅礼貌,故修辞也是一种骑士美德。*加文即以善辞令而著称,见《绿骑士》。程式由学者采集示范,编成手册,如流行一时的杰弗雷(Geoffrey de Vinsauf)《新诗学》(约1200)。见《伊莲》。参见*宫廷爱情。

悬石(Stonehenge):

史前神庙或祭坛遗址,位于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利(Salisbury)平原,以其巨石凌空,如悬云天而得名。相传由*墨林建造。

旋宫([威]Caer Siddi):

爱尔兰和威尔士神话常描写的魔岛,*库罗的领地。飘忽不定,仿佛在旋转;如*玻璃岛,常人不可见。见《绿骑士》。

血,赎罪流的([法]sang real):

意译“王之血”,王指*耶稣。耶稣为人类赎罪而牺牲在十字架上。古法语发音谐*圣杯(sangraal)。



亚瑟(Arthur):

*蟠龙与*意格琳之子。娶*桂尼薇/地母为后,与异父姐*安娜/莫甘娜结合,生*毛德列/夏王。见《零隐私》,《尾声/四》。

亚瑟王传奇,或作“不列颠演义”([法]matiere de Bretagne):

十二世纪末,法国诗人波德尔(Jean Bodel)将当时流行的传奇故事按题材分三类:“罗马演义”讲希腊罗马的神话和历史;“法兰西演义”歌颂查理曼大帝的业绩;“不列颠演义”则以*亚瑟王*圆桌骑士的故事为主,兼及其他*凯尔特传说。见《前言》。

妖人(warlaw; [盎]waerloga):

即巫师。*哀牛屢次大难不死,化险为夷,*马克王的大臣们认为他有巫术在身。见《药酒》。

腰带(gordel; [法]gyrdel):

象征女性性爱,阴柔克阳刚的意象。见

《墨林》、《绿骑士》。

药酒(philtre; [法]poison):

中世纪的*哀生*五色儿传奇，药酒的效力有两说：或至死不变，如*托马*、*郭弗利的版本；或只管数年，如*艾哈*、*贝鲁尔的故事。传奇因此分为两支，情节略有不同。见《药酒》、《尾声/三》。

野猪王(Twrch Trwyth):

猪是*地母/白女神的属相或图腾。故*猪鬃王子欲娶*白踪，须拔下插在野猪王头上、象征*女神主权的梳子和剪刀。见《拱门》、《零隐私》。

伊莲·白(Elaine le Blank):

小名百合(Lis)，从*马罗礼《亚瑟之死》。古法语散文“标准本”(1215-1230)原作Damoiselle d'Escalot，英译通称Lady of Shalott(夏萝女)。故事说夏萝女命中注定，只能从闺房的镜子看外边的世界。一旦*郎士洛出现在镜子里，她忍不住回头直视，便患上了致命的相思病。

伊莲·圣杯(Elaine):

一如*哀生悲剧与三个*玉色儿纠缠一起，朗士洛的一生也有三个伊莲：母亲伊莲(班瓦克王后)、圣杯伊莲(* 俊王之女)和白伊莲(* 伯纳之女)。

伊文(Ywain; [威]Owein):

号“雄狮骑士”，事迹见*柯雷克长诗《伊文》，见《蓝瓦》。

意格琳(Ygraine; [威]Eigr):

*亚瑟的生母/伯母，*康沃尔公爵夫人。见《零隐私》。

鹰首日神(Horus):

埃及神后*地母(Isis)与兄/夫冥王(Osiris)所生之子。埃及人相信，每一位法老都是他的化身。见《绿骑士》。参见*涅塔纳博。

渔翁/渔王([法]pescheur):

即*布隆。基督教基本信条“耶稣童子救世主”用希腊语读，其首字母恰成一个“角”字(ichthys)，所以渔翁做了*圣杯第二护卫。但古法语“渔翁”发音谐*罪人(peccator)，一语双关。其丰富的宗教象征，又是中世纪圣杯(哲学家石)传奇的一大主题。见《圣杯》。

玉色儿(Isolt, Yseut; [德]Isolde, Isot):

*哀生故事里共有三个玉色儿：一是爱尔兰玉色儿王后，*力士的姐姐，善医术。二是她的女儿金发玉色儿，哀生的爱人/舅母，母女二人*郭弗利赞曰：“一双玉色儿、太阳并朝霞”(zwei aber Isot und aber Isot, die sunne unde ir morgenrot)。太阳在德语(及其他日耳曼语)是阳性名词。三是希列塔尼白手玉色儿，即哀生出国流亡一时动摇，“灾”娶的妻，哀生宿终，欲见金发一面。白手因得不到丈夫的爱，怨金发，便谎报来招接的是黑帆(表示未接到爱人)、断了哀生的希望和金发的生命。见《药酒》、《尾声/三》。

圆桌(Round Table):

一说*梅林为*蟠龙造，象征乾坤团圆，

坐一百五十个定天下的骑士。蟠龙死后归*桂尼薇的父亲(Leodegrance)。*亚瑟称王，娶甘尼薇(*地母)，圆桌便是她的嫁妆(国土)。墨林指示，圆桌仿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摆*圣杯桌(即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那张)，设一叛徒犹大空出的“危座”(siège penitencier)，专候一处子骑上圣杯第三护卫(*加拉哈)到来。

约瑟·亚利马太城的(Joseph d' Arimathe):

*圣杯第一护卫。善人约瑟葬耶稣。除了出了爱心，还遵循摩西律法：死刑犯须当天下葬的规定(《旧约/申命记》21/23)。事迹见《新约》诸《福音》书。

云石岬(Marblehead):

美国麻省波士顿东北一海滨小镇，多画廊。见《绿骑士》。



债(rihtes; [盎]riht):

本义为真、正、公、法、罚等；转指权利/义务、名分/责任等相反相成的概念；*绿骑士该得的那份年礼，即*加文欠他的债(砍头)。故其含义远比现代英语right(公正、权利等)宽广而灵活。语源上，此词与[盎]rice(王国、力量)通。或谓正义自三权止，三“论”

则“直”。参较：[司]reiks(正国)/rihts(直)，[德]ric(王国)/riht(直)；[拉]rex(王)/regu(治)/rectus(直)。皆同源词。

造物([意]fattore):

指耶稣。《神曲/天堂篇》三十二章赞圣母为“自己女儿的女儿”，另一解：上帝(父)、耶稣(子)、圣灵三位一体；子虽是*处女玛丽亚所生或缔造(fattura)，但实际上，造物三位一体，先已缔造/生了自己的母亲。见《拱门》。

榛树([威]collen):

古代凯尔特*祝者发明“树字母”(Beth-Luis-Nion)文字，榛为二十树字母之九(coll)。“树”在所有凯尔特语言里都有“字母”的意思。传统上，榛是所谓(匹配七曜的)“树的七首领”之一，特以果、枝为贵。果带壳，食之得*智慧，枝做手杖，可探水源、发宝藏、辨坏人。见《零隐私》。爱尔兰古地志说，青春国有一泉，泉边长一老榛，结“诗艺九榛子”，泉底卧一鲑鱼，食树上落下的榛子而得道。所以*费昂食鲑鱼和*魏昂尝灵钢，说的同一件事，即探求三界的知识或奥秘(“道”)。

正义(Themis):

女巨神，*大地与*太空之女，大帝*宙斯的第二任妻子。见《墨林》。

知识之树(gnoston):

个称“善恶知识之树”，长在上帝为人类始祖亚当开辟的伊甸园(《旧约/创世记》)。上帝告诫亚当，绝对不可吃知识之树的果子，吃了当大必死。随即造各种飞禽走兽，让亚当命

名；再抽他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结果女人受蛇(堕落天使撒旦)的诱惑，摘果子自己吃了，又给男人吃。一吃眼睛便“开”了，晓得害羞，赶紧用无花果叶了遮掩下体。然而，亚当夏娃并没有当大死神：亚当活到九百三十岁(《创世记》5/5)；夏娃寿数不详，但应比丈夫长命，因为亚当是世上“第一个入土的人”(《五十禧年书》4/29)。而且上帝判他们罪时还说，现在人变得跟我们一样，晓得辨善恶了；不能让他再伸手摘*生命之树的果子，吃了不死。所以才将他们赶出伊甸园。一说大堂一日人世千年，亚当在人世的寿数，尚不足上帝身边一日(同上)。即使如此，上帝毕竟宽限了“刑期”，让罪人在自己惟一能感知的时间里活到(其后代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寿。另有一解：谓上帝只剥夺了罪人不死的资格。《伪经/智慧书》2/23：“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本不朽；魔鬼(撒旦)嫉恨，死才来到世间。”而亚当夏娃的后代不得永生，并非神的惩罚殃及无辜，而是后代继承了原罪，因而同样会死。见《绿骑士》。

智慧(sophia):

《旧约/箴言》8/22以下：“我[智慧]乃上帝造化之初，最先的创作。”有了智慧(“上帝每日的喜悦，他跟前欢跃的孩儿”)，上帝才破混沌，分天地日夜，造下这个世界(《创世记》塔尔衮残卷)。见《圣杯》，所以智慧大屋“七柱”，合上帝创世之七天。见《拱门》。七天一周，分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七曜七神，各配一树，即古代凯尔特人的树历：日(*阿波罗)/白桦(bell)；月

(*阿忒米)/柳(saille)；火(战神)/冬青(tinne)；水(信使神)/榛(coll)；木(大帝)/橡(duir)；金(*爱神)/苹果(abol)；土(帝鸦)/桤(learn)。参见*布隆，*榉树。

智慧女神(Athena):

通译雅典娜。天帝*宙斯首先娶大洋(Okeanos)之女聪明(Metis)为妻。众神之母*大地预言，聪明怀的第二胎将统治天庭。宙斯惧，吞聪明。结果聪明肚里的雅典娜长入父亲脑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用斧子劈开宙斯的头，才得以出生。见《拱门》。

中殿([意]navata):

大教堂中央放礼拜者座位的地方。源自[拉]naus(船)：中世纪教会自喻为信仰之舟。见《拱门》。

宙斯(Zeus):

希腊神话的第三代天帝，罗马神话作朱庇特(Jupiter)。夺父亲帝鸦之位，与哥哥*冥王(Hades)和海王(Poseidon)分治三界。共娶三任妻子：聪明、*正义、天后赫拉(Hera，罗马神话作朱诺)。参见*爱神，*阿克梅娜，*智慧女神。

猪圈王子(Culhwch):

生于猪圈，暗示其母*丽巨王后属猪或*地母附体。见《零隐私》。

雅子([威]Cafal):

*业瑟王的猎狗，其状高大。见《尾巾/二》。

族名(nomen):

罗马人名字通常由名、族名和姓三部分组成。如罗马执政官、大作家西塞罗全名 Marcus Tullius Cicero；即名 Marcus，出身 Tullus 族(gens)，姓 Cicero。此外据说源于一个绰号 cicer(喜嘴鸟)。二世纪罗马派驻不列颠的军团司令 Lucius Artorius Castus。族名或与*亚瑟(Arthur)同源：[威]arth(熊)，见《尾声 / 一》。

罪人([法]pecheur):

古法语发音谐*渔翁(pescheur)。参见*布隆。



本表列出对亚瑟王传奇的流传和演变有重要意义的人、事、作品等，包括本书九篇故事涉及的历史和文学事件。从特洛伊战争(公元前十三世纪)至今，略分九段，试加标题，以方便读者检查线索、梳理源流。十六世纪以前的年代，除少数已有定论的，多属推测，不可能精确(不论有无“约”字)。条目编写，以中世纪为重头；丁尼生(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亚瑟王文艺空前繁荣(包括影视歌舞木偶漫画)，波及东欧、日本，限于篇幅，只选代表作。详细的资料，可参考《国际亚瑟学会年报》(1948—)、《新亚瑟百科》(1991, 1996)等工具书。

《年表》条目互见，用星号(*)表示，按括号内年代索引。

重要人名、作品名及部分地名、术语，附西文原文，以资对照。

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新特洛伊的兴亡

约前 1240 希腊军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Aeneas)率族人逃至意大利，见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记》。相传其曾孙不列颠(Brutus)一支，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下半叶西进，最后抵达“白岛”(Albion，今英格兰)，建新特洛伊城(今伦敦)。国从其名：不列颠。

383 不列颠总督马克西姆(Magnus Maximus)称帝，发兵征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参见***辽大土**(458)。三八八年克罗马，七月为东罗马皇帝军所杀。相传***伏提庚**(445)是他女婿，掌兵权而得以篡位。

五至六世纪：巴顿山的统帅

407 蛮族陷高卢，切断不列颠与罗马联系，驻不列颠罗马军团哗变，拥康士坦丁(三世)为帝。***奈纽斯**《不列颠史》(830)以此为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终结。康士坦丁旋即移师高卢，“增援”罗马，四一一年兵败，被西罗马皇帝军所杀。

428—429 教皇遣圣人日耳曼(Germanus d'Auxerre, 448卒)到不列颠传教，打击异端(即否认原罪、与罗马教廷抗衡的皮拉吉派基督徒)。史载圣人曾率威尔士人伏击撒克逊人，高呼“哈利路亚”，大胜。参见*《**圣日耳曼传**》(480)。

约 445 伏提庚(Vortigern)篡位。伏氏或为皮拉吉派领袖，与再度来不列颠传教的圣日耳曼发生冲突。见《**墨林**》。

约 449 应伏提庚邀请，韩叶斯(Hengest)兄弟率撒克逊雇佣军(foederati)乘三艘战船抵肯特(今英格兰东南)，协防世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伏提庚赠其一岛居住。史称“撒克逊人到来”(adventus Saxonum)。参见***吉尔达**《不列颠沦亡记》(540)。

约 452 韩叶斯之子奥克塔(Octha)率十六船日耳曼援军抵不列颠。

456 伏提庚娶韩叶斯女。韩设宴佯装缔约，杀不列颠二百贵族。见《**墨林**》。参见***高夫瑞**《**国王史**》(1136)。

457 伏提庚卒。维塔林(Vitalinus)继任皮拉吉派领袖。安布罗修(Ambrosius Aurelianus)初胜韩叶斯。见《**墨林**》。

458—460 大批不列颠贵族百姓由一“辽大土”(Riiothamus)率领，移居不列塔尼(今法国西北)。史称“第二次迁徙”；第一次是***马克西姆**征高卢(383)。

约 469 西哥特人再犯罗马。过大王亲率一万二千不列颠军增援，寡不敌众，伤亡大半，残部不知所终。见约达尼《哥特史》，参见*《可兹诺传》(1019)。

470 安布罗修击败*塔维林(457)，称王。

473 赫叶斯部臣叛，不列颠人大败，“奔逃如避火”(《盎格鲁-撒克逊年鉴》)。

约 480 康士坦修(Constansius)著《圣日耳曼传》(*Vita Germani*)。

490 赫叶斯卒。儿子艾希(Aesc)继位。

490-500 亚瑟“十二人战”，威名大震。见*奈纽斯《不列颠史》(830)。

约 500 巴顿山之役(batun: Badonis)，亚瑟率不列颠民军大败撒克逊人。见《尾声/二》。参见*《不列颠论亡记》(540)。

约 510 隆关(Longborth)之役，康沃尔领主葛兰特(Gerent ab Eborin)阵亡。纪念他的哀歌提及亚瑟。见*《古马心黑书》(1150)。

约 520 剑栏之役(guerit Camlan)， “亚瑟与毛德列古”，天降瘟疫” 见*《威尔士年表》(950)。

约 540 “智者” 吉尔达(Gildas Sapiens，约570卒)著《不列颠论亡记》(*De excidio et conquesta Britanniae*)。古氏自称生于*巴顿山大战(500)那年。

约 575 塔列森/墨林发疯，逃往苏格兰森林。见*《古马心黑书/苹果树》(150)。

七至十一世纪：在《童话》与《圣徒传》之间

约 600 北不列颠(威尔士语)诗人阿涅林(Aneirin)作《军殇》(*Y Gododdin*)，诗中以亚瑟喻勇士杀敌。见《尾声/一》。

约 830 奈维森(Nennius)撰《不列颠史》(*Historia Brittonum*)。记述*安布罗修(457)抵抗撒克逊人的业绩，并列述*亚瑟“；二大战”(490)。

约 890 《盎格鲁撒克逊年鉴》开始编纂。

约 950 《威尔士年表》(*Annales Cambriae*)成书。见《尾声/二》。诗集《塔列森书》(*Llyfr Taliesin*)成型。其中一首短诗《劫仙界》(*Preidddeu Annwn-fn*)写亚瑟王兴师闯仙界夺“勇士之锅”。

1019 布列塔尼圣徒传《哥兹诺传》(*Legenda sancti Goeznovii*)。序言称*伏提庚自国，引狼入室(449)之后，“不列颠人的王”亚瑟赶走撒克逊人，并于六世纪六十年代进军高卢。学者考证，此说可能由*辽大王(469)事迹演绎而成。见《安茹年鉴》。

约 1050 威尔士文学经典四部《童话》(*Mabinogion*)。此为传世唯一的中古威尔士语散文神话故事集。抄本今存两份，即《余代克白本》(*Llyfr gwyn Rhysderch*, 约1325)残卷和《柯格思红书》(*Llyfr coch Henegest*, 约1400)全本。全本除四部《童话》外，另载七篇故事；其中五篇涉及亚瑟王传奇，包括《猪鬃三子》，见《季隐私》。

1066 “征服者”威廉一世圣诺曼年鉴补英格上，盎格鲁—撒克逊王朝覆灭。

1090—1120 与威尔士圣徒传多种(Paderu, Cadeu, Ithud, Carantog等)写到亚瑟，将他描写成尚赞好色、为非作歹的异教角色，反对基督教圣人的法力和善行。参见*贝莱斯序章(1110)。

十二世纪：由《国王史》而宫廷传奇

1100—1120 摩蒂纳(Mokera)洪上。

约 1110 贝柔斯(Peros)浮雕，位于法国布列塔尼贝柔新城圣艾夫芒教堂内。造型为两男子，一持权杖，一叉腿露硕大陆具。传统上认为浮雕表现爱尔兰圣人艾

夫兰(St. Efflam)教训亚瑟王的故事：亚瑟不敌火龙，气急败坏(露阳具)；圣人(持权杖)祈祷降龙，救了异教王。

1125 诺曼史僧威廉(Wilhelmus Malmesburiensis, 约1095—1143)《关于本纪》(*Gesta regum Anglorum*)。书中说到亚瑟王：“不列颠人最爱讲他的故事……但如此伟人，不该胡编乱造他的事迹，而应由真实的历史记载了传世。”

约 1129 威廉造访格拉斯顿伯利古寺。著《格拉斯顿伯利古寺考》(*De antiquitate Glastoniensis ecclesiae*)，今佚。片断存《关于本纪》修订稿。论及*亚利马太城的约瑟、圣杯、玻璃岛传说等(63)。

约 1130 卡拉度(*Caradoc of Llancarfan*)《圣徒吉尔达传》(*Vite Gildae*)。称圣徒曾助亚瑟寻回被夏三掳去玻璃岛的桂尼薇。在现存史料中，这是亚瑟王与玻璃岛传说最早的结合。见《拱门》。

1136 高夫瑞(Gaufridus Monemutensis, 1155卒)《不列颠国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ae*)问世，所述亚瑟王、梅林、骑龙等英雄伟业，不久即进入古法语传奇而影响遍及欧洲。至十四世纪末，学者始怀疑《国王史》关于亚瑟君临高卢、大败罗马的记载。高氏另著有《梅林传》(*Vita Merlini*)，约1150)，说亚瑟受致命伤后，塔列森/梅林将他送去“苹果岛”请仙姑莫甘娜医治。

约 1139 亨利副主教(Henricus Archidiaconi Hamerdunensis, 约1084—1155)完成《英国史》(*Historia Anglorum*)。称不列颠百姓至今不肯相信亚瑟王已死，还在等他回来拯救祖国。

约 1150 中古威尔士语手稿《本马沁黑书》(*Ilytr du Caerfyrddin*)抄成，载诗三十八首，包括梅林诗若干、*葛兰特《哀歌》(510)、《亚瑟与看门人对话》等。其中一首列举英雄安息地，称亚瑟墓为“水柜的奇迹(anoeth)”。

1155 诺曼法语诗人瓦思(Robert Wace)《不列图传奇》(*Roman de Brut*)，歌颂爱丽诺王后(Alienor d'Aquitaine)。长诗取材于*高夫瑞《国王史》(1136)，掺以民间传说，是亚瑟得*圆桌(1344)的最早记载。诗人感叹，亚瑟王在民间

约 1191 格拉斯顿伯利古寺发掘亚瑟王与桂尼薇合葬墓，得船棺、遗骨、金发、铅十字架。见《圣杯》。遗址(深坑和施工用料等)，一九六二年为调查古寺的考古学家证实。

1192 威尔士史僧吉拉度(Giraldus Cambrensis)方古寺，考察亚瑟王与桂尼薇合葬墓。著《王公史鉴》(*Liber de principis instructione*)。

十三世纪：由《圣杯传》而玻璃岛

约 1200 勃艮第诗人罗贝尔(Robert de Boron)三部曲：《约瑟》(*Joseph d'Arimathie*)、《梅林》(*Merlin*)、《帕西法》(*Percival*)。基督/约瑟/渔夫的*圣杯(63)自此进入亚瑟王传奇，成为圆桌骑士四方求索，却永不可及的大国理想。诺曼诗人贝鲁尔(Beroul)《哀生》(*Tristan*)，今存片断。德国宫廷诗人哈特曼(Hartman von Aue)受*柯雷先(1160)影响，作传奇《艾力》(*Erec*)和《伊文》(*Iwein*)，开德语亚瑟王文学之先河。散文亚瑟王传奇兴起，如古法语《圣杯记》(*Perlesvaus*)、拉丁语《加文成长记》(*De ortu Waluuanii*)和《威尔士王子复国记》(*Historia Meriadoci regis Cambriae*)等，古水岛语*高夫瑞《国王史》(1136)诗体改写本(*Merlinussona*)成书。

约 1205 沃夫兰(Wolfram von Eschenbach)以*柯雷先《圣杯传》(1160)为样板，作史诗《帕西法》(*Panziof*)。*瓦格纳同名歌剧(1882)的蓝本。

约 1210 德国大诗人郭弗利(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哀生》(*Tristan*，未完成)。*瓦格纳同名歌剧(1865)的“灵感之源”。见《药酒》、《尾声/三》。

1215—1230 亚瑟王传奇古法语散文“标准本”(Vulgate Cycle)问世，《圣杯传》(*Estoire del Saint Graal*)、《梅林》(*Merlin*)、《郎士洛》(*Lancelot du Lac*)、《求圣杯》(*Queste del Saint Graal*)和《亚瑟王之死》(*Mort le roi Artu*)。传世惟一的普罗旺斯语亚瑟王传奇《焦大甫》(*Jauvre*)定稿。

约 1225 奥地利史特里克(Der Stricker)道德教诲诗《花谷但尼尔》(*Daniel von dem blüchenden Tai*)，渲染亚瑟王宫廷的英雄理想。

1226 古挪威语*托马《哀生》(1160)全译本(*Tristrams saga ok Isoendar*)完成。以此为蓝本,十四、十五世纪之交,有古冰岛语《哀生玉色儿传》(*Tristrams saga ok Isoeddar*)和《哀生歌》(*Tristrams Kvæðhi*)。

约 1230 德国亨利希(Heinrich von dem Turlin)长诗《王冠》(*Die Cronc*),写加文爵士的身世功勋。

1230—1240 古法语散文“后标准本”问世,托名*罗贝尔(1200)。作者企图合*“标准本”(1215)各部(剔除郎士洛故事)为一书,紧扣业瑟三和圣杯主题。译本包括葡萄牙语《约瑟记》(*Livro de Josep Abrimania*, 约1400)和西班牙语《智者梅林之吼》(*El baladro del Sabio Merlin*, 1498)。

约 1250 古法语散文《哀生》(*Tristan*)。书化马克王,使哀、玉的爱情正当化。影响极大,仿作遍及意、西、丹、俄、波诸语。*马罗礼《亚瑟之死》(1485)写哀生的章节,亦从此书取材。

1261 佛兰西诗僧麦尔兰(Jacob van Maerlant)据*罗贝尔(1200)诗,作中古荷兰语《圣杯传》(*Historie van den Gralc*)、《墨林书》(*Boec van Merline*)。今存中古低地德语改写本。

1270 车尔寺(Chertsey Abbey)地砖。一九世纪在英国涅沙堡附近车尔寺发现。描绘哀生故事,共三十五景。现散藏大英博物馆等机构。阿勃莱希(Albrecht)托名《帕西法》作者*沃夫兰(1205),作长诗《小圣杯兰》(*Der juengere Niturel*)。此“骗局”至十九世纪才被戳穿。

约 1275 鲁斯提强(Rusticiano da Pisa)散文(法语)《业瑟王传》(*Roman de roi Artus*)。故事号称来自一本“萨伏瓦伯爵赠英王爱德华一世”的古书。一二七二年爱德华参加十字军东征,把书留在了意大利。鲁氏此《传》开南欧诸国(意、西、希腊等)著译亚瑟三故事之先河。一二九八年,鲁氏在热那亚狱中遇马可·波罗,笔录了《马可·波罗游记》(法语)。

1278 英王爱德华一世与王后访“玻璃岛”格拉斯哥伯利,王后业瑟王与桂妮薇德

骨迁葬仪式。置*“亚瑟十字架”(1191)于黑云石棺，封太子“威尔士王子”，以宣示英三对威尔士的合法统治地位。四年后，爱德华发兵兼并了威尔士。

1279 希伯来语*“标准本”(1215)《墨杯》和《亚瑟王之死》散文节译本(*Melch Artus*)问世。现藏梵蒂冈图书馆。

约1280 佛兰芒诗人潘宁(Perrinck)《加文传》(*Roman van Wakwein*, 由他人续完), 讲加文为亚瑟王寻找“漂浮的棋盘”的故事。

十四至十五世纪：由圆桌而《亚瑟之死》

1303 古瑞典语惟一的亚瑟王传奇《伊文爵士》(*Uorr Ivan Lejourniddaren*)成诗。此佚名杰作改编自*柯雷先《雄狮骑士》(1160), 并受该诗古冰岛语散文译本《伊文传》(*Ivens Saga*, 约1250)的影响。

1310 维恩豪森(Wienhausen)绣花毛毯：德国汉若威市维恩豪森修道院修女所绣，内容为哀生玉色儿故事。

约1340 中古英语头韵体长诗《约瑟》(*Joseph of Arimathe*)。意大利哀生传奇代表作《圆桌》(*La tavola rotonda*)成书。相传底本是*鲁斯提强(1275)用过的英王爱德华一世留下的“古书”。

1344 温彻斯特圆桌：英王爱德华三世仿制。

约1350 格拉斯顿伯利修士西恩(John Seen)续*威廉《古寺考》(1129), 著《古寺录》(*Cronica sive antiquitates Glastoniensis ecclesiae*)，确认*圣杯、约瑟墓(63)和*亚瑟桂尼薇合葬墓(1191)都在古寺。

约1375 中古英语亚瑟王传奇杰作《加文爵士与绿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见《绿骑士》。

约1380 捷克宫廷传奇《唐达雷与芙洛贝拉》(*Tandarias a Floribella*)。此为奥地利

十六至十八世纪：亚瑟的十字架

-
- 1508** 西班牙贵族蒙塔尔佛(García Rodríguez de Montalvo)据一同名十四世纪佚名本，著散文传奇《阿曼迪斯》(*Amanais de Gaula*)四卷，变亚瑟王故事中程式化的私通爱情为主人公对不列颠公主的“纯洁”爱情。流传甚广，十六世纪就有法、意、丹、英、希伯来等译本。
-
- 1516** 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长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初版。意大利骑士传奇之高峰，人物性格和情节主题多取材于亚瑟三故事。包括*古法语散文《哀儿》(1250)和意大利传奇*《圆桌》(1340)。
-
- 1534** 原英意大利教士魏吉尔(约1470-1555)《二十六卷英国史》(*Anglicae Historiae libri XXVI*)开始发表。魏氏怀疑亚瑟王的历史存在。见《尾声/二》。
-
- 1535-1543** 文物学家李兰(1503-1552)为“历史文物志”计划调查各地古迹。在此基础上，发表《亚瑟伟迹考》(*Assertio inelyussimi Arturii*, 1544)，集大量文献、考古资料(包括“亚瑟十字架”)证明亚瑟真有其人。
-
- 1539** 英王亨利八世解散格拉斯顿伯利古寺。*“亚瑟十字架”(1191)转存当地圣约翰施洗者教堂，*“圣杯”(63)藏威尔七花道寺(Sirada Florida)。同年，花道寺关闭，僧侣携杯投奔南头镇(Nanteos)鲍威尔家。据说瓦格纳曾访问南头镇，见鲍氏杯(实为一不碗)而获灵感，写成歌剧*《帕西法》(1882)。
-
- 1543-1553** 纽伦堡“名歌手”、鞋匠萨克斯(Hans Sachs, 1494-1576)作《灯人桥》(*Die Ehbrecherbruck*)等亚瑟王诗七篇及哀生上色儿《悲剧》(*Tragedia*)。《奸人桥》讲亚瑟王造铃铛魔桥考验爱情、揭发不忠；结果随行骑士、大人纷纷响铃落桥，桂尼薇却安然无恙。萨氏极多产，著有诗四千四百首、剧一百三十部及忏悔节戏无数。
-
- 1555** 《二哀儿》(*I due Tristani*)在威尼斯出版。上下两卷，分别描述哀生上色儿及他们所生一对同名儿女的故事。
-

-
- 1599** 伊丽莎白朝大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 约1552生)去世。亚瑟在其未完成巨著《仙后》(*Faerie Queene*)中代表十二美德之首“高尚”。
-
- 1605** 塞万提斯(1547-1616)著作《堂吉珂德》(*Don Quixote*)问世。书中精彩段落往往反讽亚瑟王传奇中的发疯英雄,如郎士洛、伊文、*阿曼迪斯(1508)。
-
- 1607** 坎顿(William Camden, 1551-1623)文物志《不列颠》(*Britannia*)出第六版。东玻璃岛*“亚瑟十字架”(1191)于插图。
-
- 1614-1616** 玫瑰十字会的两部宣言《美名》(*Fama fraternitatis*)和《忏悔》(*Confessio fraternitatis*)开始秘密流传。见《拱门》。
-
- 1662** 伪莎·比亚副《墨林诞生》(*Birth of Merlin*)出版。
-
- 1691** “半歌剧”《亚瑟王》(*King Arthur, the British Worthy*)上演:屈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词,普塞尔(Henry Purcell, 1659-1695)曲。风格华丽,可见*《仙后》(1599)影响。讲亚瑟与(虚构的)撒克逊首领奥士瓦争斗,救康沃尔公爵的盲女艾米琳的故事。
-
- 1695-1697** 布莱克摩(Sir Richard Blackmore, 1654-1729)效法维吉尔,作英雄史诗《王子亚瑟》(*Prince Arthur*)十卷及《亚瑟王》(*King Arthur*)十二卷。被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称为“半吕子诗匠”。
-
- 1700-1720** 从格拉斯顿伯利古寺流出的*“亚瑟十字架”(1539)在威尔士失踪。
-
- 1777** 桂冠诗人(1785)沃登(Thomas Warton, 1728-1790)发表《亚瑟王之墓》(*Grave of King Arthur*),写亨利二世向威尔士歌人打听亚瑟墓之迹。见《圣杯》。
-

十九世纪:复兴(诗、画与音乐)

- 1808** 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完成《弥尔顿》(*Milton*)二卷并蚀刻插图。其序(又名《耶路撒冷颂》)词:“那双脚,当往/可曾踏上英格兰
-

的青山？／上帝的羔羊／可曾跳跃在快乐的牧场？／地神圣的面容／可曾将
云雾山头照亮？／耶路撒冷啊／可曾有漆黑的撒旦磨坊？”民间传说，少年
耶稣曾随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旅行，到过不列颠《新约》里耶稣十二至三十岁
的生活无记载，是一段空白。布氏自创一套灵知派神话，视亚瑟王为“白岸”
(英国)的对手，代表视者(理性、经验等)，对抗耶稣(心灵)。

1809 德国诗人维兰(Christoph Wieland, 1733-1813)挽歌《来自墨林墓的预言之
声》(*Merlins weissagende Stimme aus seiner Gruft*)，叹英雄时代不再。

1813 苏格兰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匿名发表叙事诗《特里曼
的婚礼》(*Bridal of Trierman*)，故事融合亚瑟王与睡美人传说。

1818 革命家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遗著《共济会起源》(*Origin of Free
Masonry*)全文出版。讨论现代共济会与古代视者社会的日神崇拜之关系。

1829 英国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 1785-1866)发表讽刺小说《艾尔芬倒
霉记》(*Misfortunes of Elphin*)，以塔列森、艾尔芬及护堤醉鬼(Seithenyr)
的荒唐故事影射时政和教会。见《墨林》。

1834-1885 桂冠诗人丁尼生作《国王歌谣集》(*Idylls of the King*)，风靡一时，引发亚
瑟王文艺的全面复兴。

1846-1867 美国文豪爱默生(R. W. Emerson, 1803-1882)作《墨林》(*Merlin I, II*)等五首
诗，以视者象征诗的理想。

1852 英国诗人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永生与玉色儿》(*Tristram and
Iseult*)三卷，主题为爱人不堪爱之摧残。

1854-1870 拉斐尔前派艺术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潜心创作亚
瑟王和希腊神话题材诗画。名画《地母女儿》以莫里斯夫人珍妮(Jane)为模
特。见本书插图。

- 1858 英国诗人、社会主义者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为桂尼薇一辩及其他》(*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通过人物(桂尼薇、加拉哈等)的内心独白,表现复杂的心理冲突而使叙事生动。
-
- 1859 亚瑟王传奇进入摄影时代。英国摄影家罗宾逊(Henry Robinson, 1830-1901)善拍“戏剧叙事照”,有一幅《夏萝女》(*Lady of Shalott*)系数张底片拼贴而成,尤显其特长。
-
- 1865 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三幕歌剧《哀生与玉色儿》(*Tristan und Isolde*)在慕尼黑首演。体现其“诗曲合一”的主张。参见*郭弗利(1210)。
-
- 1875-1898 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伯恩-琼斯(Sir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根据*马罗礼(1485)故事,作画并设计挂毯。作品包括《宁薇惑墨林》、《寻求圣杯》、《亚瑟王在苹果岛》等。见本书插图。
-
- 1882 瓦格纳三幕歌剧《帕西法》(*Parsifal*)在拜洛特首演。参见*沃夫兰(1205)。史文朋(Algernon Swinburne, 1837-1909)不赞*丁尼生(1834)对哀生故事的处理,发表诗集《雷昂那哀生及其他》(*Tristram of Lyonesse and Other Poems*)。歌颂爱情“致命的崇高”。
-
- 1889 马克-吐温(1835-1910)小说《亚瑟王宫廷的美国佬》(*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出版。后多次改编成电影和音乐剧。
-
- 1890-1891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二楼壁画《寻求圣杯》,共五景:艾比(Edwin Abby, 1859-1911)作。
-
- 1893-1894 比亚兹利(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为丹特(J.M. Dent)版*马罗礼(1485)作洛可可风格黑白插图二十一幅(及题头、页边花饰),包括《亚瑟得剑》、《玉色儿护理哀生》等。见本书插图。
-

二十世纪：繁荣(小说与电影)

-
- 1903 德国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9)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中篇小说《哀生》(*Tristan*), 以现代疗养院为背景讽刺*瓦格纳(1865)式的浪漫。一九二三年, 曼曾根据*耶弗利(1210)传奇草就一电影脚本《哀生》, 惜未能拍片。
-
- 1903-1910 “美国插图之父”派尔(Howard Pyle, 1853-1911)为业瑟三少儿读物作画, 包括《白伊莲织盾罩》、《莫甘娜仙姑》等。见本书插图。
-
- 1904 法国诗人阿波里奈(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腐巫》(*L'Enchanteur pourrissant*)出版, 德兰(Audre Derain)木刻插图。以墨林故事表达诗人的恋情、梦幻和预感。
-
- 1905 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1867-1916)发表《菫露行》, 讲郎士洛与桂尼薇、伊莲的爱情故事, 取材于*马罗礼(1485)和*丁尼生(1834)。一说故事暗藏夏目自己的生活秘密。有英译(*Kairo-ko: A Dirge*, 1983)。
-
- 1907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歌剧《哀生传》(*L'Histoire de Tristan*), 穆雷(Gabriel Mourey)剧本。因版权(改编许可)问题中断创作, 未能上演。
-
- 1917-1927 美国罗宾逊(E. A. Robinson, 1869-1935)作素体独白叙事诗《墨林》(*Merlin*)、《郎士洛》(*Lancelot*)、《哀生》(*Tristan*)。其中《哀生》最具创意: 情节简洁, 结尾使哀生探垂死的玉色儿而遭马克王暗算。
-
- 1917-1944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12)赫普曼(C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小说《墨林》(*Merlin*, 未完成): 古代“超人”化育的“地人”(新墨林)的故事。
-
- 1922 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荒原》(*Waste Land*)出版, 自谓受圣杯传说的启发而作, “一通有韵律的喃喃”。获诺贝尔文学奖(1948)。
-

-
- 1961 剑桥文学教授奎勒-库奇(Sir Arthur Quiller-Couch, 1863-1944)遗著《多尔堡》(*Castle Dor*)由女作家杜默列(Daphne du Maurier, 1907-1989)整理出版。哀生悲剧在康沃尔渔民、旅店老板和老板娘身上的重演。
-
- 1967 波兰女作家孔塞维乔娃(Maria Kuncewiczowa)发表《哀生一九四六》(*Tristan 1946*)，将哀生故事移到二次大战后的康沃尔和长岛。
-
- 1974 法国电影《郎士洛》(*Lancelot du Lac*)，写世界五失去圣杯而败落。
-
- 1975 好莱坞喜剧片《白蟒山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
- 1976-1979 哈德尔(Natalie Harde)木偶戏《来自中世纪的梦》(*Recht mitten durch..... ein Traum aus dem Mittelalter*)在柏林等地上演。长两个半小时，用五十多只提线木偶。据*沃夫兰《论魔法》(1205)改编。
-
- 1977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62)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1902-1968)遗著《亚瑟王及高贵骑士行传》(*Acts of King Arthur and his Noble Knights*)发表。对话活泼幽默，间或流于伤感。
-
- 1978 法国电影《帕西法》(*Perceval le Gallois*)，右意避现实写生而求风格印象。
-
- 1981 好莱坞电影《削钢剑》(*Excalibur*)。
-
- 1982 “新德国电影”《帕西法》(*Parsifal*)。尽情发挥*瓦格纳同名歌剧(1882)。美国女作家布莱德利(Marion Bradley)《雾高苹果岛》(*Mists of Avalon*)，从女性视角(桂尼薇、意格琳、湖夫人、莫甘娜等)说亚瑟王故事。
-
- 1984 英国作家洛奇(David Lodge, 1935-)《小世界》(*Small World*)。套用圣杯传说讽刺英美学术界的虚伪、堕落。
-
- 1988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科(Umberto Eco)长篇小说《福柯的钟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以圣杯/哲学家石和圣殿骑士团传说为背景。
-

1994 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小说《巴西》(*Brazil*)。以巴西贫民窟为背景讲哀生玉色儿故事。

1995 儿童电影《圆桌小子》(*Kids of the Round Table*)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美国电影《第一骑士》(*First Knight*)

1998 美国电视连续剧《梅林》(*Merlin*)。

附录三：家系图

一、亚瑟王(据〔英〕高夫瑞《不列颠国王史》等史料编)

